

玄学 一种“信仰超市”？

中西杂糅的命理工具

短期见效的安慰剂

集体表达的个性突围

9 771005 360239 49>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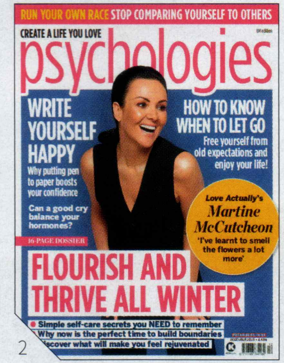
《卫报周刊》2023.11.17

“地球的灾难”？

目前，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遥遥领先 40 个百分点以上。在本月初的弗吉尼亚州、新泽西州的非年度选举中，他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艾伦·利特曼表示：“特朗普的下一个四年将是地球的灾难。”据报道，特朗普正在探索如何利用司法部调查起诉他眼中的敌人，并承诺在第二任期内赦免 2021 年闯入国会的叛乱分子。此外，他称气候危机为一场骗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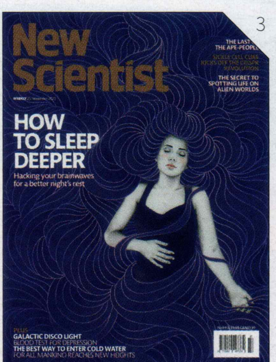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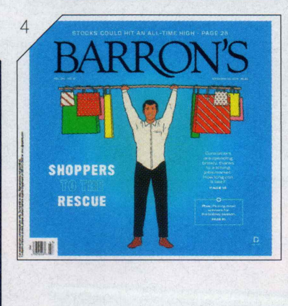


2

3



4





1 《经济学人》2023.11.25

阻止气候变暖的成效

如果各国遵循目前的环保政策，那么到 2100 年，全球气温将比工业化前高出 2.5 ～ 2.9℃。尽管增温还是如此严重，但这已是显著的进步。这些进步很大程度上来自更便宜、更广泛的可再生能源。2015 年，全球太阳能装机容量为 230 吉瓦，2022 年则增加到 1050 吉瓦。2014 年，只有 12% 的二氧化碳排放被纳入碳定价计划，价格为 7 美元 / 吨；如今，23% 的二氧化碳排放被纳入，价格在 32 美元 / 吨左右。这些措施有力地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2 《心理学》2023.12

冬天快乐指南

在寒冷的冬季，人们可能会产生季节性的情绪变化，如感到失落、孤寂。然而，健康饮食对心理健康大有裨益。科学证据表明，饮食的改变可以影响心理健康，甚至有助于减轻中度和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并降低未来患抑郁症的风险。少吃深加工食品，多吃蔬菜、鱼、橄榄油和全谷物等未加工食品，都对此有益。此外，好的社交活动能提高荷尔蒙、多巴胺和催产素的分泌水平，进而提高人们对幸福的感知。

3 《新科学人》2023.1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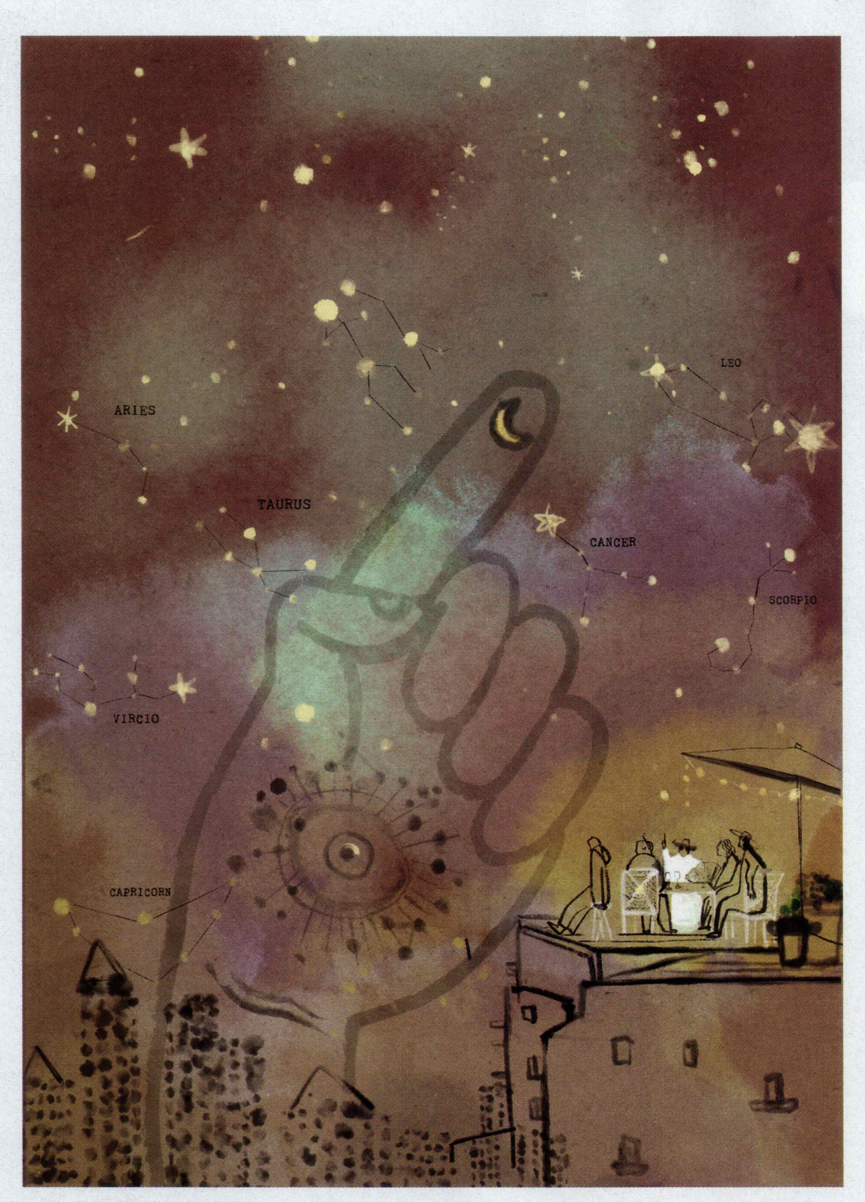
脑电波和睡眠

人类的大脑由成千上万个神经元组成，这些神经元彼此连接，产生活动，并发出电信号。当这些电信号的能量积累超过一定阈值时，就会产生脑电波。在不同的睡眠阶段，脑电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那些常常半夜醒来，或者还没睡够就醒来的人，睡眠节律往往是混乱的，脑电波图在各阶段都显示出快速、急剧升降和受到抑制的波形。人们可以通过调节脑电波来提升睡眠质量。

4 《巴伦周刊》2023.11.20

美国人的消费力

在经历了两年的利率上升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消费支出仍占美国经济总量的约 70%。据初步估计，今年第三季度美国实际 GDP 增长了近 5%，是自 2021 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佳表现。同时，美国人在疫情期间总共产生了 2.1 万亿美元的超额储蓄。美国消费市场的表现，有望降低美国 2024 年因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30 封面故事

玄学 一种“信仰超市”？

中西杂糅的命理工具
短期见效的安慰剂
集体表达的个性突围



封面绘图：范薇

2023年第49期，总第1267期，2023年12月4日出版。



2023 年第 48 期，总第 1266 期

看懂普拉多

普拉多是念念不忘需要再次前往的西班牙博物馆之一。花了一整天也只是看了很小的一部分，远远不够，远远不够。

（@ 林鑫欣）

今年夏天在维也纳和马德里都逛了许多博物馆，其中就包括普拉多。阅读这期封面让人仿佛回到了热烈阳光包裹的博物馆里，那个时间总是不够用的盛夏，真美好。（@ 依娴）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失败的“家务外包”

那是几个月前，一段灰暗的日子。家人生病住院做手术，我起早贪黑，两地奔波，既要兼顾工作，又要照顾病人，非常辛苦，分身乏术。于是，我在医院里通过中介请了一位护工，她负责日夜陪护病人不离身，我负责签字交费做决定。在家里只得临时抱佛脚，通过邻居介绍找到一位小时工，工作日她负责做晚饭，周末外加做清洁。我盘算着将家务劳动部分外包，让自己能有时间休息一下喘口气，毕竟人到中年，花钱事小，累坏了身体事大。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稍显骨感。护工周姐，是一位爽利健谈的北方大姐，喜欢和同病房的病人们拉家常，有时会吵得家人没法休息；文化水平不高，护士长留下的看护建议她总是随手扔在桌上或者示意我看；家人白天小憩时，她会找出各种理由出去逛一会儿。我待她礼貌客气，佐以小恩小惠，但仍不足以感动得她对家人尽心尽力。

家人做手术以后身体虚弱，处处需要照顾。病人疼痛难忍、意识迷糊时，周姐不会遵医嘱主动用吸管喂水或是用浸水的棉签沾沾病人干裂的嘴唇，都是我去做；病人需要不停地变换坐卧体式以减轻刀口处的疼痛，需要人搀扶，我上前搭把手，她就悄悄地撤了力；医生嘱咐给病人经常按摩小腿和脚心，预防术后血栓，只有在我默默先按摩起来后，她才会放下手机讪讪地过来加入。

出院那天早上，因她的护工合同在前一晚到期，我在微信上给她发了红包，和她谈妥多照顾半天直到病人顺利出院。出院时，我礼貌地请她负责推一下轮椅，将病人送到车上，方便我去搬东西，她笑笑答道：“我也有行李要拿呢。”此时我真的哭笑不得。我能理解体力劳动者的辛苦，也付出了市场水平的报酬，种种槽点，是我要求太高还是行业标准太低？

回到家里，也不算省心。请的小时工张姐，是一位口音浓重的南方大姐，同样爽利健谈。我们约定的时间是每天下午一个小时，只做一顿两人的晚餐，大姐每次都会迟到，我从没催促过她。如果当天的晚餐简单，半个小时就能做好，她也不会主动擦拭干净厨房台面再走，只有在我友善地提醒之后，才勉强囫囵擦拭一番。我以为她是着急回家吃晚饭，然而她似乎并不急着走，会在门口拉着我再聊几句。当我问她会做饺子吗，她说：“饺子有啥可吃的，我可不会做。”拒绝的同时给了北方人一记暴击。

张姐来自一个远近闻名的美食之都，本来我对她的厨艺还是有所期待的，然而现实是，红烧排骨和红烧鸡翅都烧干了锅，一点儿下饭汤汁都没有。她的个人简历中写着擅长煲汤，可她用高压锅做的老妈蹄花汤，蹄膀咬都咬不动，还有股臭臭的味道。炖菜总是太咸，炒菜却太淡。我每每努力找出闪光点先夸赞一二，再隐晦提醒。干了也就不到一个月吧，有一天她发来微信，说没时间再来我家，即日生效，让我另外找人。

两次不算成功的用工经历，充分打消了我对家务劳动外包的不切实际的美好憧憬，再一次无奈回归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虚弱口号中。邻居说，合适的阿姨要慢慢碰，可我暂时碰不动了。（杰西）

本期截稿时间：11 月 27 日 19 时。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英国 | **污染**

11月21日，北爱尔兰最大的淡水湖内湖正遭受有毒蓝绿藻的污染，该湖栖息着多种植物和野生动物。图为环保主义者呼吁各方采取环保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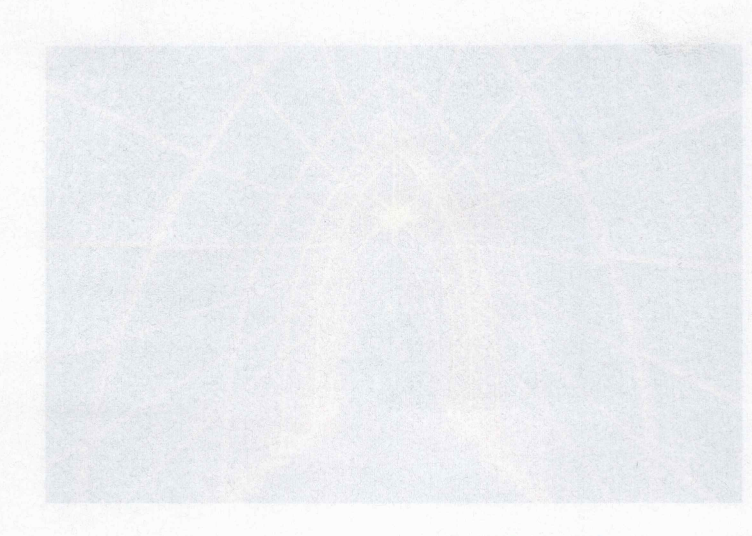




吉尔吉斯斯坦 | **芭蕾舞剧**

（右图）11 月 25 日，比什凯克，来自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的芭蕾舞演员在该国歌剧和芭蕾舞学术剧院表演芭蕾舞剧《天鹅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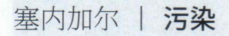


索马里 | **洪灾**

（左页上图）11 月 19 日，摩加迪沙郊区的阿尔希达亚难民营因洪水而遭受重创。图为一名妇女站在临时避难所前。

意大利 | **游行**

（左页下图）11 月 23 日，那不勒斯民众参加反对暴力侵害妇女烛光悼念会，以此纪念前几日被前男友谋杀的 22 岁女大学生，唤醒全国范围内对性别暴力的反思。



塞内加尔 | **污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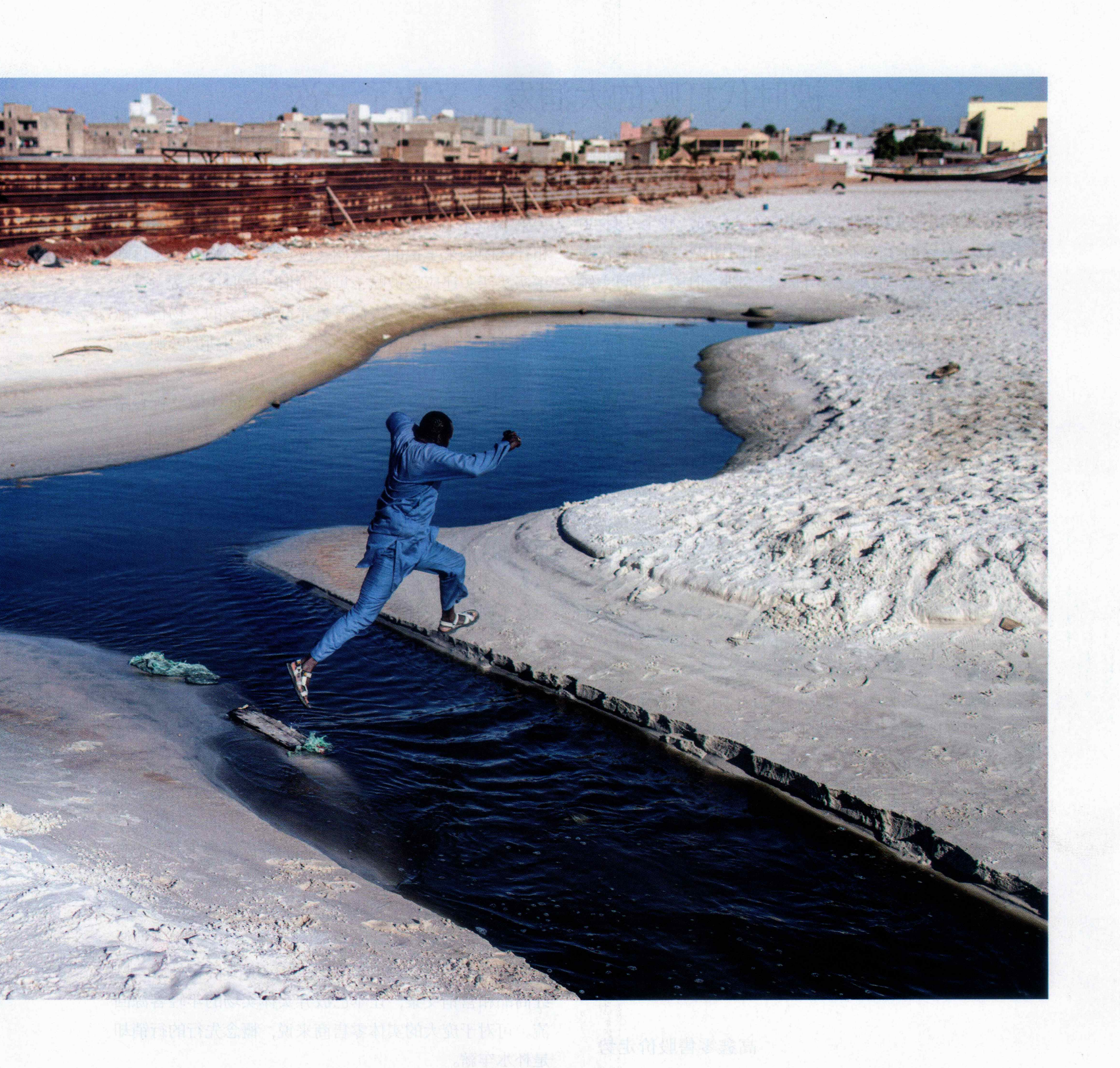
（右图）11 月 22 日，达喀尔汉恩湾，一名男子跳过汹涌而出的黑水。汉恩湾一直是达喀尔工业化的中心，80% 的工厂位于该地区，这里是达喀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德国 | **圣诞灯光秀**

（下图）11 月 22 日，巴登 - 符腾堡州迈瑙岛圣诞花园，无数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







被时代打败的大润发，又败了一次

文 · 邢海洋

被阿里巴巴收购的大润发又曝亏损，截至9月30日半年内亏损3.59亿元，比去年同期扩大了5倍。实体生意不好做，似乎又多了一个注脚。但这一期间实体商业客流正在回归，比如永辉就扭亏了。

曾经，阿里巴巴收购大润发被视为中国电商行业的里程碑，那是2017年，阿里巴巴宣布将投入约224亿港元，直接和间接持有高鑫零售36.16%的股份。高鑫零售旗下拥有大润发和欧尚两大零售品牌，大润发更是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开设了数百家大型超市，市场份额连续多年保持国内零售行业第一。当阿里巴巴收购大润发后，大润发的创始人黄明端离职时感叹："战胜了所有对手，却输给了时代。"在被电商逼得出售前，大润发是国内综合超市中神一般的存在，19年不关一家店，在商超领域没有任何对手能打败它。可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和消费者购物习惯的改变，大润发逐渐失去了优势。

阿里巴巴收购大润发后的5年中，事情并没有按照阿里巴巴的设想发展。阿里要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探索新零售模式，商场的天花板上搭建起了送货轨道，吊篮像流水线一样滑动起来，营建出未来世界的画面。阿里还投入大量金钱装修改造店面，购物大楼变得明亮而空阔，有了高档购物场所的感觉。可大润发的知名度却在不断下降，客流量也越来越少，这次高鑫零售2023财年半年报显示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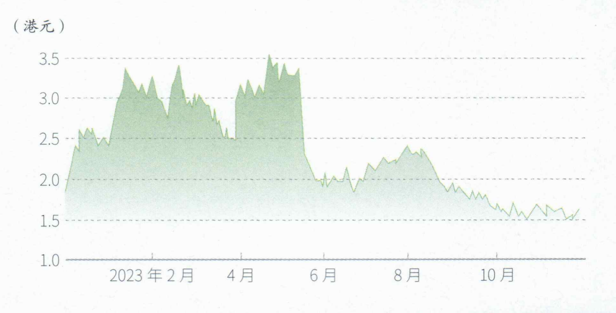
大润发原本是单体大店、大客流、规模化的行销方式，用低价吸引消费者。在电商的规模面前，低价优势就不存在了。在阿里的新零售架构中，低价是靠淘宝和社区团购来承担的，大润发应该走向高端，逛超市除了买买买，还应该被赋予逛的价值，同时给消费者带来归属感。可问题是，大润发是靠低价起家的，物价一涨上来老顾客就不认可了。大润发必须吸引新的客源，对标的是永辉乃至山姆会员店。

今年的电商主旋律是回归低价，而且是没有套路的低价。但低价伴随的却是山寨品牌充斥了电商平台。当所有的平台都山寨化，这时你真的希望有一个平台不卖山寨品。真的很怀念电商平台只卖自营商品的日子。可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平台，只卖品牌货的结果是平台难以立足，不山寨化就撑不起一个几千亿元的市值。为什么大家宁可走远路开车去偏远的郊区逛会员店，我想就是这个原因。十几亿消费者中，尽管绝大多数追求廉价与性价比，毕竟还有那么几百万、上千万的人不愿意和山寨品牌纠缠。

这样看，阿里巴巴对大润发的定位其实是颇具战略意义的。但向会员店的定位转型，对于以物美价廉著称的零售商来说却是一道极难跨越的坎儿。选址上，作为廉价折扣零售商，大润发更接近于普通消费者，这和会员店的郊区定位就有挺大的差距。退而求其次，把大润发打造成线上超市线下延伸的实体体验店，以提高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概念颇为新颖，执行起来却让人一头雾水，线下体验和超市购物又有什么区别？大润发执着于门店重构及线上线下整合的逻辑——"购物＋体验＋服务＋社交"。大润发还试图通过推出自有品牌、网红商品和营销文案，让本已放弃实体卖场的年轻客源回流。可对于庞大的实体零售商来说，概念先行的行销却是杯水车薪。

当线上开始鱼龙混杂，给消费者带来不良的消费体验时，线下其实迎来了自己的机会。当我再次走进几家大超市，突然发现价格靠谱了，"买一送一""击穿价"等促销活动也多了。当超市里客流如织，有了人气，线下零售也就有了复苏的希望。永辉的扭亏为盈，靠的便是关停不盈利的门店，辅之以降价促销、标志性低价单品等传统打法。

高鑫零售股价走势





栏目插图 · 范薇

AI 的危险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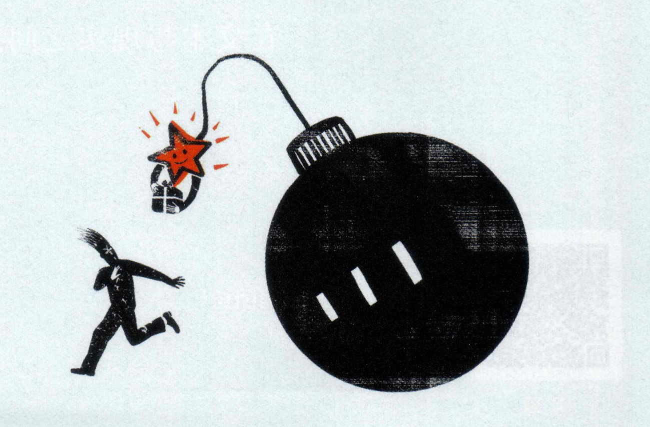
OpenAI 的创始人山姆 · 奥特曼（Sam Altman）先是被开除，后又回归重新担任 CEO，OpenAI 也组成了新的董事会。据推测，OpenAI 一周的内乱是因为内部几名研究人员致函董事会，指一项新发现可能威胁人类。OpenAI 内部对于人工智能在商业化和安全方面出现严重分歧。马斯克在 X 平台发文，人工智能的安全性极度令人担忧。

“白名单”

有消息称，金融监管机构正起草一份包含多家国企、民企房地产商的白名单，在列企业将获得信贷、债权和股权融资等多方面支持。根据企业销售规模、投资者认可程度预测，混合所有制企业万科、金地、绿地集团、远洋集团有望在列，碧桂园、滨江集团、新城控股、旭辉、美的置业、卓越集团也有望进入名单。

“黑五”

Coach 母公司 Tapestry 以及大型仓储零售商 BJ’s Wholesale Club 下调了四季度业绩预期，Best Buy 和 Nordstrom 则表示，在通胀依然较高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状况感到不确定。“黑色星期五”购物节即将来临，但 HanesBrands 表示，基本款 T 恤衫、袜子、内衣的需求已经耗尽。大型零售商们评论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谨慎”。



币安老板被重罚

曾经的华人首富赵长鹏认罪了。他不仅辞去了币安 CEO 的职位，还可能面临 18 个月的监禁。币安也认领了高达 43 亿美元的处罚和赔款。币安的罪名主要有三项：非法向美国用户提供服务；没有实施反洗钱的监控；向受美国制裁的国家提供服务。币安曾承诺不做美国人的生意，不劳美国证监会监管，但美国市场营收占公司收入的 20%～30%。




被对标、炮轰的直播

天猫“双 11”首日，李佳琦单日成交额超 95 亿元，远不及去年，仍遭炮轰。当电商重归低价，兴起于低价的头部主播进退两难。一方面，平台要找到对标的靶子，京东 1 号会员店直接打出“大牌会员补贴，价比 LJQ 低”，掀起了对定价权的争夺；另一方面，直播一场交易额上百亿，其冲击线下实体店的讨论甚嚣尘上。



美元跌，油价也跌

美元指数大跌，以美元计价的油价也跌了，国内成品油零售价迎来“四连跌”。11 月 22 日，OPEC 宣布 OPEC+ 部长级会议推迟，这被解读为成员国之间对减产问题存在分歧。俄罗斯影子船运输石油也被查了，七国集团、欧盟和其他几个国家对俄石油限价，影子船队即游走于监管之外，挂外国旗运俄罗斯石油的船队。

日进 21 亿元

字节跳动今年上半年总营收是 410 亿美元，即便下半年业绩零增长，全年收入也将高达 7830 亿元人民币，意味着每天至少进账 21 亿元人民币。去年福布斯富豪榜上，张一鸣的财富值为 500 亿美元，主要依据其 20% 的持股比例和字节 2000 亿美元的估值。另一互联网巨头腾讯 2022 年的收入为 5545 亿元人民币。


（站酷海洛 供图）

神经元的“无线通信”

一直以来，科学界认为相互连接和高度协调的突触，是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的唯一方式。然而，近期《自然》和《神经元》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打破了这个传统观念，当一个神经元释放一种叫作神经肽的分子，并在一定距离外被另一个神经元接收时，会发生不经过突触传导的“无线通信”。如果把突触传递比作电脑的网线传输，这种新发现的方式更像是 Wi-Fi 信号连接。神经肽是一种独立于突触的分子，会参与调节我们的新陈代谢、痛觉和睡眠。研究团队根据模型动物秀丽隐杆线虫，绘制了第一张无限神经信号图谱，这为研究神经调节信号网络开拓了新的领域。

好消息



白血病治疗新方法

白血病是儿童中最常见的癌症类型。近日，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儿科和实验儿科血液学及肿瘤学研究所的团队发现了一个对白血病细胞存活至关重要的新位点，通过实验修改该位点编码基因可致癌细胞死亡。该基因位点有望构成未来白血病替代疗法。



维生素 B12 的新作用

巴塞罗那的研究人员发现，实验鼠在细胞编程中会消耗大量维生素 B12，这意味着维生素 B12 或将在人体细胞编程和组织再生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研究人员已在溃疡性结肠炎模型中验证了这一点。将来，肠道疾病患者有望受益于补充维生素 B12。

坏消息



难以杀死的超级细菌

一项新研究表明，氯消毒剂在杀死超级细菌方面，有时并不见得比水更有效。普利茅斯大学的科研团队表示，高浓度漂白剂对杀死艰难梭状芽孢杆菌这种超级细菌几乎没有效果。这意味着在医院的相关易感人群，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处于感染超级细菌的风险之中。



营养不良与糖尿病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助理教授雷德·巴西利（Raedeh Basiri）的研究表明，营养不良对人的伤害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会增加患 2 型糖尿病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心理健康，包括易焦虑和抑郁。而早先研究证明，抑郁和焦虑也是增加 2 型糖尿病患病风险的因素。

诗，乃是用最精粹美妙的语言把外界物象同意象通过作家的感情融成一片而产生的。诗的欣赏并不是容易做到的，必须以了解为前提，以学力经验作后盾……中国诗人往往用水来比情感、愁思、眼泪，用得适当则“新”，则“切”，用得坏，即“陈腐”“腐败了”！如白香山诗云：“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以长变高，不言思君，却别具新鲜。）

——游国恩，《游国恩文史丛谈》

高雅的人追寻思想，俗人为谋生而奔忙，中等品位的人既不单纯追求艺术，也不单纯追求生活，而是追求二者模糊的混合体。他们的追求卑鄙龌龊，为名为利，为权为势。对雅人和俗人，他们同样献殷勤。

——英国作家伍尔夫，《飞蛾之死·平庸之人》

所谓的斯巴达教育，其实是为期20年的体育课，让男人为战争做好准备。今天，学校有组织的体育课每周被限定在几小时之内，除了体育老师，估计没人对此感到失望。我们不再需要将年轻人训练成战士。将来，我们也许不再需要培训他们去工作，而是需要教授他们如何利用闲暇时间蓬勃发展。

——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员丹尼尔·苏斯金德，《没有工作的世界》

经验告诉我，对于轰动一时的畅销书，最明智的做法是等上一年再去读。往往一年之后，你会发现根本没有必要读了。

——英国作家毛姆，《龟之声》



（插图 山羊胡）



人们经常从孩子们的嘴里听到直达哲学思想深处的话。一个孩子想知道：“我总是试图认为，我是另一个人，但我总还是我自己。”这个孩子触及了确定性的原初性以及自我意识中的存在意识。他惊讶于自我存在之谜、由他人出发无法把握之谜。他疑惑地站在了这个界限面前。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给青年人的哲学十二讲》

+－

数字

1378 处

英国司法部说，近几年来，英国人使用金属探测器寻宝的热度不断上升。2022年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就发现了1378处宝藏。在英国，史前物品、含有10%金或银且至少有300年历史的硬币等都算“宝藏”。

165 分钟

音乐剧《音乐之声》新版从上海启程开启巡演，由三次获得托尼奖的导演杰克·奥布莱恩执导。新版剧情编排更加紧凑，165分钟内，现场乐队演奏了26首风靡世界的金曲。

98 亿

感恩节当天（星期四），美国的购物者在网上花费逾5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黑色星期五”的在线购物支出达到了创纪录的98亿美元。

命名的重要性

文 · 贝小戎　图 · 谢驭飞



汉译英时，会发生一个有趣的现象：恒山要译作Hengshan Mountain，淮河是Huaihe River，巢湖是Chaohu Lake，再严格对应地翻译成汉语，就成了恒山山、淮河河、巢湖湖。这是因为“专名是单音节，通名也是单音节，这时通名应视作专名的组成部分”。“恒山”中的“山”是它的名称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地铁站叫“火车站站”，它的英文就是Railway Station Station。

专名和通名的一体化也会在不经意间发生。美国语言学家维奥丽卡·玛丽安在《语言塑造人类思维》一书中说，探险家或殖民者到了一个地方，根据当地居民说出的单词给某些地方起名，他们不知道当地人说的是名词还是感叹词、形容词，所以取的地名要么就是截然不同的意思，要么就是同义反复，当地人说一个通名（类别），他们以为是专名（个体），然后他们再在当地人的通名后面加一个自己母语中的通名，于是美国南部的哈奇河（Hatchie River）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河”河，因为“哈奇”在美国马斯科吉原住民语系中是“河”的意思。还有瓦拉瓦拉河（Walla Walla River），其实是“河河”河，因为在萨哈泼丁原住民语系中，一个词（如Walla，意思是“河”）重复两次可以用来表示亲昵的喜爱之情。在挪威，Filefjell从古挪威语的字面上看就是“大山”山，而Bergeberget是“小山”山。

这种名称上的重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或者是跨语言沟通中的一种无奈，还有的语言现象则有着实际的影响。玛丽安说：“虽然语言并不决定思维，但它能以强有力的方式帮助塑造思维。语言文字有着改变物理现实的力量。对某些事物来说，我们使用的标签不同，感知和记忆就会有所不同。”

我们都知道人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大家在取名时还是想取一个寓意比较美好的。如果只按照自己的喜好取名字，说不定会吃亏。“实验表明，名字听起来更柔和（如安妮或欧文）的人被评价更讨人喜欢，而名字听起来更硬朗（如柯克或凯特）的人则被认为更加外向。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以及薪水的多少，都会受到名字及其所附带的种族、性别和年龄这些信息的影响。从能不能进入某个幼儿园、能不能获得面试机会，到他人如何看待和评价我们，我们姓甚名谁，都激活了他人头脑中对我们的联想。”

商品的名字更是事关重大。“企业会雇用广告商，帮它们寻找最佳的文字组合，让顾客为他们买得起或者买不起的商品支付最高价格。针对上流阶层，广告语言会强调食物是纯天然的、未经加工的、不含人工成分的；而针对工薪阶层，广告会根植于家庭美食氛围，并在一派美式风光中呈现产品。对食品广告用语的研究显示，昂贵食品的广告侧重于产品不包含的成分（比如脂肪更少，没有人工添加物，从未做过动物测试），而相对便宜的食品的广告语言则侧重于产品包含的成分（如增量30%，分量更大）。”

语言还反映了人们对时间的认知。有些人认为时间是横向推进的，另一些人认为它是纵向发展的，还有些人则认为时间是循环往复的。讲英语的人更倾向于横向地表示时间，会说事件发生“之前”或“之后”，会“前瞻”某事，或“回望”童年。而我们讲汉语的人既会横向又会纵向地表示时间，会把早些发生的称为“上”，晚些发生的称为“下”，如上半年、上学期，这种思维大概是因为或者说会导致我们比较看重开头、早期。

睡着游泳

文 · 布克　图 · 谢驭飞



术后已经一年了，跑起步来脚踝还是不舒服。要照以前，这只是疏于运动造成的紧绷感，跑几次就好了。可如今快五十了，每次痊愈我不再感觉焕然一新，而是颓然折旧，然后小心翼翼地算计持续的损耗和再次受伤的风险。毕竟，那次受伤把全家都折腾得够呛，可千万别再来一次。于是，我始终没有恢复跑步，人也天天“长膘”。眼看长跑五年的老本快吃完了，体重也将重返历史最高峰的时候，老婆给我办了一张游泳卡。

我不是没想过游泳，医生和朋友们也都没少建议。我也不是不爱游，我只是害怕一件事——枯燥。就像《音乐之声》里学唱歌时小孩子对玛丽亚说的：“可这没有一点儿意思！”我真觉得游泳是世界上最没意思的事情。当然，在大海里和户外泳池里不算，甚至旅途中在宾馆里游泳都有一种不虚此行的快感。没意思的，是那种在你最熟悉的街区就近找到的游泳馆里，在一个最多25米的狭小池子里机械地兜转往返，低头入水一片浑浊，抬头出水满眼昏暗，打卡似的为了游而游的游泳。枯燥程度堪比小毛驴拉磨，一想我就打怵。

可我不得不去。很久没游了，新鲜感还是有的，但第一天就给用光了。我又咬牙连去了几天，每次都想尽办法分散注意力，好撑过这世界上最枯燥的事情。比如我想象自己是在热带海滨，每次换气都能看到椰子树和蓝天。可不一会儿，脑中的画面就变成了窦唯《窗外》的MTV，无论多么美好的景象，都是窗外的，而窗内的人在百无聊赖地发呆。我还尝试给身边的人起外号——坐着不动看手机的救护员叫抖腿哥，专门顺时针紧贴池边游的女士叫大圈姐，游得不直的男士叫大斜杠，还有位大哥每次换气都异常隆重，叫大喘气。外号起完了，我就开始数游了多少个来回，可数着数着就数乱了。这也不奇怪，之前给孩子跳绳数数就总乱，后来都交给了计数软件。果不其然，最后总是想到孩子，然后就是各种上火，还是赶紧打住啥也别想。那还有啥招术呢？有一天我故意喝了很多水，试图用憋尿来抵抗枯燥，结果刚游十分钟就憋不住了，去完厕所就直接穿衣服回家了。

难道游个泳就这么难吗？我不是不知道不劳无获、先苦后甜的道理，只是在如今的世界里，物质极大丰富，生活极度便利，人在里面泡久了，难免贪图更多的捷径和舒适。好像啥事都总有一款小程序能解决，甚至生孩子都可以找人代劳了，难道就不能让谁帮我游个泳，然后我直接减肥吗？好像还真不行。

不过，正如人类的很多伟大发明都是因为给逼到了一定份儿上，我就有一天在万般枯燥的泳池里突然有了个点子。都说醉生梦死最容易，那能不能发明一个小仪器，让人可以一边睡觉一边游泳呢？既锻炼了身体，又补充了睡眠，游完之后不但不累，反而更精神。关键是一举战胜了枯燥。至于细节，比如怎么控制动作、怎么换气不呛水、折返时怎么不磕脑袋，就交给工程师和发明家处理吧，不是有把大象装进冰箱的例子嘛。我提供点子就得了，毕竟，我就是图给自己游泳时找点儿乐子。

本栏目投稿信箱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锦簇镶嵌

在“瑰丽稀世臻宝”展中，海瑞温斯顿高级珠宝项链 Winston Cluster 最大限度地隐藏贵金属“骨架”，从而更好地反射光线，佩戴时仿佛将白色钻石镶嵌于肌肤之上。



奢华运动风格

亨利慕时疾速者系列小秒针蓝色珐琅腕表，其水蓝色表盘须烧制 12 次才能达成从中间至外圈由浅入深的烟熏效果，950 铂金微型摆陀配备双向棘爪上链系统，可提供 74 小时动力储存，防水 120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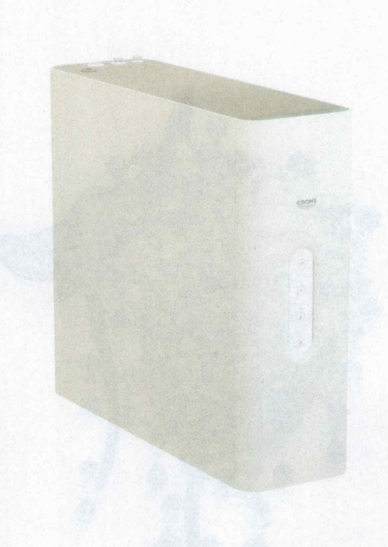


环保理念

nanamica × THE NORTH FACE PURPLE LABEL 胶囊系列的原材料均来自库存材料，同时混合了双方的经典户外细节，其中包括用聚酯纤维防撕裂材料制成的围巾，以及用各种羊毛、针织材料拼接而成的围巾。

健康水源

德国高仪波蓝 RO 水系统采用定时冲洗、开机冲洗及取水后冲洗三重智能方案，能够自动冲洗杂质，从而将反渗透膜的使用寿命延长至 5 年；TDS 水质监测传感器和基于时间与净水流量的芯片算法，实时监控过滤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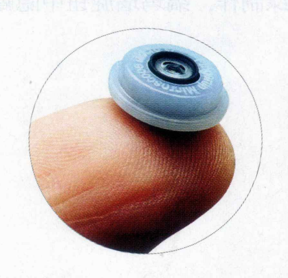


户外装备

WHIZLIMITED × mita sneakers × Timberland 延续 6 英寸靴款的经典风格，麂皮与绒面革组合的鞋面辅以 GORE-TEX® 防水技术，内部采用的 PrimaLoft® Insulation 材料实现高保温性，外底材质具有吸收冲击的性能。

指尖显微镜

iMicro Q3 兼容几乎所有配备摄像头的智能手机，可重复使用的纳米吸盘能无缝附着在设备上。它拥有 700 纳米分辨率和 1200 倍放大倍数，专用的 i-Seeing 应用程序确保高质量的显微照片。



致敬“复仇者联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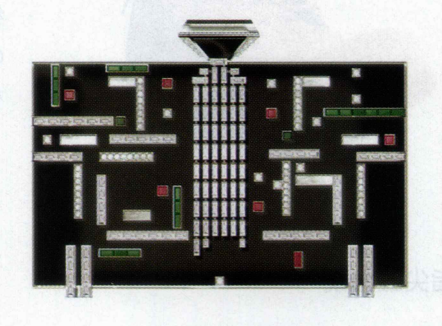
乐高漫威复仇者大厦积木套装拥有 5201 个积木颗粒，套装内一艘利维坦飞船、一架昆式战斗机和两辆齐塔瑞战车严阵以待，还拥有 31 个基于电影角色的乐高人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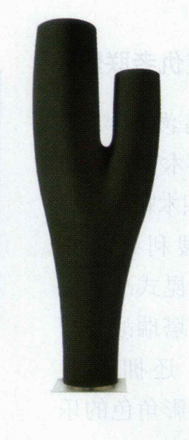
斑点鹰鳐

Mikimoto Eagle Ray 胸针呈现一对在海洋中游弋的斑点鳐鱼，环绕周围的蓝宝石、碧玺、坦桑石等模仿海洋的色调，白色南海珍珠代表从海面反射的柔和阳光。



室内的树

Serralunga Tree 是高达2米的黑色漆面花盆，可回收聚乙烯用滚塑成型的方法制作，搭配银色钢质底座，两根粗壮的树杈用于承托绿植。



纽约不夜城

New York Companion 黑漆晚宴包以纽约不夜城作为主题，钻石镶嵌的几何图案代表抽象的城市夜晚景观，闪烁的红绿灯用红宝石和祖母绿制作，缟玛瑙旋钮中隐藏一枚秘密腕表。



乌木胶合板

Dessie Grand 餐桌的桌面由乌木胶合板拼接，中间嵌入黄铜圆板，形成尺寸夸张的椭圆形，金属框架底的表面同样覆盖弧形乌木面板。

一体成型

Made by Choice Kolho 躺椅得名于芬兰的小镇科霍尔，单根胶合板弯曲成连贯的扶手和椅腿，蜿蜒的造型象征芬兰的自然景观。





零号吊灯

Lumen Zero 吊灯的造型如同放大的零符号，黑色铝质灯罩搭配金色金属固线器，亚克力漫射盘提供均匀的无眩光照明。



（插图：范薇）

“命运”的标价

玄学成为产业

主笔 · 张从志

从免费的 AI 测试，到九块九一份的命理报告，再到几千几万元不等的大师服务，玄学行业已经形成了一条日益完整的产业链。成长于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既给玄学带来了一批新的消费者，也在以自己的经验改造、壮大这个古老的行当。他们迅速掌握玄学技能，用一种全新的方法对玄学市场的供需关系进行分析，然后打上价签，把自己对“命运”的解释卖给更多人。他们到底是如何理解这份职业的？这门生意的边界在哪儿？

一个玄学创业者的自白

“10 分钟 149 元，15 分钟 189 元，20 分钟 229 元……选 20 分钟的人最多，没什么太大的痛点的话，一般都能聊完。如果超时，每分钟加收 7 元。”琪琪坐在我的对面，长了一张瘦长脸，目光锋利，侃侃而谈。这是北京 11 月中旬的一天，气温骤降，外面的风很大。我们坐在东五环的一家没有暖气的咖啡馆里，手里的咖啡很快就凉透了，冻得人直哆嗦。坐在那里，以一种像是在谈论某个创业项目的口吻大谈玄学，感觉真奇怪！好在除了我们、匆忙进出的外卖员，以及两个忙碌着的女店员，小店里没有其他客人。

“这个价格是怎么定的？”我问琪琪。“随意定的，就是我们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因为其实没有行业标准。”她回应说。确实，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采访过一个小时收费几千元的塔罗师，也知道有些隐秘圈子里的东方术数“大师”普通人连见一面都难，服务价格更是常人难以想象，但我们也看到在社交媒体上、在直播间里，有很多人兜售一块九、九块九测命理的服务——和这个行业本身一样，它的定价规律也是“玄之又玄”。

大学毕业后，琪琪做过很多职业，电商、互联网运营、餐饮、主播。现在，对她的准确描述应该是，一个玄学创业者，用她的话说，一个搞算命的。但琪琪自己不是命理师，她和一个常驻在武汉的“95 后”女生搭档，琪琪负责市场运营兼客服售后，“95 后”女生（琪琪以“老师”相称）则负责给人占卜。她们用的占卜工具叫作雷曼诺牌，那是一种来自西方的占卜卡牌，非常小众，跟塔罗牌很像，也是抽牌，再根据牌面的符号、图像来提供解读和预测。琪琪补充说，相比传统的算八字、推星盘，雷曼诺牌有个优势就是更加简单、容易操作。客户只用给张照片或者一个名字就可以进行，“你想，你刚认识一个异性，是很难马上要到别人的生日这些信息的”。

琪琪是学日语的，入玄学的行当，有巧合的成分。前年年底，她在南京做的餐饮项目黄了，跑到北京投奔一个闺蜜。去年有段时间，元宇宙概念大火，她这个闺蜜刚好是币圈的。“我们当时就想着能不能把元宇宙和玄学包装一下，搞个项目。我们武汉的这位老师听了，说她也加入。去



（视觉中国 供图）

年年中，项目就启动了。其实最后发现，项目跟元宇宙没太大关系，只是当时觉得元宇宙比较火，说不定可以拉到投资。”

琪琪出生在东北，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当地有“出马仙”的存在。“出马仙”是当地一种带有原始萨满色彩的民间方术。据说一些动物，比如狐狸、蛇、黄鼠狼修炼成精后附体到人身上，就可以给人算命卜事，当然也没什么科学根据。高考之前，琪琪的妈妈找当地的“出马仙”给她算了一次，最后预测出高考成绩和现实只差了0.5分。琪琪高考发挥失常，比平时模拟考低了60多分，就这样都只差0.5分，所以她觉得真的挺神奇，但也仅此而已。

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她没有听从“出马仙”让她复读的建议，还是去了一所二本大学。她自己第一次主动去找人算命是在大三。2013年。她当时谈的男朋友在美国，惹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官司，琪琪很为他着急，又不知道怎么办。她在豆瓣上听说有个算六爻的特别灵，300块钱一次，当时她一个月的生活费才1000元，虽然觉得挺贵的，但还是找了这个人。六爻是源自《周易》的一种民间卜卦方术，师傅给她排了几卦，说了说这场官司大概什么时候会有转机，突破点在哪些方面。琪琪说，最后都准了，“对年幼的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冲击”。

琪琪认为此后自己似乎具备了某种玄学体质——在一个都是陌生人的饭桌上，她总是能迅速找到里面的玄学人士，这让她接触到了江湖上


（肖子为 摄）

左图：自带神秘色彩的玄学，是很多年轻人聚会社交的话题，也是一种建立社会联结的方式

右图：各种形式的疗愈，大都源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欧美地区兴起的“灵性运动”

的各种玄学流派。她的“玛雅天赋”老师就是这样认识的。“玛雅天赋”据说是源自玛雅人的一种占卜术，其核心是一组含义不同的玛雅图腾。琪琪掏出手机，开始向我解读起自己的玛雅图腾。“我的主图腾是红龙，意思是创世，所以我特别适合做从0到1的事情，但我需要去找一个主图腾是白狗的人，这样我可以去冲锋陷阵，白狗负责稳定后方。虽然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不过我至少知道应该往什么方向努力。”琪琪以极快的语速继续说道，“你看，我的挑战是蓝猴，蓝猴的意思就是要玩。玛雅老师给我的解读是，你可能经常玩得太开心，忘了正经事，但是你如果不去找那些能够让你开心的事情，也赚不到钱。我还有一个黄太阳，下面写着博爱之人。黄太阳是推动你完成人生目标的人。所以我们现在的客户，很多都是几个种子用户推荐的，黏性很强。”

当被问到为什么自己没有去学一门玄学时，琪琪说：“我这个人兴趣点特别多，有太多想干的事情了。我的玛雅老师也说，我的好处是技能点比较平均，每一个都能拿到80分，但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所以不能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至于她现在搭档的这位命理师，她觉得是一个比她“灵”的女生。琪琪跟她合作两年不曾谋面，只在照片上见到过她。据琪琪说，她之所以接触雷曼诺牌，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恋爱脑”，为男朋友算命花了20多万元。给她算命的师傅说，“你和玄学有缘，不如自己来学”。按照琪琪自己的说法，她学了四年，成为职业命理师，如今把当年花出去的钱都挣回来了。

情感与工作——永恒的需求

琪琪主打的是被出轨的女性市场，她说一开始，他们也想过主攻互联网公司的年轻人。“但说真的，他们没有钱，也不那么愿意为这个付钱。你代入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小白，你工作很动荡，公司裁员，办公室又钩心斗角。可能这时候你和女朋友感情也出现了危机，你很烦躁，不知道怎

么办。但你最多也就一个月来看一次，花个几百块钱。请问我们赚什么？没法赚，客单价、复购率都很低。”

去年，琪琪接待了一个客户。“一个女生，本硕都是北大的，也是老客户转了好几层介绍过来的，最早是想来算婆媳关系。但老师算了，觉得她们婆媳之间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性格都比较强势，容易起冲突。”琪琪回忆说，快结束的时候，命理师提了一句，说未来的两年内她有可能会离婚，要注意一下夫妻关系。“这姐姐当时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她跟她老公互为初恋，两个人感情非常好。”结果过了一两个月，客户找过来告诉琪琪，她老公出轨了。

在一通漫长的电话后，琪琪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事业迎来了转机——这是她第一次接待这种类型的客户。她自己的恋爱经历倒是丰富，但没结过婚，还没真正认识到出轨对一个已婚女性的伤害有多大。用营销学来解释，这就是痛点，有需求。之后，她们将目标客户精准锁到被出轨的女性身上，又在占卜业务的基础上，开发出了一系列疗愈产品——客单价借此提高。

疗愈通常也是以线上的方式进行的。命理师会摆上一些水晶，点上蜡烛，参与疗愈的客户只需要在家里配合冥想。琪琪解释说：“水晶是一种矿石，是有磁场的，而且不同的水晶磁场不一样。至于蜡烛，里面放了一些有不同效果的草药。”这种疗愈据说就可以打破时空的界限，提升个人能量，让人变得更勇敢。命理师会根据蜡烛燃烧的状态，与客户进行沟通，指引对方如何冥想。琪琪现在总共有几十个客户，10% 左右每个月都会找他们做疗愈，最多的一个月可以消费两万元，有些客户甚至远在美国。

玄学赛道的工具、产品日益变得令人眼花缭乱，往前追溯的话，最早在年轻人中间流行起来的其实是星座，很多平台都是从星座起家的。新浪星座的原主编李鼎新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接触星座，2000 年左右做了个人网站。他说，星座那时候在年轻人当中已经成了一种时尚文化，通俗易懂，又跟现代心理学有些融合，能帮助年轻人了解自己的个性，所以诞生了大量的网站、App 和公众号。

创立于 2013 年的“测测”最早也是做星座，其创始人任永亮北大毕业，后加入 IBM 公司做程序开发。他创业之初想做的是一个个性化推荐引擎，给用户推荐每天该穿什么、吃什么、看什么书、听什么音乐。“后来发现大家对你给的建议没兴趣，还是对测试的兴趣更大，我们慢慢地就转向了做社区。”任永亮说，这十几年中，他们已经积累了数千万用户，以“95 后”和女性为主，情感在他们的业务里永远占比第一，但最近几年他们也看到，用户对工作和职场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菲菲是“90 后”，家在江苏，毕业后一直在香港工作。前几年因为疫情一直没回家，去年终于回了一趟。老家的一个发小有天突然问她去不去算命。“我跟她认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聊过算命的话题。”菲菲自己倒是已经算了几年，第一次是在 2020 年，当时是因为工作遇到问题。朋友给她推荐了一个网上的塔罗师，塔罗师预测说，她哪年哪月会有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但她也没放心上。结果到了塔罗师预测的那个月，她还真换成了工作。“巧合吧！但又有一点点相信他了。”后来，菲菲又去找这个塔罗师算了几次，她觉得也都比较准，甚至有一次，对方还预测到了老板会在哪一个月给她升职加薪。

塔罗师和她一直是网上联系，之前是通过淘宝店铺，后来店没了，就转到微信上。收费不贵，一次是 50 块钱，这还是涨过一次价之后。据说是因为他收费太便宜，好多同行找过去骂他。菲菲去算的一般都是 3 个月以内的事情，因为她只想知道短期变化，不想把一辈子都算透。

老家发小带她找的那个师傅在当地算八字小有名气，一次收 200 元。师傅说菲菲钱在远方，还说她人缘还不错，擅长交际，她觉得都说准了。很多人会纠结算命师准不准的问题，但菲菲觉得没太所谓，反正花的钱也不多。算命师傅是一个 40 多岁的中年男子，在她老家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租了一个房间，菲菲估摸着，一个月租金怎么也得几千块钱。“我们那样子聊一个下午，他才收 200 块，还挺划算的。他也会聊自己遇到的各种人，包括命理学背后的知识。我想他可能已经


（吴家翔 摄）
心理沙盘游戏，是很多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用到的工具

不缺钱了，他赚钱主要是靠那些做生意的大客户。听说疫情前有个人找他问要不要跟人合伙做生意。他算过后说这个时机不适合，建议别去。这个人就没去。那个项目说是跟教育有关的，疫情一来，损失惨重。”

“我不是一个宿命论者，只是有时候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去算一算，给我提供一种指引。算出来觉得自己今年运势挺好，心里会舒服一些，做事情也会更踏实、更积极，而不是想着今年好倒霉。其实还是帮我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菲菲说。过去两年，她把自己的塔罗师推荐给了身边不下10位朋友，有人觉得灵，也有说不准。后来，菲菲有个在上海做翻译的朋友自己也跑去学塔罗了，学成后把算塔罗当了副业。据说他有时候副业收入比主业还高。还有个朋友裸辞后，闲来无事就自己研究起了紫微斗数。“他现在找工作都得算算自己跟老板合不合。前段时间叫他一起打牌，他说他得算算今天的运势怎么样，一算运势还可以，晚上打牌赢了200多块，特别高兴。”

命理师的自我修养

琪琪接待的那个老公出轨的客户，现在已经和她成了朋友。“她买二手车都要来找我们，说一路顺风指不定顺进来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合作的泰国法师供应链，专门有人在泰国那边去跑庙，委托给他们，然后做完给反馈，一套完整的服务。”

玄学是一个在灰色地带游走的行业，对于命理师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主要靠自律。年轻的命理师青山对此有一套自己的准则。她接触玄学只有三年，原本在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今年辞职全职做了命理师，特长是算八字。“比如未成年的客户绝对不接，不诚的客户也不接。因为心不诚，对你不信任，沟通成本太高。还有就是不能问人寿命长短、不能做阴毒的事情。”青山说。有的命理师还有条原则，已经发生的事情，人为努力无法影响结果的，也一般不接。

青山在大学学的是社会工作专业，那时候知道了一个理念叫“助人自助”。三年前，她找人算命，

也是因为在公司被调到一个陌生的岗位，身心备受煎熬，由此一脚跨入了这个神秘学的世界。“当你发现你的人生被某种东西准确预测出来的时候，你肯定会好奇它背后的原理和机制。”后来，青山开始自己学习探索，她对东方传统更感兴趣，在网上关注了很多博主，最后找到了两个老师跟着学习。一个是在国内非常好的大学里的教授，另一个本职工作是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和很多年轻命理师一样，青山学完后，先从身边的朋友开始实践，有时是在聚会上，有时是在办公室，然后一传十，十传百，来找她的人就越来越多，免费服务也进展到收费。到今年，她的工作有变动，就干脆辞了职，全职开始搞玄学。青山和另一个朋友在B站开了账号。

当要靠玄学来养活自己的时候，青山的思考角度是完全经济理性的。“无论做什么行业，视频、自媒体还是其他，都是拼内容、拼输出。你的客户——我们这一行叫作原主或者命主——他觉得你好不好，找不找你，主要就看你的服务能力。”青山是“90后”，圆圆的脸，穿着也很朴素平常。她觉得玄学这个行业的逻辑，和互联网行业很像。“比如我有一个老客户一个人给我介绍了9个客户，我开玩笑说你是我们的大客户经理。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说，这叫作裂变，是平台最希望看到的，他们会设计各种机制去刺激用户裂变，电商拼单的核心逻辑就是这样。但那是利益驱动，你会发现，情感驱动的裂变能力是最强的。因为他是出于对我的信任，主动去介绍朋友过来。”现在，青山的客户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原来的朋友圈子发展而来的，还有就是从自媒体平台引流过来的。

青山的收费标准是500元一个小时，这个价格在行业里面不算贵。在玄学行业，似乎也能看到一条清晰的职业进阶路径——只有那些在圈内最负盛名的执业者，才拥有最高的定价权；而定价最贵的，往往在口口相传之中，也被塑造为最神秘、最厉害的大师。“越贵的越好”这种消费心理同样适用于玄学行业。“当你身家上亿的时候，你知道有个特别厉害的大师，你会介意花个十几二十万去找他吗？你根本就不介意。”青山说，“特别是当你真的遇到重大的人生抉择时，你不可能去相信一个19块钱的命理报告。”

命理师们掌握的技能，本质上都是一套独特的算法，根据用户输入的一些参数，比如姓名、出生时辰、照片，以及提问的内容本身，掌握算法的人就可以输出一些信息，给用户的命势（大运）或者运势（小运）提供指引。无论使用的是什么工具，算法的运行规则是固定不变的，但命理师在其中仍然掌握很大的解释权。“比如八字，即使起的卦象是一样的，不同的师傅的解读也不一样。这跟每个命理师自己的个人阅历、案例积累等都有关系。这也是最体现能力的地方。”

琪琪也觉得，做玄学生意，光靠玄学也不行，还需要足够的见识和入世的哲学。“因为其实大家来这儿，很多时候是希望你给她更多的建议，告诉她应该怎么做，怎么选会更好。有时候光靠玄学这些工具，没办法给你太具体的意见。”不过，这也可能被认为是“心理流派”的做法，遭到“灵性派”的鄙视。“心理流派不就是陪人聊天吗？有些客户来找你，确实是希望获得一种更灵性的占卜结果。”琪琪说，好多客户加她们的时候，朋友圈会对她们屏蔽，“他可能觉得我们会从里面推测出一些东西，然后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因为他们也很怀疑，我给你一个名字，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东西？”

RAS学社创始人、亚洲塔罗协会副会长潘子仲告诉我们，除了要懂技术，也得会营销。“我们创始人之一做过微商老板，2016年前后就主导给全员上了微商营销的培训。我们教所有塔罗师，客人加了你微信后要怎么通过朋友圈获客，要怎么写文案。我们内部有句话，骗子挣的钱比你挣得多，你不要骂骗子，要骂自己是废物，你一个专业的干不过骗子。所以我们比别人更早注意职业化和专业化。”他们的塔罗师出去参加活动，要求必须穿全黑的衣服，拿统一定制的手提箱。每个塔罗师还有自己的专属资料卡片，上面有自己的形象照、简历，这样甲方有需求就可以随便挑。所以过去几年，他们接到了很多汽车、奢侈品等大牌的商演活动，走通了一条ToB的路子。

平台的悖论

去年，有个过气的二线互联网大厂找过琪琪，一开始说是想投他们，后来又让她带着项目加入公司，搞内部孵化。等琪琪入职了，发现部门的主管对玄学兴趣不大，倒老是想让她搞“擦边直播”。“你想我一个干算命的，擦什么边啊？”就这样不欢而散。今年前阵子也有家做技术的公司找琪琪，对方想开发一个玄学平台，需要懂玄学的人。她去看了一下，觉得还是自己干比较有前途。

但琪琪不想一直当个体户，她有自己的愿景——“虽然大概率实现不了，但是不妨说一下。”她笑道，自己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玄学集合平台，不管是什么流派、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不同的人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合适的咨询师。因为觉得玄学帮助过自己，也希望它帮助到更多人。除了在寻求新的合作者，琪琪还在想怎么跟人合作开发一些周边产品，比如蜡烛、寺庙的手串、虚拟壁纸，或者是玄学对联，据说这块的利润率挺高。

为了融资，她这两年还研究过市面上不同的平台，发现有的完全转向了国学的路子，宣称自己是传承传统文化，还有的干脆往心理学方向走，专打情感咨询。很明显，转型是平台当下的主旋律。比如“测测”现在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家泛心理社区服务平台。2021 年，“测测”与清华大学一家心理测评相关的技术转移应用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2022 年，两个公司团队正式合并，该公司的负责人张新华成为“测测”的联合创始人，负责战略和资本规划、TO B 业务和政府合作。张新华长期协助著名心理学家彭凯平进行科研项目对接、成果转化。彭凯平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曾担任心理学系的主任，是国内积极心理学的发起人。彭凯平团队做的是正统的现代心理学研究，开发出了一系列的心理测评工具。“‘测测’有获取年轻人的入口，但在心理学的应用服务方面需要专业指导，两个团队的合并非常互补。”张新华说。

早期的时候，“测测”主打一个“全”：什么工具都往平台上放，娱乐的、专业的、东方的、西方的，大众的、小众的，要什么有什么。向泛心理平台转型之后，他们变得越来越谨慎，把跟玄学有关的工具和内容都定义为娱乐性质，传统的八字、紫微斗数等则被放到了国学的帽子下，被定义为一种文化交流。而且在每个页面上都有这样一段话：“当前内容为免费内容，仅供您在娱乐中探索自我，不等于专业测评，不代表价值评判，无任何现实指导意义。”“测测”的咨询大多都采用一对一连麦的形式，禁止主播和用户线下联系。李鼎新也在“测测”平台上做直播，这两年他感觉到平台的限制越来越多，“有各种的敏感词，很多都不能讲，一讲，啪地就给你弹出”。


（吴家翔 摄）

“测测”创始人任永亮

“合规与发展同等重要，如果合规性解决不好，发展也无所适从。这也是我们团队共同的认知。”张新华说，平台上选择保留部分测评工具，只是作为吸引年轻人的一个入口，最终目的是导向专业化的泛心理咨询服务。但他也承认，这两者之间要兼容并不容易。“比如很多年轻用户来就是想要一个特别准确的结果，如果他相信这个结果，心理咨询师再介入就比较难。因为两边的知识谱系完全不一样，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果，无

法自圆其说。”张新华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有女生来问自己未来的丈夫能不能有钱，按照中国传统的命理学，可能会说你能找到一个有钱的丈夫，因为你旺夫。但现代心理学只能说你的性格中如果有积极乐观的一面，你夫妻关系会大概率更和谐、包容度比较高，但它没办法不经过分析直接给你一个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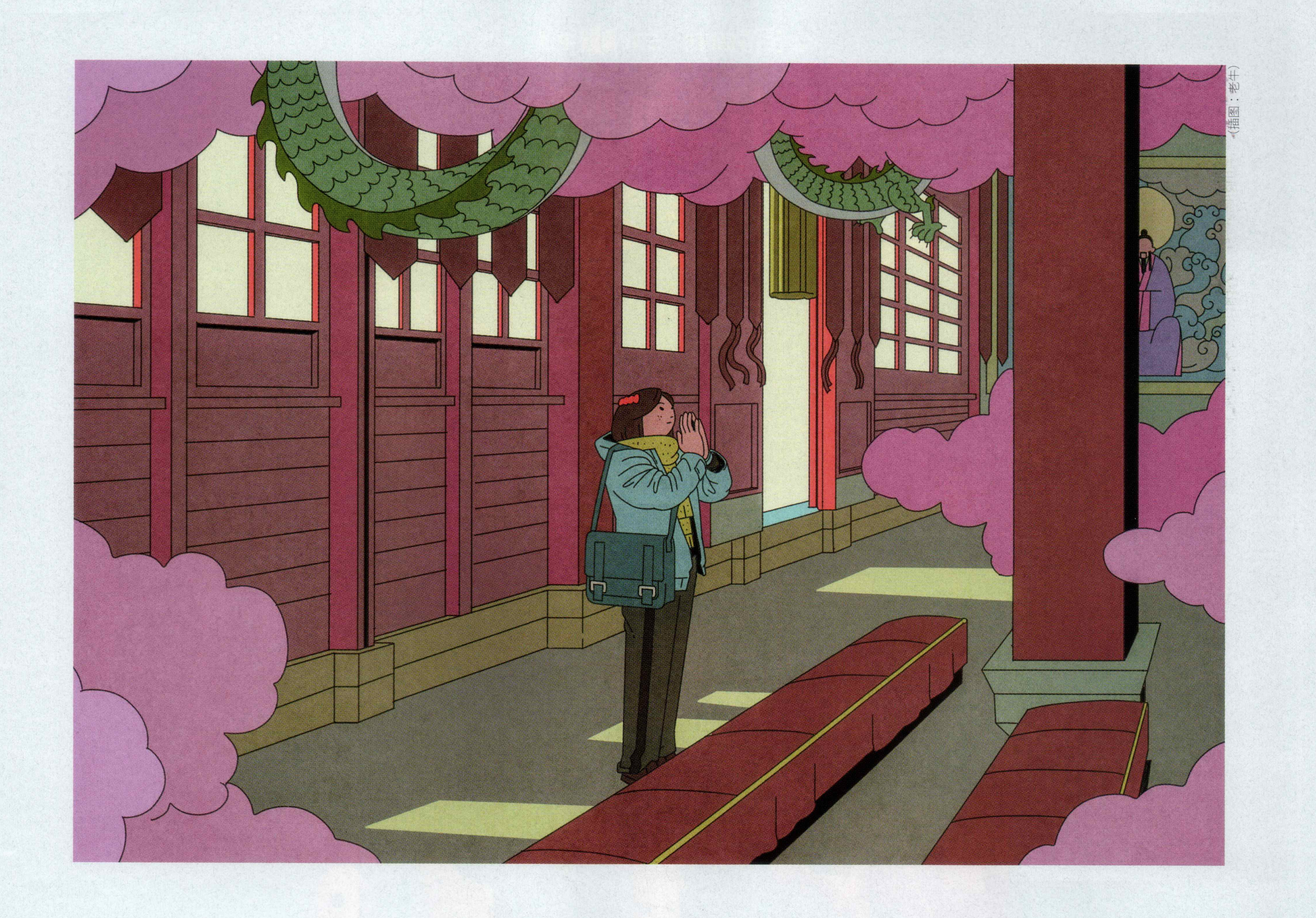
“但我认为在精神和心理健康领域，只有康复和治疗性质的服务才能有交付结果，比如你失眠，经过治疗后失眠的天数减少了。我们平台更多提供的是一种情绪价值、情感疏导和轻度的心理疏导，就好比你腰酸背疼，去做场按摩，是很难要求提供一个可科学量化的结果的。如果用户的问题发展到了需要临床诊断的阶段，我们就建议去专业的医院。”这些约束和限制也造成了主播流失的问题。像李鼎新这种头部的主播，每分钟连麦的收费是23元，一个小时1200多元，而其他绝大部分是在每分钟3～5元。琪琪合作的雷曼诺牌老师之前也在“测测”上做直播，每分钟2.5元。“跟我合作肯定赚得比这多。我们做一场疗愈668元，我认识很多的人，做疗愈一场至少2000元。”琪琪说。

“2017年以前，大家普遍对这个行业的判断都是大需求、小市场。需求人人都有，但它不像吃饭、打车这种万亿级市场，标准化程度很高，进入门槛低。心理服务是有门槛的，需要用户对你认可。”任永亮说。“测测”现在注册用户有两千多万，签约的各类咨询师有两万多人，日常活跃的有好几千人。“我们定位在泛心理领域，各类咨询师的供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要把这些人培养起来需要时间。单个咨询师的服务半径较小，一个咨询师在同一时间一般只能服务一个人，这也是整个行业服务规模增长的一大瓶颈。”

近几年，“测测”也开始研究AI技术的运用，还上线了AI机器人对话服务。任永亮说：“AI虽然目前还只能起补充作用，但它也有自己的优势。它会更纯粹一些，没有个人的主观意图。更主要的是，它会让行业的发展不完全受制于不可控的人力本身。对一些基于知识逻辑的基本问题，AI咨询的回答专业度也越来越高。”

“这个行业鱼龙混杂，确实有些骗子。我们客户里女生偏多，有些客户之前也会被其他师傅吓到，本来是感情不顺去找人，他们就说你克夫，即使她以前可能没那么信，也会对她造成很深的心理伤害。”青山说，她其实不希望大家所有事情都通过算命去解决，一方面你不知道自己找到的师傅是好是坏；另一方面，“我们最怕不出门的来问你桃花运，不工作的来问你事业，天天熬夜的来问你健康。你怎么办呢？”

（琪琪、青山等为化名）



（插图：老牛）

为什么年轻人信玄学

记者·刘畅

传统观念里，从小在科学观念下长大的年轻人，本应依靠理性做事。可是一些年轻人对玄学有了需求，或者希望自己成为"学贯中西"的玄学好手。玄学流行的背后，是年轻人希望从时代的焦虑中解脱的心理需求。

玄学"多面手"成为流行

我在国贸商城见到刘豆豆时，她穿着一身亮丽的淡绿色西装，挎着一个翠绿色的精致小包，看起来神清气爽。她衣服的颜色是特意按照"问真八字"App里的建议搭配的。App每天会依据五行为她推荐当天的穿衣色调。见我那日的绿色，表明她当天能遇到贵人。

"你能想象吗？我刚才坐地铁从家过来，路上遇到一对老夫妇向我问去中央美院的路。我看到老人的行李箱里有画布，就问他们是不是画家。一问果然是，老爷子竟然是百度百科能搜到的知名画家，他们来北京看望在中央美院上学的孩子。"刘豆豆觉得服色的暗示果然应验了，她如今在国贸的画廊工作，老夫妇的职业恰好与此相关。

我刚准备开口说话，她抢先问我的血型和星

座。她是1989年生人，我以为那只是当下陌生人打开话匣子的惯常套路，没想到她却接着说，她不仅是火象的白羊星座、八字命格中天干是丙火，乃是太阳之火，二者都表明，她是外向、刚强、进取的性格，“而且八字里还说，我是大昌吉的命”。

她的一句话里带出来两个体系。一个是西方的星座，“丙火”是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八卦体系。而星座背后有占星学，那是运用天体的相对位置，解释和预测人类命运和行为的学问。阴阳、五行、八卦则衍生出一系列学问，像梅花易数、六爻、紫微斗数乃至最为人所知的八字，它们都是通过天干、地支推演出世间万物的特质和变化。这两个体系的学问原理类似，都是从一些符号组合中寻求答案，可以用来占卜和算命，问一些关于“她还爱不爱我”“我今年跳槽合不合适”，或是“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今年运势如何”之类的问题。因为这些知识联结的是一个用科学不可证明也不可证伪的世界。人们提起它们时，往往称之为玄学，脑海中会浮现出深山里的老道，或是寺庙门口举着幡、戴着黑墨镜的算命先生。

刘豆豆的玄学知识又是从哪儿学来的？这是我探访她的一个原因。她将对玄学的亲近追溯到大学时父亲去世时，她学佛求安慰。后来她趁着暑假到寺院做义工，还拜了一位师父，那时她对信仰相关的事就很熟悉了。三四年前，她偶然在抖音上刷到关于《周易》的课，买了书，了解基本算卦的知识，“学习八字则是托前同事的福。当时我在办公室，看到那个同事对谁都不屑一顾，我就很好奇地找他聊天。我们一聊下来，发现都是白羊座，也都喜欢《周易》之类的传统文化，就一拍即合。他分享给我易经方面的App，我在上面学到知识后四处分享，别人见我对这些感兴趣，就拉我参加了一个专门的课程，于是我就系统学了八字的知识。”

类似的经历在年轻的玄学爱好者中非常普遍。根据各个占卜师培训机构的数据，学习玄学的人绝大多数都是“90后”，乃至“00后”，“80后”都算大龄。网上讲解玄学知识的课程层出不穷，求学的人也难以计数，一般一次学星盘的网课，学员微信群里就有500人。即使在刘豆豆身边，就有两三个“同好”，而且相对她们的水平，刘豆豆对玄学技艺的“修炼”可以说是浅尝辄止。她的一位朋友既研究塔罗牌和星盘，也研究紫微斗数。而紫微斗数被一些人说得非常神秘，传说只在皇宫中秘传。这种传说又增添了紫微斗数的神秘性，按照这种说法，直到清朝覆灭，宫里的人带着技艺和书籍辗转跑到台湾，在台湾发扬光大后，上世纪90年代才传回大陆。

从互联网上看，如今渴望了解紫微斗数的人却是成千上万。在B站上，讲解紫微斗数的专业课程动辄20个小时上下，浏览量几乎都在30万以上，有些超过160万。而紫微斗数远非终点，深耕玄学知识的人们都认为，玄学要中西融会贯通，在一门专精的基础上，其他的几科也能达到个六七十分的水平。在最大的星座社群“测测”App上，也能见到这样的“大杂烩”，星座、星盘、占星骰子、塔罗、生肖、八字、紫微，都并列在一起。

这样的热潮，不禁令人好奇，他们如此钻研究竟是为了什么？

试图解锁“全知”的密码

“一个人的生辰，在八字里看和星盘里看，结果是相似的，只是侧重不同。八字强调外部世界和你的关系，比如看姻缘，八字可以看出两个人不合适，却更多展现的是两个人外在的权力生克关系，不太能展现他们之间内在流动的情绪。而现代占星更关注你和世界的关系，恰能做出弥补。比如一个女生如果询问自己和男朋友之间的关系，现代星就能分析出，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他是如何想她的、他们的感情因为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向我介绍各体系之间差异的人，是30岁的竹子女士。她在互联网公司做公关，留着长发，穿着入时，但同样不可小觑，通过上课、读书、看视频，她不仅会使用源自西方占星术的占星骰子，还对梅花易数、六爻、紫微斗数都有所涉猎。

当我在咖啡馆见到她时，她首先为我演示了一下用玄学找手机的方法。她将三枚12面的占星骰子掷在桌上，每面都有不同的符号，三个骰子

分别指示12行星、12宫位和12星座，“我如果用占星骰子来找，投一次骰子，三个骰子掷出海王星、处女座、七宫三个面，就可以解读出一些信息。七宫代表他人。找手机的话，一般解读为在伴侣或者是其他人那里，范围太大了。处女座指与琐事或者是跟工作相关的事。二者结合，我就可以回忆，可能是在去公司的路上把手机丢了，但这个范围仍然很大。而海王星通常代表梦幻、缥缈虚无之类的意思，也很难再缩小范围。但要是同时用塔罗牌，我抽到了一个在水面上的图像，水面与海王星的意思结合，就能指向公司附近有水的地方，如果自己曾在公司旁边的喷泉坐过一会儿，指示就明确起来。而如果再用八卦，八卦直接告知方位，指示就更加明确。”

竹子告诉我，近两年，她经常用类似的占卜方法为丢三落四的自己挽回损失。而将她对八字、星盘的分析和找东西的目的一结合，竹子钻研玄学的目的昭然若揭。她相信世界有一个目前科学难以解释的、不可知的维度。无论中西的玄学，都是工具，可以获得那个维度的信息。只要她娴熟地使用各种工具，就能获得更全面、更准确的信息，帮助自己作决策。

竹子的看法属于玄学爱好者中的“理性派”。相比一些人认为世界由不同频率的能量聚散而成，或是认为世界上的任意时刻，都是时空诸要素在那个时刻的纽结，“理性派”更注重实用功效，将科学不可解的部分“悬置”在那里，不做更深讨论。

我难以判断哪一类人群更多，但我身为与民俗专业相关的毕业生，发现“理性派”的看法与主流学术对民间信仰的态度类似——面对神秘时，不着重探讨神秘本身的真假。不过，即便竹子只是设想一个未知的存在，从宗教心理的视角看来，也都属于寻觅终极意义的普遍心理。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陈进国教授介绍，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文学、哲学的复苏，属于玄学的气功就开始兴起。当2000年初气功热消退，身心灵等培训课程、藏传佛教传入国内。2003年中国科协曾发布《第三次中国公众对未知现象的抽样调查报告》，那时就显示，每四个中国人中，至少有一人相信玄学。

如今西方的占星术和中国传统的命理术在年轻人中占据主流，则是从90年代的星座时尚演变而来的。曾经的新浪星座主编李鼎新经历了全过程。1989年，他偶然在书摊上买到一本法国人写的《星座与你》。通过那本当时国内唯一的星座启蒙书，李鼎新对星座有了初步了解。1996年前后互联网开始普及，他看到国外、中国港台网站对星座的解释，建了一个个人网站把星座的资料放进去。

李鼎新记得，2001年他开设新浪星座栏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星座栏目都是放在时尚与女性频道里。在他刚刚能上网的那段时间，他顺着星座的知识，在国外网站上接触到星盘和占星术，将国外免费的星盘软件搬到国内。也是在那时，他开始为人算命，恰好遇到了解紫微斗数的朋友。他发现占星术与紫微斗数有相似又有区别，沉浸其中。而当时人们对中国传统算命的印象，大多还停留在“封建迷信”的阶段。

随着微博、微信的出现，星座开始“出圈”。直到2016年前后，作为社交时尚的星座已深入人心。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2017年做过一项调查，2033名受访者中，有70.3%的受访者称身边喜欢星座文化的人多。时尚也逐渐向玄学演进，有近20%的人表示，他们从日程安排到职业规划，从婚恋交友到专业选择都会做占卜。也从那时开始，资本又助推玄学“出圈”，星座公司“同道大叔”在2016年底套现1.78亿元，曾轰动一时。李鼎新那时也开始在网上为人算命，“来算的人，绝大多数仍是女性，以感情问题居多”。

而近两年，像李鼎新曾经的经历一样，越来越多的人顺着星座，深入到塔罗、星盘和占星术，由此迷上占卜。仅抖音平台上，塔罗测试的话题点击量累计就有20多亿。占卜也越来越从娱乐向命理发展，2021年3月，网易数读发布的一项“互联网算命”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0岁以下人士中，62.05%有星座罗盘和塔罗牌占卜经历。值得注意的是，与占卜相关的信仰和行为并未成为科

“理性派”更注重实用功效，将科学不可解的部分“悬置”在那里，不做更深讨论。


（插图：老牛）

学与技术的对立面，二者之间并行不悖，人们希望通过命理，知晓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和轨迹。

“比如2000年左右，大学的BBS上讨论星座的帖子很火，但都是聊星座的原理，把它当作消遣。如今很多公共平台再聊起星座和占星，上来就问‘准不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系副教授邢婷婷从2013年起，专门研究当代青年人的信仰问题。她走访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线上线下的塔罗馆、命理师占卜店，访谈尝试过用占卜的方式解决问题的青年人和占卜师，发现除了情感问题，事业问题的比例急剧上升。以前只注重占卜结果的人，越来越关注结果背后的原理，思考五行体系的意义。即使像竹子这样的普通玄学爱好者也察觉到，和身边人聊起玄学，大部分人从嗤之以鼻，变成愿意听听。她周围的人都会去卜问，“要不要跳槽”之类的问题，连她的同事也会让她算一下，“会不会招到实习生”。

邢婷婷认为这背后年轻人的需求很明显，一种是用塔罗牌或梅花易数占卜“怎么办”，他们往往需要借助玄学衡量自己决策的利弊得失；一种则是通过星盘占卜、八字排盘看运势，解答“怎么回事”的问题，他们的潜台词是，“为什么我的运气总是那么差”。但这样的欲求又成为一个社会心理层面的问题——为什么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会选择用一个非科学的方式，解释、预知自己的处境？

对于发展的焦虑

每个人需要“天机”泄露的量都不同。竹子一般只用玄学做两件事：要么是消费决策，比如买电视时，即使对比所有参数，仍在五款电视里



（插图：老牛）

拿不定主意，她就分别掷骰子，分别叩问买这五个电视怎么样，让占星骰子帮自己做决定；要么她就在年初算算自己这一年的运势，用她自己的话讲就是，选择生活中的“最小决策集”和“宏观趋势”两条线占卜，像2023年她走印运，适合学习进修，这一年她就比较注重多读书，要是下一年迁移宫好，她就会多旅游，争取放大这一年中的优势领域。

竹子对玄学实际上没有太多的依赖。但在某种程度上，玄学会为刘豆豆提供一些生活、工作中的支撑。刘豆豆告诉我，她从小的家庭教育相对朴实，她被教育不要太注重金钱和外表。金融机构的工作氛围与此相反，她曾经心里很纠结。在一次到安徽的八卦镇团建时，她受到当地道士简单的“女孩子爱美，想穿什么都可以”的祝福，很受感动。她领悟“通过劳动获得金钱，有金钱的支撑，想穿什么都行”。而她开始了解周易时，也是工作不如意的时期，“我们的项目属于‘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所以每个项目的竞争都特别激烈。为了一个项目能落地，熬夜加班是最平常的事，但同事间背后的利益争夺、领导的不支持，很多因素使得项目在最后一刻无法达成。表面上和同事客客气气，实际非常痛苦。而周易的课就很有启发，老师说，‘你不用在年轻时想着以后多成功，去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做喜欢的事就好’”。

寻觅这样的支撑，在热衷玄学的人中十分普遍。在如今所谓的“乌卡（VUCA）时代”，人们生活在易变（Volatility）、不确定（Uncertainty）、复杂（Complexity）、模糊（Ambiguity）之中。一些人虽然不像刘豆豆一样注重每天的服色，却每天早上都要给自己算一卦，或是抽一张塔罗牌，预知自己接下来这一天的运气，从中获得一点踏实的感觉。

“占卜中个体的感受和外界的期待发生冲突，又苦于找不到出路，被压抑、无助的情绪困扰的人也非常多。尤其在高风险的金融行业，不确定性强，项目不停变化，甲方不断变化，身处其中的人基本没有太多稳定的社交圈子，工作也就没有一种可以预测的感觉。”邢婷婷在田野调查中遇到过不少类似的受访者，她发现他们在询问“工作为什么这么糟心”时，实际上是被逼迫自己发展的焦虑困住了。一方面，个人的价值从传统中

抽离出来，要靠自己塑造价值，自己的每一步决定都充满不确定性；一方面，诸如挣钱即成功的单一目标已经设定，那是一条指标清晰、看似无尽延伸的轨道，人们的观念被塑造为又快又好，以快为先。

即便不是在高风险的行业，仅仅是没有变化，也会让人焦虑。邢婷婷访谈过一位在上海的会展行业工作的姑娘，她读书时，她们学校的会展专业还是全国唯一，因而收入尚可，手中有一些积蓄，但却同样焦虑该把钱如何处理。她前些年想，是不是要在苏州城区或是昆山买套房，那时的收益尚可。当被推荐在昆山买房，她又会担心，“如果以后结婚了，会不会影响在上海买房？”甚至还有一直工作稳定、平时还有些爱好的受访者，他见到同学们毕业后百舸争流的发展态势，自己开始自卑，害怕自己如果一直这样，会不会最后真的不如人？小时候他外婆经常念叨“人各有命”，他就找命理师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命。

甚至只是在学校里，邢婷婷对这样的压力也感同身受。她1982年出生，是高校体系里的“青椒”，考核与晋升压力都很大。她发现现在学生焦虑的事，与自己上学时已截然不同。“我们那时的焦虑有很多形而上的内容。”她从本科至博士都在复旦大学，记得那时候除了上课，同学们还经常一起读书、听讲座，有时还会为书中或讲座中的内容发生争论。这些争论和讨论还会“转战”到BBS上，延续到深夜，会因为观点不同，没有得到理解而痛苦。而那时候老师和同学相处的方式比较松弛，有时候聊起一个观点或流派，一聊就一个下午。如今的学生相对而言独立性比较强，很多学生对于自身的发展路径都早早便开始了规划，兼职、实习、跨专业选修、考取专业证书等都是他们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生需要的时候，老师义不容辞提供指导和帮助，这是职责所在；但在他们需要独立学习的时候，老师并不会过多打扰；更不会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学生，以免“爹味”太重而与学生的距离更远。

“人们一度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朝着一定的方向不断向前的，在新冠疫情、全球性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等因素的影响下，曾经的惯性给全社会一种集体的迷茫。”邢婷婷发现，面对很短时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人的经验对一个人完全失效了。“不同个体间的差异天差地别，即便同一年龄层的人，从事的行业不同，彼此的处境沟通起来，也可能会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而前人对一个人的情况可能完全不了解，他的经验也没有多少价值。人们便选择玄学，在其中寻找自我的意义。”

我要我满意的解释

刘豆豆对玄学的态度里，有一种“拿来主义”，取其“充满能量”，令自己舒服的部分，“中国传统的观念不会说一个不好的结果是你的问题，你都没问题，而是环境有问题。讲周易的老师说得也很妙，占卜出的结果，好的就听，不好的就不听”。

有这样想法的人还不少。邢婷婷曾比较内地和香港地区人们对占卜后结果的态度，她发现香港人对于结果较为笃信，会采纳建议的措施；而不少内地人依旧故我。但不论相信结果与否，当一个人热衷玄学，如何处理宿命与自身行动的关系，都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早一辈“窥得天机”的李鼎新最终皈依佛门，认为命理中揭示的是因果，推究形成因果的成因，则要上升到业力，于是重视业力，因果随缘，打破了宿命的束缚。年轻一辈大多没有这般严肃，却似乎也很少有人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处境归于宿命。

竹子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她此前换工作时，也曾找知名的命理师用六爻算过，她与命理师对结果的看法不同，命理师认为不乐观，甚至直接指出offer会有问题，但她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客观情况，又咨询了其他朋友，还是选择了跳槽，最终结果也不错。命理师的水平、占卜工具的适用程度，乃至计算必然存在的误差，都是决定卜问的人是否相信结果的因素。不过更重要的是，在竹子看来，“玄学能预测的只是命运的走势，但不

刘豆豆对玄学的态度里，有一种“拿来主义”，取其“充满能量”，令自己舒服的部分。

能决定程度，波峰有多高，波谷有多低，还是个人的行为决定的”。

对玄学的解读，其实也早已改造得以当下卜问的人为中心。不论中西，对命理的解读已经与时俱进。竹子告诉我，比如按照传统的八字，李白可能就是伤官见官，仗着才华横溢，桀骜不驯，顶撞权力的上位者。“力士脱靴”，搁在现代生活的语境，就是一个人天天对领导不满意，每天刺激他。按照古代的评价体系，做官为大，这就是大不吉，但现在伤官的人也能找到很多工作，仍可以伤官生财，命理师就不能按以前的标准妄断一个人的命运。

而邢婷婷发现，县城里的老一辈算命先生会用道德建构占卜的合法性，遇到婚姻的问题，秉承“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的原则，他们会规劝占卜的人不能破坏伦常。而到了大城市，“70后”乃至更年轻的占卜师，较少做出价值评判，他们更强调占卜的专业化，喜欢把自己比喻成客户的私人顾问，按照客户的需求提供服务。“新一代占卜师如果同样面对婚姻的问题，更多的是从中立的角度提供建议。有些婚姻面对的只是眼前的一个坎儿，他们会建议坚持一下，这个婚姻是值得维持下去的，这个坎儿过去就好了；有些婚姻确实是名存实亡的状态，他们也会建议分手，一别两宽，各自寻找下一站幸福。由于现在人们对婚姻的态度越来越多元，当事业或财富的迹象更为明显时，他们甚至有些时候也会建议人们，恋爱结婚的事可以暂缓一步，先抓住眼前的机会冲一把事业。”

不过，既然结果不见得准，或是只能描摹命运的大概轮廓，甚至卜问的人只接受自己接纳的结果，一些结果也是顺着卜问的人得出的，玄学是如何能赋予人意义的？

李鼎新为数千人算过命，他很清楚，大部分找他的人为情所困，只为倾诉。他曾见过，有人在算命平台上，把各个知名的命理师都找了一遍，都没得到自己想听的答案，最终还报了警。况且占卜师根据占卜的结果设问，一步步问出一个人内心深层次的问题，本就与心理咨询师有相似之处。而虽然有些占卜师像李鼎新一样资深，计价按分钟，每小时收费上千元，已高于普通心理咨询师，但普通占卜师平均每小时收费100多元，远低于心理咨询师的价位。卜问的人来算命，还不会背上“心理疾病”的“污名”。占卜就自然而然成为一些内心苦恼，又达不到心理疾病程度的人的情绪出口。

占卜术面对“怎么回事”的问题，有一套看似更直观的说法。比如通过展示个人的时间节律，给个人带来希望。邢婷婷发现，无论是五行理论，还是现代占星理论，都强调循环的观念。现代占星加入了世代行星的因素，天王星84年走一圈、海王星165年左右走一圈、冥王星248年走一圈，它们是在让人体会长时段的视角。而五行相生形成一个循环，五行相克又形成一个循环。生克制化展示出来的世界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相互联系、不断转化的，“好比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它不会将一个逻辑推到极致”。

“每个八字都是十年换一次大运，有些人起运早，有些人起运迟。人和人运程不一样，没有多少可比性。”邢婷婷看到当占卜师告诉来占卜的人，他只是当下运势不好时，苦闷的人就能释然一些。那恰恰是因为，一旦卜问的人调整思维的聚焦，将焦点从与他人比较的时间序列中，转移到自身的命运时间表，卜问的人对发展的焦虑就能消解。同时，尽管卜问的人目前无法与他人合拍，但是在未来，他仍然有希望可以与他人同步，抓住机遇。

而在邢婷婷看来，当占卜师告诉卜问的人“云在青天水在瓶”或是“各花入各眼”时，他们固然是在谈论每个人命运的轨迹和限度，但也是在潜移默化地共同探讨、塑造社会共有的规范。那规范关于“什么是我应得的”“什么是正常的关系”“什么是规则”。

不论中西，对命理的解读已经与时俱进。

（竹子为化名，感谢王鑫、梁恒豪对本文的帮助）



万圣节上，塔罗牌成为体验魔法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的塔罗“江湖”

记者 · 刘畅

俗话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塔罗牌作为外来的“经”，如今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和尚”念出了咨询的味儿。

塔罗牌引进中国是在2002年前后。在欧美的留学生接触到西方的神秘学，包括占星、通灵、魔法等，塔罗牌也在其中。神秘学爱好者们将塔罗牌的知识翻译到百度贴吧上，成为一种小众文化。在大城市的地摊，或是零星的塔罗馆里能够见到它们的影子。2015年后，当资本将塔罗牌拉入移动互联网的大潮，从小受日本动漫浸染的年轻人迅速接受这种占卜术。塔罗占卜进而以一种偏娱乐的形式席卷全国，形成一个暗流涌动的“江湖”。

塔罗牌何以风靡

“90后”苏鹿在去年年中决定学一门手艺，他选择了塔罗牌，而非中国传统的六爻，或是紫微斗数。塔罗牌是一摞有人物、有场景的彩色卡片，看上去更容易让人觉得简单亲近。像他一样，不少中国年轻人对塔罗牌接受度很高。虽然缺乏准确统计数据，但在源自西方传统的玄学门类里，塔罗牌无疑拥有最多的拥趸。

苏鹿曾经是一名在北京闯荡的青年编剧，靠写电视剧、网剧的剧本为生。2022年初，已经备受限制的影视行业遭遇疫情的寒冬，苏鹿的个人感情又遭遇波折，他陷入了抑郁的状态。但苏鹿为了糊口，强打精神进入一家公司做企业文化推广，却始终觉

得这份工作无意义，干了不久就辞职了，转而在亮马桥畔摆摊调酒。在因为疫情防控而行动受限的夏日，摆摊生活像多彩的暗流，他收入不错，还结识了不少朋友，也接触到塔罗牌占卜。苏鹿用塔罗牌占卜过几次自己的感情问题，结果都挺准，“虽然占卜结果都一样，都是自己意识到的，但牌解出来，心里有一种石头落地的感觉”。

于是他开始系统学习塔罗牌的知识。“90后”对塔罗牌既不陌生，也不抵触。同样是占卜的六爻，即便如今很多玄学爱好者已经认为必须中西玄学兼修，像苏鹿这样的普通人仍会觉得基于中国传统五行、八卦体系的算命距离自己比较远。反而是塔罗牌中《圣经》故事、星座的知识，乃至牌有魔法的观念，早已渗透在诸如《圣斗士星矢》《百变小樱》这些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动漫里。

在2022年学塔罗牌的知识，已经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不仅各个网络平台上的视频非常多，苏鹿在演艺圈的朋友就有人兼职做塔罗占卜师，不过他没找朋友，而是直接报了网课。据亚洲塔罗协会副会长潘子仲介绍，从15世纪就出现的塔罗牌，在欧美有教材，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在20多年前也已经成立塔罗牌协会，出版各种书籍。2015年前后，中国大陆开始有塔罗公司大规模培训占卜师，引进欧美和中国港台地区的培训机构和教学方法。到苏鹿求学时，大陆已经有3家大型塔罗牌培训机构培训塔罗师，且已形成固定的流程。

首先了解塔罗牌的历史和占卜的原理是必要的。比如塔罗牌是起源于15世纪意大利北部的一种纸牌游戏，如今的形制仍与那时大同小异。它一共有78张牌，包括22张大牌和56张小牌，它们可以描述世间一切事。大牌代表抽象的理念。小牌细分为四个牌组，每个牌组包含10张数字牌和4张宫廷牌，代表与大牌相对的日常事物。塔罗牌既分阴阳，又对应西方神秘学中的火、土、风、水四种元素，乃至背后的占星学知识。不仅每张牌代表一个故事，牌上的元素背后也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一张牌居于正位还是逆位，也就是正放与倒放，也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塔罗牌的占卜，就是用不同的牌阵，抽不同数量的卡，然后通过解读那些卡组合起来的意思，搭建一个故事，解答卜问者的问题。

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画塔罗牌，将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融入其中。世界上现存的塔罗牌种类有2000余种。国内使用最多的，是世界上广为应用的英国神秘学家亚瑟·爱德华·韦特绘制的韦特塔罗（Rider-Waite），已经流传了100多年。它的大牌从“愚人”“魔术师”“女教皇”，一直到“世界”，其中的人物取自《圣经》、欧洲神话和历史，比如伊甸园的故事。小牌分为权杖、圣杯、宝剑、星币四个牌组。像“星币”牌就是每张牌里都有星币的图案，其中“国王”牌，就是一个国王手捧星币，在王位上静思。培训师先教牌义，按照由抽象到具体的顺序，大牌优先，小牌次之。比如“国王”牌的意思包括“俯视、回首过往”。然后是牌阵，数百年的发展，使从抽一张卡到抽所有卡，乃至摆出任何人们可以想到的牌阵，都能有其功能，能讲出门道。

而关于塔罗牌的“神通”，除了讲述神秘的部分，诸如神秘学组织认为人是神的蜕变，希望通过修行灵性的方法恢复神性。部分学者认为，塔罗牌正是依据犹太的秘传修行法门卡拉巴，也就是“生命之树”而设计，从“愚人”到“世界”就是一个人回归神性的成长之路，最终达到和世界融为一体的境界。

还有一部分是教授占卜过程中的话术，比如了解常见的占卜问题有哪些；哪些问题往往会对应哪张牌中的哪种意思；要求卜问者的问题要与个人切身经历相关；算出结果后，要一步一步设置问题，引导卜问者说出更具体的情况，挖掘问题的根源。

相比六爻不仅要背抽象的卦象含义，还要在“虚空”中计算公式，应用难度大，塔罗师培训大约只需要两个月，毕竟即便对牌上图画没有了解，看图也能聊出些内容。用潘子仲的话说，说白了就是“看图说话”，所以对年轻人界面十分友好，进入门槛很低。

学习期间，苏鹿发现自己与塔罗师的职业挺契合。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在他看来，塔罗师主要是跟人聊天，解决烦恼。人们的困扰无外乎感情和事业。而他做编剧前当过老师，表达能力不错；多年编剧的训练，又让他能快速学习一个领域的知识，跟各行各业的人都能聊得开；最为重要的是，他身边的女性朋友很多，他常年是“情绪垃圾桶”一般的存在，能接得住负面情绪，感情问题听得多了，也能给出些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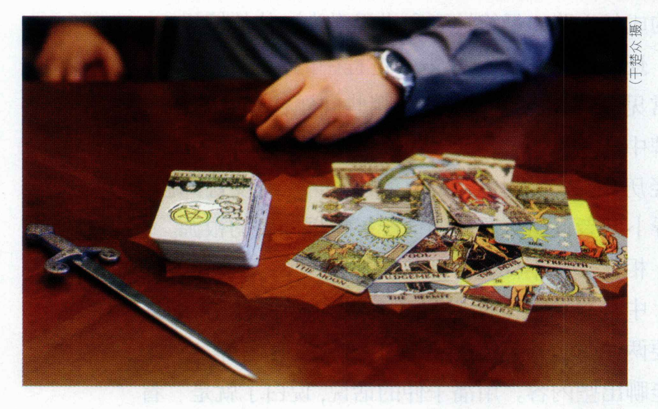
苏鹿就此加入到广阔的塔罗“江湖”之中。在



（于楚众 摄）

上图：亚洲塔罗协会副会长潘子仲

下图：塔罗牌与代表风元素的剑



（于楚众 摄）

2022 年，塔罗师已不仅仅是“散兵游勇”，像亚洲塔罗协会作为三大机构之一，旗下在国内的 1000 多名塔罗师都已经有了整齐划一的着装，塔罗师一出场就统一拎着带 logo 的手提箱，俨然“军团出击”的架势。就整体而言，塔罗牌占卜的形式也已经有过一轮更迭。曾经以塔罗占卜为名义，用来装点神秘的咖啡馆日渐式微，而以娱乐为名的塔罗馆仍在，全国有 700 多家，北京就有 41 家；不过目前更为普遍的形式则是线上占卜，卜问的人不再需要亲自抽卡。

不过苏鹿留恋摆摊时与人面对面的氛围，选择最为传统的摆摊占卜，一张桌子、两张凳子、一副牌，他从北京摆到广州，在广州每天与城管斗智斗勇。当他积累了些老客户，老客户又口头介绍新人，他也转到线上，离开广州，四处游荡，成为一名占卜“游侠”。

“逻辑派”与“灵性派”

占卜前，塔罗师要把放牌的台面铺好，丝绒的桌布上，四角分别压上代表火、土、风、水的蜡烛台、水晶石、刀、海螺，卜问者在塔罗师对面落座后，提出问题，塔罗师与卜问者把手搭在一起，心中默念卜问的问题。之后塔罗师把牌打散，沉默地洗牌，洗牌时不能像扑克牌一样把牌拿起来，要慢慢旋转归位。因为塔罗牌又硬又大，洗好需要些时间，那段时间又是静心、冥想的时刻。牌洗好后，切牌两次再抽牌，占卜正式开始。

但苏鹿知道，这些仪式其实无所谓。网上有塔罗测试的软件，人也不能手搭在电脑屏幕上冥想，当人们通过微信占卜时，很多塔罗师也不会真的在

手机另一头正襟危坐，摆一个牌桌。所以大家现在会说，所谓占卜之道，“在心不在形”。苏鹿更注重与卜问者交流时的技巧，以及自己能否真的帮助到对方。他始终忘不掉自己曾经对一位卜问者的态度。那人在找到他时生活落魄，对前任情感上还有愧疚，总觉得自己伤害了对方，心中过意不去。但苏鹿从牌上看出那人的前任心中已经翻篇了，他当时就很直白地对占卜的人说：“你这是一种全能自恋的表现，高估了你能给别人造成的伤害，别人早就翻篇了。你的痛苦一方面是自我感动，另一方面，更是一种自我夸耀。说白了是你状态不好，往前看吧。”而如今回想，他觉得当时应该有更温和的沟通方式。

苏鹿的方法和思路，属于塔罗“江湖”中的逻辑、实战派，是在研究塔罗牌的象征意义、理论背景、对应系统后，运用理智解牌，求得准确的分析。不过“江湖”里还有一部分人属于直觉、灵性派。

在直觉派那里，抽牌前的仪式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整个占卜都是感受的过程。“每个人的直觉是天生的，而且都有能力运用。”在广为流传的美国著名占卜师琼·邦宁写就的教材《塔罗牌入门的十九堂课》中详细地讲解道：“你拿出一张牌，仔细看图像，将它烙印在脑海中，然后闭上眼睛，将自己完全融入图像中。以权杖九为例，想象你是图中的这个男人，你的头和手臂包扎绷带，感觉如何？你穿着靴子，肩膀耸起，东张西望地等待敌人，有什么感受？后面那些耸立的权杖给你安全感还是对立感？你感到孤独、紧张、害怕、警觉、无聊还是愤怒呢？如果你想说话，你会说什么？再进一步，想象你是别人，你看到这个男人，他给你什么感觉？你觉得他的感情状态如何？他的工作态度如何？他的性格如何？他是害怕还是压抑？如果你想对他说话，你会说什么？他会回答你什么？是跟你倾诉苦闷，还是拿杖把你赶跑？在这个练习中，你会得到更细微的牌义，而且你会与牌融合，达到人牌合一的境界。”

直觉派据说不用懂什么理论，只要拿到一副牌就可以算。潘子仲介绍，塔罗牌在本世纪初传入中国，最初在百度贴吧上流传，留学生把西方的资料翻译过来。即使在他学习塔罗牌的2015年，塔罗牌仍很小众，全北京的塔罗馆只有两家，学习塔罗牌还会让人觉得会不会像被霍格沃茨选中一样，需要门槛。当时亚洲塔罗协会会长郑小予从香港来北京开办塔罗牌的课程。那是一个2002年就在香港成立的协会，有一套培训教材。郑小予是易学世家出身，他的外公会梅花易数，他4岁就学周易，但因为年少叛逆，很年轻就跑到香港学塔罗。赋闲在家的潘子仲被朋友叫去听，觉得挺有意思。而那时的课也是先讲大小牌，再讲牌阵，只是时间很短，一般就两个周末的时间。在这期间，一本教材里，多半本都是与灵性相关的内容。

但实际给人占卜时，训练两周的新手的直觉很不可靠。潘子仲回忆，那时候他和六七个玩得好的学员在一个美甲店做了个试点，给过来的朋友算，发现学的牌义和人家的经历接不上。潘子仲虽然是学员，但与郑小予年纪差不了多少，都是“80后”。他自己开过公司，也有阅历，又是北京土著，生得人高马大，一向不怵权威，非常喜欢跟老师“抬杠”。见郑小予教的内容达不到效果，潘子仲就带着朋友成天找他讨论，究竟是如何做到准的。郑小予也没有拘泥于陈规，与他们一同摸索。“比如一张牌，郑老师说看见它会有受挫的感觉，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人感情受挫了？我就说那也可能是这个人把钱包丢了。于是郑老师就换着说法讲，直到大家都觉得说得通。”

潘子仲记得，最终他们得出一套靠感觉把塔罗牌算得准的通用解释。虽然世界上存在理性理解不了的事物，但即使有神秘的事物，它给予人的提示也不太会超出人本身的认知水平。当占卜师看到一张牌的瞬间，他的大脑就调动了他与这个图像形状类似的所有记忆，做了复杂的“计算”，最终根据经验得出了一个结果。于是，郑小予带着潘子仲他们，请教台湾的同行，他们沿着理论、经验、反复训练的路，将课程设置变长，但三个月也就初步学成，“不仅要学习牌义，还要会根据不同情境联想，还要教新手引导客户自己把问题说出来，直接说‘那你觉得问题是什么’”。

不过也许常规的课程本就无法培养出直觉派塔罗师。《塔罗牌入门的十九堂课》中介绍的练习，倾向于个人的内省。“每天花一点时间让自己完全沉静下来。清除掉心思当中的杂念和困惑。如果你想要求得一个问题的答案，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问问内在的自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比较明智的。问完问题之后，静静地等。让你内在的自我先对各种可能进行检选，以便给你一个简单而清楚的答案。这

答案可能会以一种感觉、一种意象或一个声音的形式来告诉你。它可能会在隔天晚上睡觉时，进入你的梦中来告诉你。”

在玄学“江湖”里，“冷月”是一位直觉派的代表。“80后”的她，表示自己从小就能见到他人见不到的东西，还能识别他人的意图，小时候备受误解。六年级时，她接触到神秘学相关的古书，开始疯狂地钻研。2008年上高中的她偶然接触到塔罗牌，就此走上直觉派算牌的道路。在她看来，相比逻辑派，直觉派的特点是有时能给出超常规的答案。

不过冷月也称，在多年从业时间里，她没见过几位具足灵性的塔罗师，大部分人只是把它作为谋生的手段，并不考虑自身的心性修行。她说自己每日在践行灵修的实践，身的层面练武当拳法、冥想、静坐；心的层面觉察自己的念头，修持正念；灵的层面则是在梦里修行。按照冷月的说法，她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问自己，如果自己下个月就死了，当下要做什么，以此来校准人生方向，让自己每一步都走在心流之中。于是，两年前她决定放下一切，把自己全部家当收入一个手提箱，开始流浪。

塔罗牌“自我进化论”

卜问者带着人生苦恼找到塔罗师，“运气不好”几乎是可以给所有人的解释，被寄托了“转运”功能的法器，变成一项实实在在的业务，转向生产线——来自佛山工厂的许愿蜡烛，运到北京的三里屯，价位就变为800元至8000元一根。据说，这背后的大老板，以前也是有名的微商大佬。不过，这些生意一直在灰色地带徘徊，时常遭到取缔，只是利润巨大，仍暗流汹涌。

疫情之后，塔罗牌的版图加速扩张。以往主要流行于大城市年轻人的塔罗牌，如今在很多小地方，包括中西部城市的街巷里、市集中都可以找到，并且开始衍生出更多的形式。作为一种源自西方传统的占卜术，过去的20多年里，塔罗牌在中国不仅没有水土不服，反而展现了强大的生存和进化能力。

对牌义的解读是最好的例证。比如韦特塔罗牌，是200多年前基督教背景下创造的，把它“转译”成华人的语境经历了多年的时间。台湾的塔罗师们是先驱，他们就把有宗教意味的“节制”，转译为中国人更能理解的中庸。而像“教皇”牌，在西方寓意宗教，中国普遍没有相似的宗教，当在关于感情的问题中抽到这张卡，就会转译为“权威”，大概率指向的是父母的压力。“中国人的很多婚恋问题指向父母，要看父母同不同意，但西方人几乎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文化传统的差异，我们要适应。”潘子仲说。

20余年前，台湾的心理咨询机构就将塔罗牌当作工具，通过算牌的游戏，打开患者的心扉。塔罗师占卜时，一步步引导卜问的人说出深层问题的方法，也与心理咨询类似。如今在有塔罗测试的App上，几乎都会有标注心理咨询的塔罗师，或是给卜问的人当“树洞”，或是提供一个“旁观者清”的第三方视角，帮忙分析利弊。而在亚洲塔罗协会里，潘子仲发现塔罗牌占卜有前景，但那时没有成体系的培训机制，2015年他决定和郑小予一起干，成立专门培训塔罗师的公司。

机构的出现与运作是推动塔罗牌在国内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商业模式探索的开端。“我们目前在全国有300多家加盟店，有团队专门收集、分析数据。比如每年来我们加盟店的客户，咨询感情问题的占83%。我们希望做的是，看看哪些牌究竟对应哪些事。比如说今天接待一个咨询，客户抽了这6张牌，客户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抽了哪6张牌，做的哪个判断，这样的数据已经有6万多条。那我们就能研究，当出轨发生的时候，哪张牌出现概率最大。只不过目前这样的尝试，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概率都很平均。”潘子仲投身塔罗之前，在银行系统做过八年营销，带过上千人的团队，又在安利做过讲师，特别会说服别人，却在无法验证真假的领域里，选择了一条用数据说话的路。

潘子仲十分想知道塔罗牌占卜的边界，因为他吃过亏。2018年世界杯小组赛期间，他在微博拿塔罗牌预测比分，准确率奇高无比。洋洋得意时，不知不觉被澳门赌球的老板看中，问他一场淘汰赛的比分，他抽牌算了一下后，自信满满地告诉对方一个比分。比赛当日，他被老板约着一起观看直播，下半场开场没多久，场上形势就打破了他的预测，老板直接损失上千万元，一屋子人鸦雀无声，他最后吓得借上厕所之机溜走。潘子仲讲述的故事太富有戏剧性，其中真假实难考证，不过至少他要说明的问题是确定的——作为一个占卜工具，塔罗牌不是万能的。“那

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团队，专门用塔罗牌占卜足球比赛胜负、比分，结果发现就是算不了。后来我们与加盟店‘约法三章’，身体状况不算，结果已经确定的事不算，与客人本人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不算。如果非要算，提前说明，‘结果仅供娱乐’。”潘子仲说道。

潘子仲说，郑小予和他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给塔罗牌行业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这话的背后是这样一种现实：线下塔罗馆虽然扩张速度越来越快，也能拿到营业执照，但他们从事的业务只能顶着“棋牌游戏”的帽子——虽然这已经给塔罗牌的流行提供了某种保护，但潘子仲觉得这样还不够。

为了能光明正大地存活，他们力图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给塔罗师发证。潘子仲介绍，他们去年就推出了一套面向全国的考试规范，考试时选拔、培训从业5年以上的资深塔罗师作考官，假装客人，上来就“挖坑”，问：“算得准不准？能不能算身体健康？”首先考察会不会拒绝。考生一旦答应，考官立刻终止考试，如果浪费了两次机会，就两个月后再考。

有人把中国人的信仰比作一个“信仰超市”，而作为外来物种的塔罗牌要把自己摆到货架上突出的位置，当然要尽可能适应不同人的胃口。潘子仲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很乐于将不同人生经历、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吸收进队伍，这样帮助他们解决更多问题。

在潘子仲这里，不仅有退休的居委会大妈、学校班主任——她们给年轻人解答起感情问题、调解婚姻纠纷游刃有余。潘子仲甚至发现，他有一位毕业的男同性恋学员，原本算得不太准，后来他灵机一动，让他专门为男同性恋群体算，结果出奇地准，“因为同性恋群体的感情状况和异性不一样。比如出现感情问题，抽到一张土元素的金属牌，它既代表金钱，也代表踏实的品格，还代表事物建立的基础，如果是异性恋，塔罗师可能会以结婚、金钱为目的的问题上联想，但同性恋在这些方面的考虑较少”。

潘子仲这几年接到过企业顾问的活儿，有老板请他们做咨询，他们组织塔罗师，像人力公司的顾问一样，去企业上了一个星期班，用抽牌的方式了解和梳理员工关系。前两年，有一位企业家花重金找过潘子仲。他打算在西部一个城市建一个厂，想问问能不能做。先抽了一张高塔牌，说的“巴别塔”的故事，代表天罚；又抽了一张金币骑士，讲“小马过河”的故事，代表有未知的东西。一问，原来是个轮胎炼油厂，属于化工项目。潘子仲一琢磨，这属于高污染行业，西部地区这几年环保也抓得严，建议对方先去了解一下当地产业政策再来。过了段时间，企业家说是卡在了市领导环节，一时半会儿批不下来。潘子仲又给他抽了几张牌，显示要等待。第二年，企业家又来了，老的市领导退了休，新领导上任要搞建设，手续终于批下来了。但过了一阵，企业家说，项目卡在园区用地的问题上了，问潘子仲有没有什么新的建议。潘子仲让他再找园区相关方疏通一下。其实，潘子仲的建议早已超出了塔罗牌本身，他运用的是自己关于这个现实世界的知识。

（苏鹿、冷月为化名，感谢六水邱、安老师的帮助）



塔罗师试图从塔罗牌中参透人心

解读中国人“精神密码”的一种角度

主笔 · 张从志

修仙、冥想，星座、塔罗牌，阴阳五行、生辰八字。年轻人在网上开始热衷谈论“玄学”，钻研中西方的算命卜事之道，让不少旁观者感到费解。当下的所谓“玄学”，和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传统”或宇宙观念，存在什么联系，又有何区别？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去面对这一流行文化现象？

本刊专访了宗教人类学家、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陈进国博士。他长期从事宗教人类学和中国民间信仰、民间宗教领域的学术研究。陈进国认为，挖掘这些现象背后人们的精神需求和脉络，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下中国人的心灵世界，特别是年轻人面对时代的精神困惑及多元化的解决之道。更重要的是透过对现象的解读，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身和他者，理解人与自然、超自然力量的关系。

信仰碎片化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当下，一些年轻人开始对各种形式的“玄学”或“命理学”产生兴趣。他们通过线上或线下购买算命占卜服务，在网上自学相关的课程。你怎么看待这些行为？

陈进国：当下的所谓玄学或术数，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看，一是各种形式的易经热、算命占卜、紫微斗数、网络萨满等，线上线下都有，主要是利用包括八字、星座、塔罗牌等在内的工具和手段，技术性地解答人们的一些困惑和问题；另一层面则是转向个体的身心灵的修行实践，比如各种形式的灵修、禅修、朝圣，围绕一些灵性导师或所谓的文化大师，还会形成一些五花八门的小团体。十来年前，我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黄剑波、南京大学的杨德睿等老师还发起了一个“修行人类学”主题工作坊，一直在关注国内外出现的各种修行现象，比如大家熟知的终南山，就聚集了很多所谓的修行者。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达，我们还看到在网上产生了各种“修仙”的文字甚至游戏。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

年轻人为什么要去算命占卜？背后反映出当代年轻人在精神方面出现的普遍性危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时代正弥漫着一种内卷化的精神气氛。年轻人被卷入一个个网格化的旋涡，或者原子化的状态。他们在事业、情感、前途等方面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些人大学毕业即失业、考研考公难、求职难。进入社会后，他们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成家后，面临的是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而且不断有新的技术，比如AI的崛起，一些原有的职业和岗位可能被取代。个体生命遭遇危机，精神高度紧张或膨胀，人们就需要找到一种自我疏解的途径。或者说，在过度内压的处境中，我们的身体岛有它切身性的生命知觉，需要对正常或反常的时代韵律做出反应。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时代病，就像一个人感冒了一样，他要求医问药，只是求到了玄学这里。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在遭遇精神危机时选择诉诸玄学，是中国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吗？

陈进国：我认为不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精神信仰领域这几十年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大背景，学术界称为“新世纪运动”（New Age Movement）或“灵性运动”，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精神现象。这个运动最早兴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世界，涵盖了各种与灵性有关的内容。当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又进入冷战时代的人们，在传统的组织化、制度化宗教中，越来越觉得找不到归属感，便开始尝试去中介化，把信仰当作一种个人的事情。他们排斥那些被固化的主流或权威或教条，汲取精神传统中的碎片化的知识或解决路径，吸收了很多神秘学，包括自然宗教的内容。像我们现在讨论的占星、塔罗牌在当时也很风靡，他们还从印度瑜伽或性力派、藏传佛教、禅宗乃至中国传



2月19日，聚集在北京雍和宫烧香祈福的人

统的风水、气功、静坐、中医里也借用了很多元素。而来自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就像亚马孙的蝴蝶带动的气流的波动一样，自然会形成相互的文化作用圈。特别是中国开始融入全球化进程后，很多打着各种名号的灵性导师在国内也开始出现。当然，东亚周边的日韩及中国香港和台湾是第一波。这些灵性运动方式在国外现在也很流行，还有专门从事相关业务的上市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观念是把和算命占卜有关的行为统统视为封建迷信。为何年轻人还会对这些东西发生兴趣？

陈进国：迷信或封建迷信，最早其实是天主教传入中国后不断建构的一个概念。他们从排他性的一神教出发，把涉及多神信仰、自然和祖先崇拜的都视作迷信。到了近现代，中国也有庙产兴学、科玄论战、反宗教运动等。国民政府也早早兴起毁神拆庙的“新生活风潮”。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出于救亡图存或思想启蒙的需要，中国各界对传统文化及其各种附体，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批判。在科学、进步观念之下，笼罩着神秘面纱的各种术数、玄学也成为批判的靶子。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东西作为封建迷信基本上被严厉取缔。但其实在民间，它们还是很顽强地保存下来了，依旧是底层社会的行动逻辑和潜规则。到改革开放后，原本隐匿在民间的术数，当然也包括宗教信仰，也重新活跃起来。上世纪80年代，国内还兴起过一轮气功热，那时候人们也是想通过练气功的方式建立对身体的理解与控制，从而把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那时候练气功的不只是中老年人，也有很多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气功热消亡之后，有人就转向了其他灵性的东西。

其实，信仰一直是人类底层的逻辑，人类的宿命，天然在追问何以“成己成人成物”，以各种方式来追求灵性和德性的成长和圆满。人类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非人的关系时肯定要试图去做一些解释，诉诸某种力量。回到我们的传统来说，如果说有一点独特性的话，就是古代中国盛行的是人神交感、天人感应的关联性思维，这

种观念到现在一直绵绵不断。“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人体小宇宙与大宇宙同步同构，相通相应，不仅阴阳感易相生、万物感通感情，而且“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人与自然和超自然同属一个世界，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共同组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生命场。感物、感灵、感瑞的术数思维和感天、感德、感化的礼义传统，彼此共生互补，“善生”出中国人人格气质中的主动力量、理性精神、实用传统。许多“迷信”的背后，其实是我们长时段的感通思维结构和周易的“生生”哲学观念的表层折射。

所以，中国人对身体的切身性是很敏感的、感性的。所谓玄学热的种种话语表达，同样也是年轻人从传统摘取的精神资源，也是一种自我身体对社会身体的感通与相从。

三联生活周刊：年轻人对玄学的追逐，似乎还不好统一界定为某种“信仰”？

陈进国：现在的年轻人很多追求自我的独立性、主体性，不想完全依附某个精神导师或者某种信仰组织，而且他们是成长于互联网的时代，对各种新型媒介非常熟悉，摄取知识、信息的方式也更加碎片化、原子化。传统的宗教，比如佛教、道教这些都过于复杂化，里面有大量的经书、大量的科仪，无法适应年轻人快餐化的精神需求。所以，他们往往是从中截取一些符号和工具，来解决一些短期的问题，快速获取答案。比如道教里有各种术数的东西、符文等，但大部分年轻人是把它拿过来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去重新解读，进行符号性的组合。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现代社会人们精神信仰走向碎片化的一种表现。

当下的“玄学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东西方传统的杂糅。一方面借用了来自中国传统的以周易占卜为代表的命理学，同时也在吸纳西方的星座、塔罗牌等元素。他们是持一种开放、游戏的态度，更关注的是各种可操作的、带有预测性的术数，试图用它来理解自己的命运，包括对自己身体、生命的理解，对当下和未来的理解。当然，这只是一个表层现象，灵性的背后还是会有更高的信仰和精神的诉求，还会有反世俗化、逆世俗化和反新野蛮主义的东西，不知从哪个角落迸发出来。

有些人对这种现象表达担忧，但我们其实可以更宽容和包容。应该认真了解一下“迷信”“封建”“宗教”的概念史，我们同样不要陷入反迷信背后的排他性思维和话语陷阱。我们更不需要的是围绕一些宗教或信仰的优等生心态和社会刻板印象。我们更多地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流行文化或者亚文化现象，不要简单地把它界定为封建迷信，或者视之为洪水猛兽。其实大部分人是觉得好玩，还可以解决自己的一些困惑，才去体验尝试的。另外，我们也要看到年轻人在其中展现出的种种生存智慧和话语艺术。玄学热或灵性思潮，背后往往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的成分。他需要在越来越内卷的集体的社会表达之外，寻找一些更为感官化的、身体化的个性主义的东西。

宗教人类学家、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陈进国

风水——中国文化中的“幽灵”

三联生活周刊：你早年在东南地区对民间信仰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探讨了风水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地域社会的文明化过程。你认为风水是中国文化中的“幽灵”，这句话如何理解？

陈进国：中国文明一直有两大传统，一套是礼仪或礼义文明，另一套是术数文明，前者是显性的，后者是隐性的，我们也可以把二者区分为热传统和冷传统。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二者是并行不悖的。

各种民间方术，都属于术数传统的一部分，它本质上是民间社会的一种实践逻辑，和礼教传统一样也起到了维系民间社会秩序的作用。比如你强调一个人事业成功，用我们世俗化的解释就是他学习很努力、他有好的资历等，总之是个人勤奋、性格特质加上外在环境等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但是在民间社会，还存在另一套解释话语。一个人当了大官或者一个人发了大财，大家会说他家里的风水好，他这个人命里有，或者这个人祖上做了好事，积了阴德，所以得到回报。所谓阴德，就是你根据自己内心的道德法则来决定你做好事，可以不断积累。古人认为，一个人阴德的多寡会直接关系到其命运的好坏。这两套解释体系在中国社会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在一直不断地被人们使用。

风水这套知识和观念与早期汉文明的迁移、传播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调查的东南地区，可以明显地看到，面对生态压力，明清以后家族制度发展和风水观念的实践有很密切的关系。风水实际上构成了底层民间社会的一套关于家族兴衰的自我解释机制，成为建构家族记忆的一套知识体系。人们会通过坟墓、祠堂、庙宇等，把家族的兴衰和风水的好坏进行有机的联系。很多地方的士绅，还会借助风水或者其他玄学性的东西来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比如修桥、造路、修庙等。他想在这个地方建一座桥或者兴修一个水利工程，需要筹款，他可能就会告诉大家这个有助于我们本地的风水。所以你现在都能看到，很多地方的空间结构、布局、规划，背后都有风水知识和实践的影子。

但我觉得不要过于纠结在风水术数本身，我们更要洞察它背后勾连的中国连续性的思想脉络和重视“感通”“感化”的文化—心理结构。南方中国的族谱记录过一首有名的“迁流诗”（认祖诗）——骏马堂堂出异方，任从随地入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身处他乡似故乡。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唯愿苍天垂庇佑，俾我儿孙总炽昌——恰恰集中反映了宋以来汉民持续移居他境的文化心态和历史记忆。认祖诗，它既建构了地理上和文化意义上的迁流之合理性话语，而且培植了一种“落地生根”和“开枝散叶”的“在地意识”。它和族谱一样，是一种族群和文化上的“认同标签”，即通过对自身的礼仪文明和术数文明的传承，既积淀了对祖籍、祖地中心的文化认同，又建构了土著化和在地化的身份认同。而随着家族社会发展的风水观念和信仰，实际上有效参与了这种“迁流”话语的建构，是构成近世汉人乃至中国“文明涟漪”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当下的“玄学热”和你提到的这套术数传统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陈进国：用李泽厚的话来说，中国文明具有深厚的巫史传统，从早期的“巫”信仰里演化出了礼教和术数。我们思考当下这种“玄学热”，肯定也要看到它背后的这些思想传统。我们一直讲中国文明是礼仪或礼义文明，古代的礼学分为几部分，一个是礼制，一个是礼仪，一个是礼义；礼又有“五礼”之说，其中的“吉礼”“凶礼”，要处理的就是跟天神地祇人鬼的关系。所以，整个礼仪祭祀系统，不仅仅是处理人与人（亲属关系、义合关系），更重要的是处理人与非人的关系，即人如何敬畏天地自然。只是传统社会强调的是集体，但当代社会在现代性的刺激下，人们更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志，所以表现形式会不一样。

法国年鉴学派的思想家布罗代尔就认为，影响历史发展的关键一个是地理环境，另一个是长时段的思想结构。所以当下这些带有巫术色彩的玄学文化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中国长时段思想结构影响到当下民间行动逻辑的一种表现形态，是一种正常的文化反映。



（李璧惠 摄 /FOTOE 供图）

香港黄大仙庙外的“算命街”

三联生活周刊： 在传统社会，一般是什么样的人会从事风水、算命、择日相关职业？他们在民间社会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陈进国： 古代的风水师、算命先生或者说民间礼生体系，各自职能有不同，但在民间社会扮演的都是一个“文化媒人”或者“文化中介”的角色，我们也可以叫作仪式专家。他们负责把传统的知识体系上传下达，有时候是通过庙宇系统，有时候是通过其他形式。这个角色是一直存在的，而且这个群体跟官方的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在这方面，北大历史系的刘永华教授做过很深的研究。

唐宋以后的科举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向上流动的机会，底层人要想改变命运，只有通过科举之道，但是科举也是一座独木桥，只有极少一部分读书人能通过它实现跃升。有些人就希望通过术数的办法，比如去寻找一块风水宝地来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很多著名的理学家自己也参与风水实践，比如朱熹、蔡元定、李光地这些人，都写过关于风水的文章、著作。这些人本身也在生产新的风水术数知识。程颐自己也讲过，“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

另外，古代考科举的人考不上干什么，有一部分就是去给人算命看风水、写对联、择时择日，不然普通老百姓哪儿看得懂？因为风水有一套严格的计算方式，背后是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我们现在去做研究，有些也看不懂。科举制度下从私塾开始的那套教育体系，就培养了这样一批文化人，实际上也给这套体系培养了实际的运作者。直到今天，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很多也都是有一定文化身份的人，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甚至是一些高校的教授、研究员。

尊重“他者”的伦理优先

三联生活周刊： 在历史上，官方对这些民间术数持何种态度？尤其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到底是如何处理风水信仰问题的？

陈进国： 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一直有这些传统，但巫术层面的东西，确实一直没有站到主流的台面上来，更多还是作为一种民间逻辑和亚文化现象存在。古代的读书人，科举取士仍然是正统路径，传统儒家讲的是“知易者不占，善易者不卜”。所以

从事风水或算命之类职业的人的身份也是比较尴尬的，可以说是在灰色地带。另外一套观念是说这些东西是泄露天机的，对从事这个职业的个人，包括他的家族，可能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危害。一个读书人，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一般也不会去从事这样的职业。民间的礼生，也非我们想象的"雅文化"，我们还要理解礼俗互动的地方风俗形态。

而且中国儒家正统有所谓的正祀和淫祀之分。官府有时候会担心民间风水的负面影响，因为它带有不可控性，可能会破坏既有的社会秩序，所以一直对它比较警惕，试图加以管控。但另一面，其实官方层面也在使用它，比如兴建皇家宫殿、陵墓，还有地方上修建大型工程，如何选址、动土，都有风水先生的参与。

三联生活周刊：如今的玄学更像一门生意，有很强的商业色彩，特别是近几年，整个行业变得鱼龙混杂。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出现过吗？

陈进国：在古代，算命占卜这一类的服务也基本是以商业形式开展的，里面有师承关系，还有很多潜规则，不同流派也经常互相批判。到清末民国时期，上海、福建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一些专门培训风水师、择日师的堪舆馆，他们出版的通书，发行量很大，有的还会制售定时刻香等周边产品，打广告来售卖，还有的堪舆师能承接到海外的堪舆业务，说明那时候的商业程度已经很高了。现代社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达，有些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就转到网上，比如在中国香港、新加坡，都是把它当成一种商业来经营。所以很难用行政手段或者技术手段把它消灭掉，更重要的是如何按照现代的商业和契约精神去进行规范、治理。

三联生活周刊：在强调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些传统资源与我们生活世界的关系？它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人们，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陈进国：我们上面谈到的无论是热传统还是冷传统，实际上是各个阶层所高度共享的同一套思想结构、观念形态和符号体系。比如《周易》是中国的"五经"之首，也是中国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我们前面讲中国古典文明重视"生生"的宇宙观，"生生之谓易"，中国人既强调感通、感应是宇宙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和驱动力，更强调天道与人道之间的有机融合。天道、天理、天命、天机、天时，还有感生、感物、感时、感疾、感化、感动、感情，构成了我们价值判断、伦理生活、情感表达的一个形而上的基础。

但是我们都知道，《周易》既是一本哲学之书，也是一本占卜之书——它历来就具有占卜的功能。按照张光直的观点，中国文明是一个连续性文明，强调的是文明的整体性、有机性和连续性。中国古人的思考方式不是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自然主义的，它背后带有一种类比主义，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并非截然两分，自然（时空）与人是相互感应的。世俗的生命秩序乃神性的宇宙秩序的缩影，宇宙秩序则是主宰和规范生命秩序的根源，所谓"天道性命一体贯之"。时间被视为是神圣的，或可逆的、循环的，时间序列中的不同关节点，会潜在地影响不同空间设置的气运，或者影响处于某一个时间序列关节点上的人或家庭之命运的吉凶。风水或者各种形式的算命占卜，本质上都是对这种宇宙观的一种具体应用。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终必须指向一个"教化""天道人心"，否则就会真正变成"迷信"。而在现代社会，治理者其实更要"反求诸己"。当更多的如马斯克这样的西方人将个体的自由和宇宙探索当成人类的使命，何以中国的年轻人还内卷在传统的术数中呢？这才是我们要警醒的时代病。

如果放到现在西方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思潮中来看，恰恰是像来自于中国《周易》的这种类比主义、关联主义和感通模式，某种程度上还有萨满式色彩的思维方式，可能提供了人们认识他者的另外一种伦理维度。也就是说，当我们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非人的关系时，我们不能过度地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有时要换位思考，尊重你所看不到的他者。套用哲学家列维纳斯的话，他者具有伦理的优先性。借助中国礼学的话，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人与人、人与非人的"义合"而非"义绝"的关系。这样，人类社会才能建立一个有人性底线的、自我敬畏的体系。这可能正是中国文明具有优越性的一个地方，即文明的出发点是站在尊重他者的立场，对天地、对自然、对超自然保持敬畏，从而对人类自身保持警醒。



李艳在操作一场“自然声音疗愈”，其中颂钵是重要工具

“灵性”生活：都市白领的新需求

记者 · 吴淑斌 摄影 · 肖予为

大多数灵修方式起源于东方古老的宗教信仰，修行者在持续稳定的练习中达到一种极度专注、平静、祥和的身心合一状态。如今中国市场上正火热的“身心灵”课程，抽取一些碎片方法运营成商品课程，引导人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尝试着走近“灵性”。这些课程也成为某种工具，帮助抚平人的内在焦虑。

“内修”

我在北京东三环的某家工作室体验了一场颂钵疗愈。褪去身上的饰品和金属物件后躺在小床上，我的头部周围被放置了3个大小不一的颂钵。颂钵师拿起其中一个钵，在我的眉间敲击，再把钵绕着头部一圈后重新放回到耳边，另一个刚敲击过的颂钵放到了我的腹部，钵体的轻微振动传递到身体。那种感觉很神奇，我的脑子好像放空了，停止原本的思考，意识只跟着颂钵的声音绕圈，紧接着有些昏昏欲睡。

颂钵原本是尼泊尔、中国西藏等地的佛教僧侣用于饮食的器具，佛教徒们也通过敲击颂钵发出轻柔悠扬的声音来开始和结束他们的冥想。近三四十年，人们发现颂钵发出的声音能够使人静心，慢慢地将其作为一种疗愈工具。

一场颂钵疗愈下来，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不同的。一位年轻女孩告诉我，第一次做颂钵疗愈时，她睡着了，梦见一只可爱的小猫从自己怀中猛然挣脱逃开，事后才知道是疗愈师把原本放在身上的颂钵拿走。她觉得，这是自己“释放了负面情绪”；另一位女士的体验是：“身体像慢慢沉进水中，脑子里浮现出很多场景，包括初中一次非常难堪的课堂提问。但颂钵的声音像一颗石子丢进水面，把这些画面击碎。醒来后身体虽然疲惫，但觉得脑子清透许多。”但也有人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沉沉地睡了一觉，比平时睡得更死”。

颂钵、音疗、冥想、正念等“灵性”生活方式正在大城市里受到追捧。过去，人们习惯靠运动、美食获得多巴胺，或是按摩、SPA得到身体舒缓，而这些“灵性”方式则强调同时关注人的“身心灵”（身体、心理、灵性），引导人从喧闹的外部世界抽身，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体和内心情感，从而释放压力、充满能量。

在梵文里，灵性指的是“与灵魂相关的主题”，包括个体对生命意义和目的的探寻。修炼“身心灵”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最为人所熟知的方式就是有几千年历史的瑜伽和冥想。冥想是通过专注内心达到超越意识的状态，瑜伽虽然常被当作塑造身体线条的健身运动，但追溯到发源之时，同样是一种修行方式。帕坦伽利在《瑜伽经》中将瑜伽定义为“平静心灵的模式，无论你是富有还是贫穷，都是由心灵本身构建的，平静心灵能得到真正的幸福”。通过长期的体式练习，人可以感知身体、控制身体，从而控制头脑的波动，超越自身的物欲，获得稳定的内心和纯净能量。总之，无论冥想还是瑜伽，都是一场向内关注自我，追求“身心灵”和谐统一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传入西方国家之后，冥想、瑜伽渐渐去宗教化，保留了更多实用属性。最初，人们热衷于做瑜伽和冥想，是发现它有助眠、降低心率和血脂等身体益处，但这些灵修方式后来作为一种填补精神世界的必需品，进一步风靡金融、体育、科技界的精英圈。在拥有足够多的财富之后，人们的追求开始从物质转向精神层面，被称为“西方瑜伽之父”的尤迦南达在1946年的传记中就记录，“最近两个世纪以来，印度尽管物质贫乏，但是精神的财富却源源不竭；东方实际上拥有（精神世界）的无限知识，西方几乎还没有开始探索”。

一些西方成功人士将他们的成就归功于冥想，认为冥想能够帮助他们提高注意力和专注度，激

发新想法，在物质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方向。这又进一步带动了冥想的热潮。加州圣克拉拉大学教授安德烈·德尔贝克（AndréL. Delbecq）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从1990年起的20年里，硅谷超过一半的富豪、商业大亨和公司高管参与过冥想。最有名的一位冥想者大概就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史蒂芬·乔布斯传》中记录了1972年乔布斯踏上印度寻找精神指引的故事。他发现在印度的村庄里，人们生活清苦，更多地依靠直觉而非理性来行事，“这种直觉充满智慧，比理性思维强大得多”。也是在那里，他获得了研发“苹果”系列的灵感。“我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物欲和疯狂……如果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你会发现自己的心灵有多焦躁；平静下来，心灵就有空间让你聆听更加微妙的东西。这时候，你的直觉开始发展，看事情会更加透彻，世界会极大地延伸，能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东西。”

在中国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之后，这种对内心平静和修炼灵性的需求在中国市场上也爆发出来。壹衍工作室的合伙人李艳记得，2022年工作室因为疫情防控暂时关闭，直到今年年初，很多老顾客发来消息，催促着重新开课。再后来，许多顾客都是新面孔，靠在平台上搜索“失眠”“焦虑”“疗愈”等关键词找到这里，“在一段时间的隔离中，人不得不独处，面对自己生出来的各种欲望、情绪和身体不适，就像时代留下的后遗症”。

22岁的梁越就是和“后遗症”对抗的人。她刚毕业工作半年，却已经因为工作病了好几次。“网上都说‘00后’整顿职场，其实‘00后’在职场比谁都卷。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焦虑的人，天天在办公室和老板生闷气。”负面情绪从梁越的大学时代就开始积累了。她的大学时光有一半是在疫情中度过的，如今有人问起她的年龄，梁越总会下意识地想回答“18岁”。“我以为自己刚上大学呢！结果已经是个社会人。那几年的时间像是被偷走了，我什么都没学会，突然有人打开一扇门把我从象牙塔推出去，面对工作、租房等各种压力。”

32岁的饶昌明是在生活的剧烈变动中来寻求颂钵疗愈的。他毕业于一所国内知名的理工类大学，在上海一家医药科技公司工作。2020年，他所带领的小团队开发了一项重要医学产品，职级和薪水迅速跻身到公司的第一阵列，但今年初，风向骤变，整条产品线被裁撤，团队被分化。“你能想象吗？去年我还在做核心研发、带团队，今年突然成了业务员，每天要跑到上海不同地方去争取单子。”饶昌明试过重新改进产品、找新的应用领域，也试过面试其他公司的管理层，折腾了大半年，一切都没有起色。

也是那时候，他在朋友的推荐下接触颂钵。饶昌明无法具体地形容自己在颂钵疗愈后的变化，只是觉得“真的有能量在流动，好像内心充实、平和了不少”。他想通了一点，“世界要变，不是我能控制的，不要试图掌控和改变别人，不要消耗自己”。

这是大多数年轻人的处境。现实中的麻烦包裹着他们：职场上的生存斗争、情感关系中的困顿挣扎、原生家庭的伤害和对未来的迷茫彷徨。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是，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个体唯一能真正掌控的只有自己。这也是人们开始“内修”的原因：追求拥有稳定的内核，来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

“降维”

人们希望得到“身心灵”的修炼，但即使是去宗教化以后的传统训练方式依然难度极大，练习时间常常以“年”计。《瑜伽经》里提到，要达到身心灵统一的境地，需要的是持续稳定的练习，在瑜伽体式练习中保持“心的稳定”，不受外界束缚和控制。而冥想需要漫长的独处，保持潜意识层面的清醒，“从生活的表层入手，不断深入寻找表象背后的原因，直到抵达最为内在的实在。”

34岁的冒小丰练习了10年瑜伽，才感觉自己踏进了“更深入”的层面。10年前做完一场大手术后，为了调节身体，冒小丰选择瑜伽作为健身方式。最初几年，她的练习断断续续，更多追

三年新冠疫情之后，这种对内心平静和修炼灵性的需求在中国市场上也爆发出来。

求体式的完美，直到八九年后，她才开始认真地感受呼吸、做冥想。“身心灵修炼是一件长期的事，如果你只是练习瑜伽体式，永远是向外走，一直在关注别人的动作。只有慢慢向内走，身体的感官才会打开。”冒小丰记得，有一次自己做“三角式”动作时，一侧鼻孔有溺水的感觉，“那是非常细微的能量流动”。她还曾经在西藏贡嘎一次高山徒步中感觉到身体与自然界的完全相融，“我停下来等后面的人。当时山上很静，脑子放空，我关注自己的呼吸，突然觉得身体不存在，风穿透了我的身体。正好脚边都是荆棘、草根，我和它们一样在风里飘动。”

如今，冒小丰也成了一名瑜伽老师、颂钵师、冥想引导师，偶尔有新手来请教关于灵魂、心流、入定等问题，冒小丰的回答是，“这是练习10年或15年后才会有的体验。一旦你得到过那种喜悦，就不会再怀疑它们是否存在”。

但能花10年时间练习的人少之又少。“真正的冥想其实很艰难，要打坐一两个小时、保持清醒的状态，初学者可能一会儿就腿麻腰酸了，怎么练下去？可以先关注呼吸，躺着练、只练5分钟都行。颂钵为什么很火？因为不用苦练，可以被老师引导着进入状态。‘降维’是很好的大众化路径，瑜伽也是先降维成身体练习，时间久了，自然会有一批感兴趣的人向内走得更深。”冒小丰说。

市面上的课程为普通人提供了快速入门的引导。各种疗愈工作室的课程将灵修方式进行去宗教化和商业化运营，提取出其中的核心：将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改变以往过度依赖视觉的方式，用“眼耳鼻舌身意”感受身体和周围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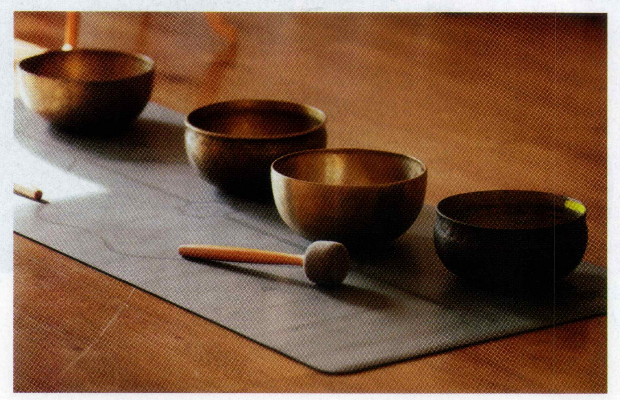
在壹衍工作室，我和7个陌生人躺在一起，体验一场自然声音疗愈。大概30平方米的空间里，摆着不同大小、材质的颂钵，还有铜锣、音叉、海浪鼓、手碟等工具。我闭着眼睛，听到周围传来鸟鸣和小溪流水声，仿佛置身一片森林里，还有树叶被吹动时簌簌的动静。很快，身体又离开森林、来到海边，听到海浪拍打沙滩和沙子流动的声音。后面的事情我就不记得了，好像意识不再清醒，却能在迷糊中听见身边人均匀的呼吸声。


李剑宇研究颂钵已将近10年。颂钵疗愈的原理是通过振动，带人进入放松、潜意识活跃状态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阵悠长颂钵声钻入耳中，随后一个女声轻轻呼唤，“现在，动一动你的手指和脚趾，把意识带回到身体里”。一睁眼，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50分钟。

颂钵师李剑宇试着用科学的方法，给我解释颂钵疗愈的原理。李剑宇今年50岁，头发白了一大半，他研究颂钵将近10年。“有的人会把颂钵说得很神奇，其实颂钵不能代替治疗——人的身上长了一个肿瘤，不可能靠敲钵把它敲没了。颂钵疗愈的物理原理就是共振。在身体层面，声音





上图：工作室里的工具，包括颂钵、铜锣、音叉、手碟等

下图：不同的颂钵产生的振动频率也不一样

振动能够通过人体内的液体，刺激肌肉、筋膜、骨骼、脏腑，通过振动波在身体里促进血液循环，带来能量的流动，也就是中医里说的疏经活血。心智层面的疗愈也是通过声音振动完成的。脑波仪监测到人的脑波有α、β、θ、δ四个波段，而敲击颂钵发出的声音频率能够带人迅速从紧张进入放松的波段，再慢慢进入潜意识活跃的波段。”

李剑宇说，许多人觉得颂钵的作用就是让听者入睡，但其实人的潜意识非常清醒，可能看到各种画面、场景、颜色，“重要的不是情节，而是此时的情绪，这往往是人在真实世界里的创伤情绪。资深疗愈师能够通过不同声音频率的振动，让对方释放情绪，直面自己的内心。”自然声音疗愈的原理和颂钵大致相同，只是声音类型比颂钵丰富，更容易让人放松和接受。

在“身心灵”领域，许多事情无法用精密的仪器和数据来解释。在体验那场让我入睡的自然声音疗愈之前，疗愈师李艳带着我们做了一些活动，包括跟着声音的节奏舞动肩膀，闭着眼睛在室内行走，感觉身体的重心和平衡，以及有点像气功的“站桩”练习。活动结束时，我掏出手机记下这半个多小时的活动，“一些简单的放松动作”，但周围人却惊讶地发现我的右侧颈动脉一片通红，李艳说，这证明“身体有气血淤堵在这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用科学的实验去证明。科学是绝对的精准，但也少了很多人的灵性空间。”

市场

不过，支撑"身心灵"市场火热的更庞大需求，是普通人急需有地方"喘口气"。他们并不期待真的能得到无形的"能量"或实现内修，看中的是最直接、最明显的效果：能让自己在舒服的状态下睡一觉，得到短暂的放松。

打开手机搜索关键词时，会发现疗愈工作室大多集中在写字楼密集区，最大消费群体正是隐身在格子间里的上班族。"在办公室里要被老板催促着干活，每天谨小慎微，时不时挨批评；晚上回家后要辅导孩子做作业、做家务，收拾完这些，甚至还要加个班。"一个工作日的午后，在北京CBD附近的一个瑜伽馆里，我遇到了每周来做两次自然声音疗愈的王薇，她今年快40岁，有一个10岁的儿子。这一个小时疗愈是她在工作和家庭夹缝中的轻松时刻，即使她需要付出每小时近200元的价格。

一个能让人感到松弛的场所在当下显得十分宝贵，人们甚至愿意为了感受善意和友好而付费。无论"疗愈"效果如何，工作室里的布置和氛围至少会让人感到舒适。工作室的装修常用自然风格，实木地板、暖色墙面，伴着淡淡的草药熏香。疗愈师们大多数是女性，穿宽松的白色亚麻服装，说话声音轻柔，无论聊起什么，总是笑着回答你"可以呀""这样也很好"，身边一起做活动或听音疗会的人也会体贴地询问你的感觉、是否需要帮助。

不过，有的课程体验也止步于此。新手想要在浩瀚的市场里挑选出可靠机构和疗愈师并不容易。我的其中一次颂钵疗愈是在一个瑜伽工作室里体验的，由瑜伽老师兼任疗愈师。这位二十五六岁的老师看起来是新手，听完大约30分钟颂钵声，在场6个人甚至没有一人入睡。当我问及"颂钵疗愈如何发生作用"时，年轻的瑜伽老师用"宇宙、能量、量子、链接"等词汇的组合，做了一番玄幻深奥、我俩都无法继续深究的解释。

面对快速爆发的需求，"身心灵"市场显得有些混乱。它涉及无形的"能量""灵性"，效果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在许多平台上，"身心灵"被宣传为一种"快速搞钱"的行业，花10天甚至一周上速成班（价格从两三千到上万元不等），就能让一个新手小白摇身变成颂钵、音疗疗愈师，拥有"国家认定"的资质证书。但李剑宇告诉本刊，行业里尚未建立起统一的评判标准和门槛，市面上许多证书是由国家的二级协会发放的，没有真正效力。"甚至'疗愈师'这个概念至今没有一个完全清晰的定义。目前行业还在等待整体的改革和规范，但具体怎么改革，还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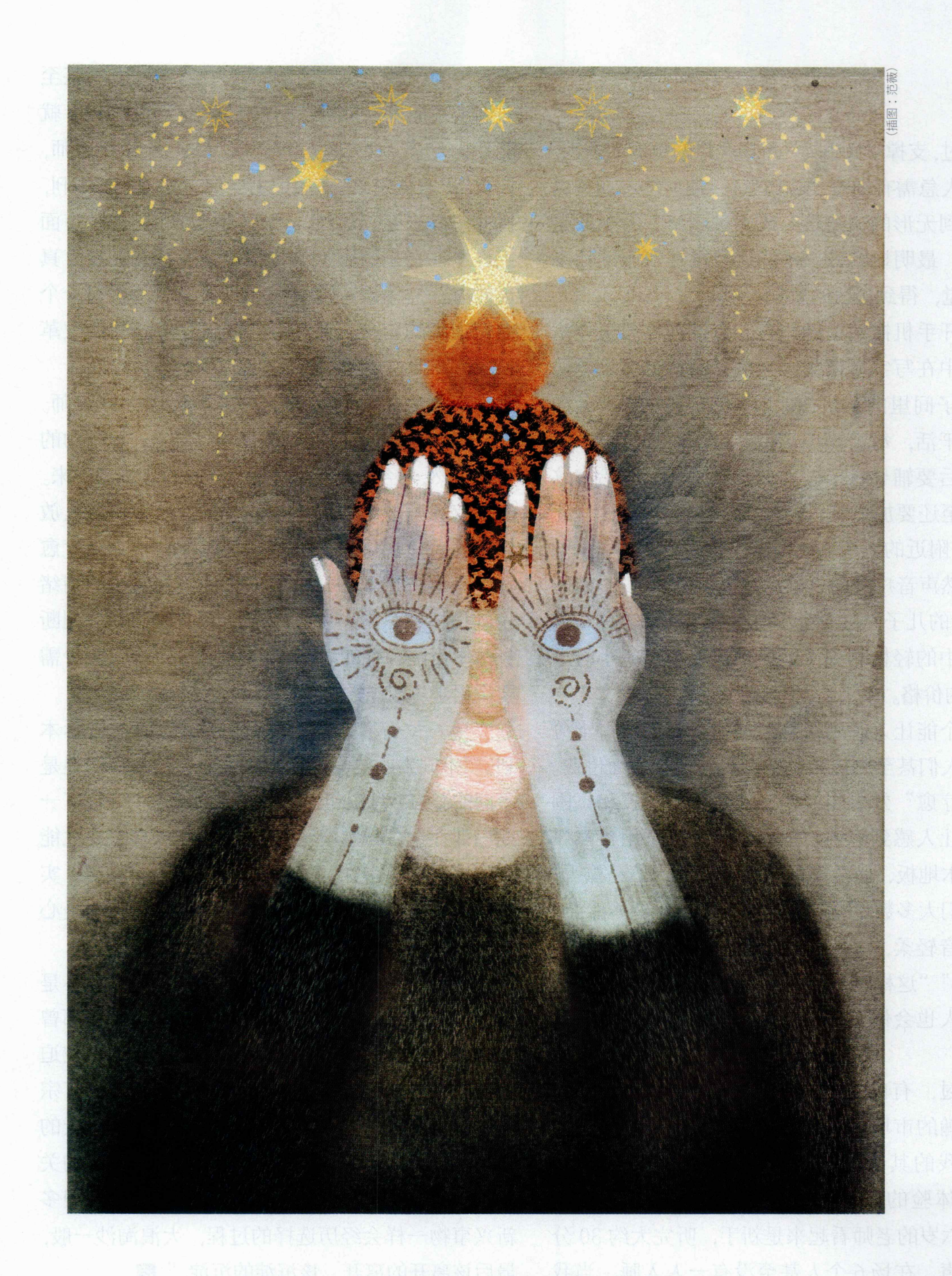
李剑宇如今的主要工作是培训颂钵疗愈师。"对疗愈师的考核非常严格，在手法上，用均匀的手力自然、轻柔地撞击，快速把钵的能量调出来。初级疗愈师要理解颂钵的原理，帮助客户进入放松状态，让身体排毒和促进气血流动；高级疗愈师能带客户进入潜意识层面，捕捉到对方的情绪和创伤情感，帮助释怀，还能通过钵的振动判断身体里可能存在的病痛。"从初级到高级，至少需要积累半年以上的个案经验。

另一位有着14年经验的音疗师辜兰告诉本刊，"不同发心的人敲击出来的个案效果，明显是不同的"。11月中旬，辜兰在成都峨眉山开设了一期培训课程，与学员同吃同住的11天里，辜兰能隐隐感觉到，"有的人是为了快速学习、复制、实现商业化运营来的。专业疗愈师的职业素养是心怀正念、内在平和，真正相信声音的作用"。

不过，市场的突然爆发在业内人看来也不是坏事。在"身心灵"领域沉浸超过五年的人都曾经感受过"冷板凳"的滋味：课程人数太少被迫取消、平台限制流量、大众质疑、被担心带有宗教色彩而无法进入公共机构。辜兰觉得，今天的市场虽然因为混乱而饱受诟病，但人对自我的关注一旦被唤醒，就很难再次沉寂下去。"就像很多新兴事物一样会经历选择的过程，大浪淘沙一般，最后该离开的离开、该沉淀的沉淀。"

（文中冒小丰、梁越、饶昌明为化名）

一个能让人感到松弛的场所在当下显得十分宝贵，人们甚至愿意为了感受善意和友好而付费。


（插图：范薇）

“猫老师”与她的学员们

记者 · 李晓洁

想轻松快速获得自由的幻想，将心灵疗愈从一个艰难的认知过程变成一门大生意。

“猫老师”

推开门，魏晨湿答答的头发还粘在脸上。她刚洗完头，穿一套毛茸茸的睡衣，笑着请我进屋。

房间不算小，一室一厅，对一个北漂租客来说足够舒适。魏晨给屋里塞了不少东西，满满当当的看起来很温馨。一万多的大音响放在地上，快落了灰；几万一件的大衣成排挂在衣架上；书架上还有二三十本身心灵类书籍，《能断金刚》《与神对话》《零极限》……这些东西，都是她两年前接触“学霸猫”之后买的。

那是两年前的夏天，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一周上六天班，忙的时候凌晨才到家，有时累得感觉自己快要“枯竭”。原以为劳累的回报是进入职业上升期，却忽然被公司裁员。那个夏天，她拿了一笔赔偿金在家休息，但停下来没有让她感到轻松，更多是“迷茫、慌乱和紧张”。就在这时，她从一个常听的播客头部节目上听到了嘉宾学霸猫的声音——语气异常笃定自信，时不时发出爽朗笑声，让人感觉轻松。

在那期播客节目中，学霸猫和主播讨论宇宙、生命和爱。这些都是对当下年轻人来说玄妙但又有吸引力的话题。学霸猫显得对那个不可见但似乎蕴藏着无穷能量的世界有很多心得，总结起来大概是“顺其自然，先照顾自己的身心”。这个说法让魏晨感觉放松、安慰。比起劳累的工作、磕磕绊绊的团队合作、被公司裁员这些难以掌控的艰难，从播客中听到“顺其自然”的说法，魏晨似乎得到了一个被权威认证的解脱方式。那期节目的播放量有26.5万，成为该播客自2017年开播以来最受欢迎的一期。魏晨后来知道，她认识的学霸猫星球成员，大约有一半都跟她一样，是经由这期节目认识了学霸猫，并成为她在知识星球上的星球成员。

知识星球是一个知识社群APP，在这个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创立自己的星球，由星球主设置进入星球的付费门槛。学霸猫2017年创立她的星球时，进入星球需要每人每年交199元。如果愿意再多付1999元，还可以收听12期她讲解身心灵书籍的音频。到了2021年底，这个星球已经改名为“霍格沃茨凡学贵妇分校”，进入星球的门槛也提到999元一年，音频课程大多涨到9999元一季。

魏晨在2021年下半年进入星球。星球成员绝大多数是女性，跟学霸猫一样分享穿搭和“岁月静好”的生活感悟。魏晨每天刷星球中学霸猫和学员发的帖子。买了学霸猫第一季“心灵好书”课程，还买了学霸猫推荐的二三十本身心灵书籍。不管是文字还是声音，学霸猫都在传达一种跟传统社会训诫不太一样的声音——不要努力，不要奋斗，不要计划，只需要爱自己，享受当下。当你从爱自己中获得能量，好运自会降临。而如何“爱自己”，魏晨在一次星球的线下课上体会颇深。

那是学霸猫每月一次在成都举办的星球成员见面会，每次四五个小时，外地来的学员食宿自理，见面会上的内容也会成为星球上售卖的音频课。魏晨看到的“猫老师”显得“比较贵气”，“穿紧身性感裙子，踩细高跟鞋，拿个手包，还有很夸张的耳饰”。学员们也都出手阔绰。魏晨第一天住的是民宿，但发现来参加线下会的其他外地学员，都住了至少七八百一晚的五星级酒店——这是学霸猫经常建议学员“扩张”能量的一种方式。魏晨觉得不好意思，第二晚也住进酒店。她还记得线下课上一个初看起来很普通的女孩，几天后“焕然一新”，“因为她找学霸猫做了个案咨询，学霸猫带她逛街买衣服、买包，她整个人看起来很美”。甚至连语言体系也变了。魏晨记得，女孩吃饭前摘掉墨镜，发现墨镜是黑框，不是自己最初选的玳瑁色镜框。魏晨问女孩是不是店员搞错了，女孩说“不是，宇宙就是这么安排的。”

在参加线下活动那一周，魏晨也努力践行了这种理念。她去逛街，买东西不看价格，只挑自己最喜欢的。那一周，她花了一万多块钱。而一些无法解释的微妙变化似乎也发生了。比如，她在学霸猫的线下课上接到新公司的面试通知；她去五星级酒店进行线上面试，很快就通过，有了新的工作。接下来那一年的“双11”，她花了十几万——勇敢地、以略超出自己现有经济实力的方式消费，这是学霸猫建议学员爱自己，并实现能量扩张的方式之一。虽然不能完全想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仅仅是她说话的姿态，对这些正处于

迷茫紧张中的年轻人就有莫名的说服力。魏晨记得“猫老师”戴着小麦克风讲课的样子，声音洪亮，笃定自信。时而哈哈大笑，很有感染力，仿佛是世界的中心。

学霸

成为“猫老师”之前，“学霸”俞立颖就以这副姿态给同学留下印象。

她1990年出生于四川省资阳市，在省内升学率数一数二的绵阳中学读高中。她的高中同学告诉本刊，俞立颖进校就在最好的火箭班，成绩经常排年级前三。隔壁班一位同学记得，历史老师经常在班上夸俞立颖聪明好学，遇到疑惑会追着老师问个究竟。她还到自己班上讲过学习方法，“站在讲台上，昂扬自信，有时哈哈笑一下，很乐观的样子。高中时学习压力大，我们更多是愁眉苦脸，可她就笑得很开心”。

高中毕业后，俞立颖进入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获得过浙大的竺可桢奖学金，这个奖项每学年只有12名本科生、12名研究生上榜。2012年毕业后，她参加了“美丽中国支教项目”。这是一个起源于2008年的公益项目，每年挑选中美两国优秀的毕业生，到云南、广东等教育基础薄弱的山区支教两年。两年后，这些支教老师有比普通毕业生更大的几率进入麦肯锡、高盛、埃森哲等世界500强跨国企业。

松哥当年跟俞立颖在同一个培训小组。刚认识时，他对俞立颖的第一印象只是个个子不高、身形微胖的女孩。但培训的一个多月里，俞立颖几乎每天早上都5点多起床跑步，精力旺盛，“你很难不注意到她”。松哥对她的另一个印象则是“读过很多书，很擅长聊天，她说自己会西班牙语、蒙古音，然后发几个音给你听”。

培训课的介绍环节，俞立颖表现出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滔滔不绝”，介绍自己来支教是想做社会学实验。但私底下她向松哥透露，自己支教的另一个目标，是接触跨国公司的资源，为以后创业做准备。大三那年，俞立颖便辅修了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她告诉松哥，自己大学就开过淘宝店，会做设计，挣了不少钱，“她非常明确地说自己以后会经商，而且是以创业的方式”。孙莉也是当年跟俞立颖同期的支教老师。她记得第一次与俞立颖交谈，就从对方口中听到竺可桢奖学金、浙大、男友获得过红点设计大奖这些标签。“她喜欢说一些大词，比如价值、格局，从宏观方向讨论问题。她主动交往的人也有倾向性，比如清北学生、外国老师、有国外求学经历的人，总体是向上社交的。”

看起来，在成为倡导自然随性，耐心等待好运降临的“猫老师”之前，俞立颖过着目标明确、努力勤奋，但又有些匆忙的生活。她没有完成云南临沧县的两年支教项目。同事记得，2012年底，第一学期课程没结束，她就匆忙离开临沧，没解释原因。剩下一年半的几门课程交给学校本就紧缺的其他老师，连她的一些衣物、生活用品，后续也是由其他支教老师寄到杭州。离开前，她少见地在豆瓣上转发过一条同期支教老师的文章。文章记录了大山里一个初中女孩生病，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后死亡的故事。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支教老师痛苦地记录、反思，文章被推上豆瓣首页，获得很高的关注量。俞立颖的转发语写道：“居然豆瓣首页了。好样的呢！！”

离开云南后，她的创业计划很快展开了。2013年是新一波移动互联网创业热潮的起点。根据“IT桔子”提供的互联网创投数据，这年有1.2万家互联网公司成立。俞立颖和前男友也在2013年创立了一家科技公司。据她在社交平台上透露，公司在杭州，主营智能产品研发、智能电动自行车软硬件设计，获得过小米公司上千万元投资。

身心灵

凌忧是在2017年5月，大学毕业前夕的一场线上会议接触到学霸猫的。她立刻被“猫老师”语言中的轻松感吸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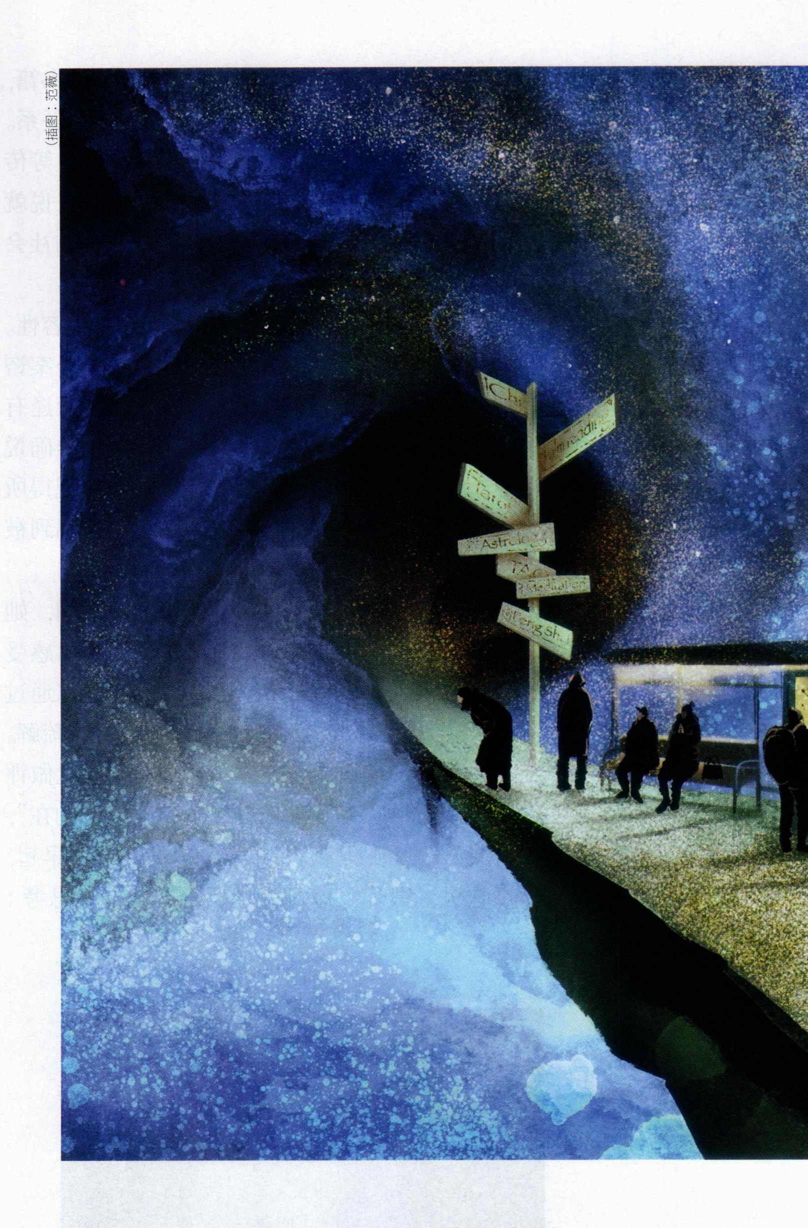
2017年左右，正是知识付费兴起的年份。得到APP、混沌大学等平台开启付费模式，各种大小社群也开始售卖“知识”。凌忧加入了一个线上学习的付费社群，每年交几千元学费，群主带领

大家一起学习、每天打卡，“感觉周围人都在说‘逆袭’，我加入的学习社群也是这样。大概是说如果你不刻意学习，不踏着别人往上走，很快就会被社会淘汰，这套丛林法则逻辑让人非常紧绷”。凌忧说，正是这时，群主邀请学霸猫在线上讲了一期课，“她像一股清流，给大家的心灵松绑，好好享受当下，照顾好自己，生活便能变好，在后来也确实如此”。

学霸猫的话让凌忧感到放松。从高中开始，她就在寻求放松之道。凌忧高中时在一所重点高中读书，时刻因为学业成绩和系统传递的高考压力而紧张。那时，拯救她的是一些意外又玄妙的经历。比如，她说自己接触过一位能预测题目的“世外高人”，这位“高人”给她介绍了《吸引力法则》这本书，和一部电影《秘密》，通过书籍和电影，凌忧接触到冥想和瑜伽。每次遇到压力大的考试，她会按自己从书中看到的零散信息做“冥想”。进入状态的时候，会“感觉周围的声音全部消失，自己进入像天堂一样的空间”。

早在2015年左右，冥想已经成为知识生意中非常火热的一类。这种被认为是源自硅谷训练精英领导力的有效方式，在国内一线城市的白领中流行。俞立颖的第二次创业也选择了这个领域。她与前男友的公司在两年前被指涉嫌抄袭国外设计理念图，虽然俞立颖前男友很快发文否认抄袭，称愿意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但合作创业这条路没能持续。俞立颖离开杭州，到广州独立创业，成立了一家专注于冥想的软件科技公司。一年多后，团队解散，俞立颖又从广州回到四川，以个人公众号形式在冥想领域继续自己的第三次创业。

冥想是身心灵领域的一种自我疗愈方式。凌忧告诉我，身心灵（body-mind-spirit）流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的新纪元（New Age）运动。它吸收东西方古老的精神与宗教传统，把许多古老的精神性观念跟现代科学融合在一起，指引人提升个体能量。虽然没有有据可查的定义、学派和代表人物，但这个概念跟许多流行文化一样，由欧美传入中国台湾，本世纪初进入中国大陆。读书会是身心灵最初也最主要的组织形式。



（插图：范薇）

十几年后，互联网和社交软件的发展，已经让身心灵的市场化有了更丰富的形式。俞立颖化名“学霸猫”，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起了365天冥想计划，每天早晨5点左右，在公众号上更新自己的文章，大概内容是她的阅读、冥想收获。同时频繁地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发文章，在微博直播讲财富、身心灵书籍，去其他人的播客节目、线上线下活动当嘉宾，举办各种规模的线下读书会，与粉丝当面讨论书籍、财富和个人问题，并创办了自己的知识付费社区，学费6000元，每期半

年，阅读6本不同领域的书籍。学霸猫通过书籍，为学员在线上讲解人与金钱、自我、他人的关系。她把西方的身心灵书籍与《道德经》《易经》等传统内容糅合，有了一套自己的内容。总结来说就是反对“世俗的成功学”，反对臣服于已有的社会规则，认为人应该先认识自己，照顾好自己。

线下的她，也显得同样亲切爽朗，具有包容性。一个成员曾去线下听课，顺便找学霸猫做个案咨询。她们在一个半公开的场合喝茶聊天，恰逢有星球的学员经过，学霸猫会笑着打招呼，准确说出学员在星球的昵称。“就像一个老师，她记得所有新生的名字，这种反馈是积极的，让人感到被接纳的。”

凌忧也加入了学霸猫的社群。那段时间，她在一线城市工作，独自适应新城市的节奏，感受到的孤独和压力、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都通过占星术、塔罗牌、冥想以及学霸猫的课程来疏解。她听学霸猫在音频课程中说“不以物质成就做评价标准，用质疑、实验的眼光看世界，探索内在”，并提供了一套颇具操作性的具体方式：早睡早起，认真吃饭、锻炼；每日静坐反思；读书、思考；写长文章等，渗透进日常的方方面面。“我觉得市面上没有她的代替品，在我没有建构一套完整和清晰的自我生存系统时，每次打开学霸猫讲的东西，像有一双温暖的大手托住自己。”凌忧说。

(插图：范薇)

史秀雄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学科普作家。在他看来，身心灵与心理咨询都属于现代社会里的疗愈体系。语言是这两类体系的主要工具，但身心灵是语言和超自然因素结合，心理学是语言与神经、生理和心理学理论体系相结合。心理咨询有较为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对心理咨询师有训练、监管，时刻要求心理咨询师自省。而身心灵领域则缺少这套体系，更完全依赖导师的个人解释。“一些导师会创造依赖性，强调学员要一直相信。如果没有产生让人满意的效果，是因为你不够虔诚，不够相信。这个话术创造的依赖性，不经意间也开启了剥削的可能性。”而这种“剥削”有很强的隐蔽性，看起来所有的交易行为都是自愿的，是一个成年人的自由选择。

贵妇与债务

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曾经在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的一个悖论，大意是现代人想从集体价值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捆绑中脱身出来，追求个人价值、个人意志、个人自由，却没有意识到求取这些更体现个人尊严的概念，比藏身于集体社会更难。如果不对这个过程中的艰难有所认识，现代的所有心灵疗愈方式，都只不过变成消费社会的一种新商品。人们付出金钱去购买谈话时段，像倒垃圾一样倾吐自己的情绪；购买看起来生活得更怡然自洽的“智者”的建议；购买让自己陡然焕然一新的美丽幻觉……想轻松快速获得自由的贪婪，将心灵疗愈从一个艰难的认知过程变成一门大生意。

2021年7月，学霸猫的星球改名为“霍格沃茨凡学贵妇分校”。几个月后，星球内所有课程，包括线下课、个案咨询、进星球的会员费等全部涨价，一季音频课程涨到9999元，线下课由原先不收费改为1999元，个案咨询从2000元涨到5000元。她在公众号上解释，涨价10倍“因为

好玩”，“扩张的能量是收不住的，涨价是一种魔法，一种令所有人快乐的魔法！”。

“快乐魔法”建立在一个不那么快乐的现实背景上：新冠疫情自2020年开始暴发，延宕三年。根据《全球心理健康数字疗法价值趋势报告2016—2020》的数据，2020年全球数字心理健康领域发生了44起融资事件，累计融资9.07亿美元，同比增加52%。我听了国内暴发新冠疫情不久后学霸猫的一期音频课程，有学员在课上提到疫情影响经济环境、失业率等问题。学霸猫让学员“清理”这个念头，放下期待，所有不顺、失业都没关系。2021年初，学霸猫运营了四年的星球有学员1000人左右，之后两年，她的学员增到3300人。

我听了涨价后这一季学霸猫的线下课。很多课上，她会给学员留作业，让大家住五星级酒店、买漂亮衣服、去高档餐厅等，体会她所说的“气场、能量”。凌忧记得，2019年，“猫老师”还在社群中践行反消费主义，她自己穿优衣库，护肤用大宝，不买任何奢侈品，告诉学员10块钱也能活出平静快乐。但2021年时，学员对她的印象已经大不相同。一位和她关系接近的学员告诉我，学霸猫在有明显收入增长后说“可以冲一把”。她搬进了成都高级公寓的大平层，开始逛奢侈品店，不去香奈儿、LV，直接去爱马仕。半年多后，她购入一台保时捷，活成了星球里真正的“贵妇”。“她把人比作能量的管道。”这位学员说，“有多少金钱从身上流过，就证明你的能量管道有多粗。管道很细，说明一个人永远赚不到大钱，反之则说明一个人能承受更大的能量。不管钱从哪儿来，只要管道扩大，最后一定有好事发生。”

但魏晨并没有感觉和自己消费额相匹配的好事在增多。一年多时间，魏晨比进入星球前多消费了四五十万，加上每个月要还老家的房贷，她有了债务。去年夏天，她所在的城市十几个星球学员聚会，相约去吃新荣记。每人都打扮得光鲜亮丽，背着名牌包，穿DVF品牌连衣裙——那是“猫老师”最喜欢的品牌，对话里带着“清理、能量、氪金、气场”等星球常用词汇。聊到负债话题时，魏晨惊讶于很多女性都有负债，却不太在乎的样子。如果有在乎的女生，那她收获的多半是失望，质疑是星球里不受欢迎的情绪。比如Kathy，魏晨听说她因为高消费负债30多万，每天接到催债电话。承受不了这种压力，Kathy在星球发帖，说自己给“猫老师”发微信求助，但没有得到回复，她感觉恐惧和绝望，最后许愿“有一个从天而降的工作”来拯救自己，“不需要简历、面试、考核、技能等所有让人紧张害怕的东西”。还有其他零星几名学员质疑学霸猫支持学员负债高消费、物化女性等言论。魏晨记得，在一个质疑帖子下面，学霸猫回复：“别老陷入敌对和孤立的心态。”

“猫老师”此时表现出的姿态让魏晨觉得陌生，也感觉迷惑。她在今年年初退出了星球，找父母帮忙还了数万元债务。之后几个月，她的消费金额递减，逐渐恢复正常。她发誓再也不入任何身心灵圈子。即使过去半年多，我们坐在沙发旁，她还有很多反思要说。初冬傍晚，她点了一根又一根沉香，头发快要干了，线香让我有点犯困，她在旁边叮嘱我注意星球里与包养、负债、贵妇等相关的帖子，这些都是她认为学霸猫星球里容易让人不知不觉沉溺的“有毒气质”。

今年10月底，我加上学霸猫的微信，告诉她我正在做“身心灵”相关题材的报道，希望能跟她见一面。她很快回复我“谢谢你”“欢迎”。她建议我先读几本身心灵相关书籍，说她会一直保持open，等我看完书，再根据“感觉和缘分”择时见面。我很快看完书，几天后再联系她，她拒绝了见面，但几乎每个回复后面都带着微笑的表情或是“谢谢”。我开始有点理解学员们口中学霸猫的“轻松感”。

几天后，学霸猫发了微博，说暂停今年内一切线上、线下活动。我看到她的知识星球成员比两周前少了100多人，忽然想到凌忧，那个从2017年就被“猫老师”吸引的女孩。她现在很少在星球说话，但跟朋友说起这个话题时，仍然担心“猫老师”有天可能真的不“出山”了，“因为她真的很灵”。

（为保护受访对象隐私，文中除俞立颖外，所有人物皆为化名。实习记者周昱帆、李沁桦对本文亦有贡献）

相术

文 · 吴淑斌　顾靓楠

相术不像风水、择日，不是只在特殊时刻用到，也不需要借助命盘、星象等外在辅助工具。它仅从人本身的形态特征就能进行命运预测，成了目前玄学圈里流行程度最高、变形最多的一类。但如何看待玄学对个人的价值，还需要使用者自己做出谨慎的判断。

什么是相术？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面善”“福相”“克夫相”的说法，或者通过面部、手部和其他身体特征来判断一个人未来的学业、事业、婚姻走势。将一个人的外表特征与其命运联系起来，进行预测和解答，最终形成相关的界定和描述，就是相术。在古代，相术远不只看人的手相、面相、骨相、痣相等“相人之术”，《汉书·艺文志》中列举了相术所观察的对象，包括了相地形、相六畜、相刀剑、相土地等内容。

虽然无法准确得知相术的起源时间，但根据现有文献来看，相术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在上层社会普遍流行。比如《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生而首上圩顶”，就是说他头顶中间低，四周高，这在相学中被称为“反宇”，是一种奇相。

相术的基础

相术产生的基础性宗旨是相信命运的存在。这种命运观认为，人是有命的，人的命运在人出生之前就已确定下来，通过形体、骨骼、气色、声音、步态等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可以察知。

春秋之前，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无法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只能认为至上的神灵（天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能呼风唤雨、降灾赐福，它统摄制造着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上至世间君王权力，下至平民百姓的斗米粮食，都是天帝的恩赐。既然人一出世，他一生的贫富贵贱、吉凶祸福都已由上天定好，人们最迫切的就是从自然万物的各种现象中，捕捉某天帝泄露的某些有关个人吉凶祸福的消息。后来，人们开始有“吉凶由人”“祸福无门”的意识，意识到个人对命运有主动权。但当时的认识水平决定了对个人力量的探索只能停留在形体相貌等外在层次——身材体魄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但本质上仍未超出“先天命定”思想的总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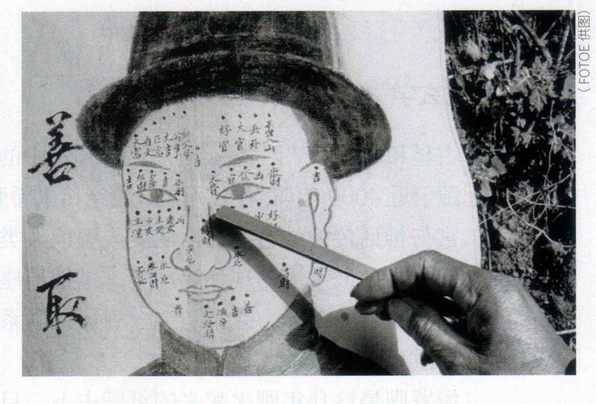
相术的产生与古代医学也有渊源。它们都是人对自我生存的困惑和探索，却走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医学通过对人体的观察来判断健康状况、诊疗疾病，最终走向科学，相术通过观察人体来了解人的未来命运，以求趋利避害，最终走向玄学。学者王晶波认为，两者都试图在观察到的人体现象和实际生活经验之间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所不同在于，医学所建立的这种关系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相术并不存在某种理论体系的支持，大体是一种经验与错置因果的结果，既包含想象与迷信，也夹杂经验与智慧，这就最终导致了这种关系的牵强和扭曲。

即使缺乏科学基础，相术始终在民间流传甚广。这种流行的基础往往是社会出现变动，人的“既定命运”有可能在其中发生改变。例如，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创立使得曾经紧闭的仕门大开，为贫苦书生改变自身命运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应试者急切地想通过相术判断自己是否能够入选；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相叠加，人们生活困苦，朝不保夕，倾向于从占卜、看相中寻求心理慰藉。



左图：电影《观相》剧照

右图：看痣相



（FOTOE 供图）

“互联网 +”相术

和看面相、看手相等传统的算命形式比起来，现代的相学更加五花八门。

“AI 看相”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就能判断人的工资水平和健康状态。2020 年 5 月发表于 *Nature* 子刊的一篇研究文章认为，这是 AI 根据测试者的照片分析他们的性格特征，进而预测受试者的工资收入，因为 AI 认为性格越开放的人工资水平可能更高。不过，这种预测其实是靠大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完成的。还有许多“数字风水师”甚至能通过“微信头像看风水”。他们将头像颜色、人体形态与五行生克、宇宙磁场相互关联，比如红色头像“赤火炼金”，会损害财运；头像里的人像不露出额头就接收不了运势。这样一来，“改运”也变得简单——只需要更换头像。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董向慧曾对网络算命社区做过社会学分析，他认为，在现代世界成为风险社会的进程中，算命、看相等卜筮活动得到了生长的温床，并借助于现代化的网络媒介迅速传播、扩散。但本质上需求还是源自青年人的不安全感。“当风险社会不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侵蚀现代人的安全感，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并没有将这些个人困扰与公众议题结合起来，而是倾向于以个体的方式求助于术数。”

（参考资料：王晶波，《相术起源与中国古代命运观》；李耕，《当代算命占卜的自我合理化》；张克明，《中国相术的文化蕴涵试探》；董向慧，《当代青年人热衷网络迷信的社会学分析》）

有趣的玄学“鄙视链”

文 · 顾靓楠 吴淑斌

在中西玄学知识大融合的时代，玄学爱好者把五花八门的神秘学和术数知识凑在一起，形成了一条错综复杂的“鄙视链”。根据中西有别、计算复杂程度、资料来源的神秘程度，玄学“鄙视链”可以分为三大链：遥遥在上的第一层级是奇门遁甲；第二层级是占卜和命理，它们各自在内部形成不同的局面，占卜界的大六壬、六爻、梅花易数互相鄙视，又统一鄙视小六壬，命理界的四柱八字与紫微斗数彼此不服；第三层级则是方式最简单、流传最广的相学。而在复杂的中国玄学圈看来，西方玄学的占星和塔罗，则永远只能居于最底端。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是玄学爱好者的某种戏称，各位看官可自行判断。

“西式玄学”

占星和塔罗是“西式玄学”。西方预测中的星座学起源于近4000年前，在公元前3世纪传入希腊后，十二宫与神话传说结合，逐渐演变成解读人类命运的学问。如今最常见的现代星座学，是把星座和人的性格、情感、人际、健康乃至一周运势联系在一起进行预测和指引。

塔罗则是这几年刚火起来的纸牌占卜，目前全世界最流行的塔罗牌是由英国神秘学家亚瑟·爱德华·韦特在20世纪初设计的。塔罗占卜所称的原理涵盖了数学、星象、时令和色彩等，牌阵变换和解释体系繁多，分别可以预测人的爱情、人际关系、工作（学业）等。

中式玄学

中式玄学圈内部的门派庞杂，按照1983年出版的《五术占卜全书》的说法，中国古代术数大体可以分为五类，即山（仙）、医、命、卜、相。“仙”和“医”分别指的是灵修养生的神仙方术和保持健康的治疾术语。目前用作预测的主要是另外三类：命、卜、相。

“命”，也就是命理学，主要预测人一生的命运走势和吉凶。命理界最常见的方法是“四柱八字”和紫微斗数，它们都是以人的出生时间（年、月、日、时）为基本依据进行推演。不过，紫微斗数在古代属于“占星术”，需要结合天文情况进行，古代能接触到紫微斗数的人只限于皇族中人或是由皇帝钦点的官员，明清时期皇宫中还设有“钦天监”进行研究。而“四柱八字”在古代民间流传甚广，是人们结婚时不可避开的一个流程。

“卜”则偏重于预测事情的成败吉凶。“占”和“卜”在古汉语里指的是先秦的蓍占、龟卜。占卜有主要的三式：奇门遁甲、太乙和六壬，这三种术数都使用式盘进行。奇门遁甲起源于古代战场的阵法演变图式，此后发展成为一种占卜术，坊间流传资料很少；太乙神术侧重于国运和军事预测，但目前基本失传；六壬有大小之分，大六壬脱胎于天文学，专用于人事和天时，有着更为繁杂周密的数学体系和历史渊源，小六壬就是通俗所说的“掐指一算”，只须提取预测时的月、日、时信息，按照一定的推算规则即可进行。

在占卜界中，还发展出了六爻和梅花易数这两种从易经八卦中变体而来的方式。相比于其他方法，这两者的使用相对复杂，需要结合众多因素进行综合计算和推演。

“相”即相术，将人的外表特征与其命运联系起来，进行预测和解答。这是目前市面上运用最广、使用门槛最低的一类方式。

“鄙视链”是如何形成的？

其实，所谓“玄学鄙视链”更多是戏称。各种流派的本质都是依据星象、时间、外貌等已有信息对未来进行推测。“鄙视链”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传



播范围、使用目的和推算难度不同。

占卜中的“三式”主要为统治者解决问题，在中国古代得到了“官方认可”，处在链条的最高序列。北宋时期设有一个名为“司天台”的部门，是观测天文气象、制定颁发历法，兼掌天文历法知识传授的国家机构，而司天台天文生考试就有“三式”（太乙、遁甲、六壬）这一项必修科目。这其中，“奇门遁甲”为宋、元、明历代官方所采用，常用于军事用途，小说《三国演义》里描述诸葛孔明在赤壁之战借东风时，“霎时间东南风大起，周瑜骇然曰：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就是指奇门遁甲术，它凭借着“官方、军事”两大重磅身份居于顶端。

学习成本和复杂程度也影响着地位的高低。三式之下，六爻和梅花易数都是易经八卦的变体，计算方式周密繁杂；紫微斗数、四柱八字也需要结合时间、星象进行，对于仅靠手相、面相就得到结果的“相学”，似乎显得更“高级”。事实上，相学处于“鄙视链”最底端，正是因为推演方式简单，导致从业者繁多，良莠不齐，“太过察言观色，有欺人的成分”。不过，在实际使用中，正是门槛低、推算方式简单的相学、小六壬（掐指一算）和八字算命成为民间流传最广的派别，承载了大部分普通人玄学应用的实际想象。

（参考资料：何丙郁，《从科学史观点试谈奇门遁甲（待续）》；李冲锋，《〈三国演义〉中的数术》；李零，《“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冉景中，《大六壬的古天文学原理及哲学意义研究》）

人民币为什么开始反弹了？

主笔 · 谢九

今年一直持续贬值的人民币汇率，自 11 月中旬以来突然开始强势反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从 7.2 元反弹到 7.1 元附近。人民币汇率为何突然反弹，反弹的趋势又能持续多久呢？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相当疲软，从年初的 6.7 元一度跌到 7.22 元，最大贬值幅度达到了 8% 左右。去年人民币也曾经大幅贬值，最低达到了 7.25 元，创下 15 年来新低。不过当时是由于美元处在超级加息周期之内，人民币大幅贬值在情理之中。而今年人民币再度大幅贬值，逼近去年的低点，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今年人民币之所以又一次贬值，主要原因在于，去年年底以来，市场原本预计美国的通胀已经开始降温，美元加息也基本进入尾声，但是从今年二季度开始，美国的通胀再度抬头，美国的就业和 GDP 数据等关键指标也都明显超出预期，这就使得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再度上升。今年9月份，美联储甚至表示，未来美元可能会长期甚至永久维持高利率。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元指数再度强势反弹，人民币也因此迎来又一次贬值。

今年 11 月中旬以来，持续贬值的人民币突然快速升值，直接导火索还是在于美元。就在市场做好准备迎接美元长期高利率的时候，美国的通胀突然开始降温了。11 月 14 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美国 10 月 CPI 同比上涨 3.2%，和 9 月份的 3.7% 相比明显放缓，也是显著低于预期。

美国通胀超预期放缓之后，市场预期美联储退出加息周期的时间可能会提前，美元指数由此开始下跌。11 月中旬以来，美元指数从 106 下跌到 103。美元贬值，人民币走势随之反弹，和美元下跌的走势基本契合。

除了美元走软带来人民币反弹，中国央行也对人民币贬值做出了各种干预，既包括口头表态，又有实际动作。比如今年 6 月 30 日，央行发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会议的通报表示，“坚决防范汇率大起大落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央行官员也在各种场合对稳定人民币汇率公开表态。除此之外，央行下调了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从 6% 下调至 4%，通过释放金融机构的外汇流动性，增加外汇供给来减轻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从人民币汇率走势来看，今年 7 月初达到 7.22 元的顶点之后，从 9 月份开始止住了大幅贬值的趋势，随着美国通胀降温，最近开始出现快速反弹。那么，人民币汇率的这一轮反弹，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已经摆脱了贬值压力，从此开始进入上升通道了呢？

并没有这么简单。人民币的长期走势，主要取决于内外两大因素，外部因素主要看美元走势，内部因素主要看我国自己的货币宽松程度，这两大因素共同决定了人民币的未来趋势。

从美元走势来看，最近美元之所以表现疲软，主要是 10 月份的通胀降温超出预期。但是，并不能据此就认为美国的通胀将就此逆转，事实上美国的通胀走势一向错综复杂。去年年底，当时美国的通胀降温，市场普遍以为美联储的加息周期进入了尾声。但是，由于美国的就业和经济数据屡屡超出预期，美联储不得不向市场传达出高利率将在未来长期维持的信号。美国通胀数据的反反复复，很难通过短期的通胀降温就得出通胀回落的结论。

美国 10 月份的通胀数据虽然有所下降，同比上涨 3.2%，但是距离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至少要等到 2026 年才能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悲观人士甚至认为，如果美国不经历一场严重的衰退，可能永远都无法达到 2% 的通胀目标。所以，在美国达到 2% 的通胀目标之前，即使美联储暂停加息，也会在很

长时间里维持高利率，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美元不会快速贬值。

从内部因素来看，人民币的走势主要取决于国内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由于当前中国经济还面临较大的增长压力，在未来较长时间里，我国的货币政策仍会处于相对宽松的状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在三季度货币政策例会上，央行表示货币政策“要持续用力、乘势而上，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精准有力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搞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加快经济良性循环，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加大已出台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信贷合理增长、节奏平稳，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在市场普遍预计货币政策会持续宽松的预期之下，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将长期存在。

从更深层面来看，一个国家本币的强与弱，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经济基本面的折射。所以，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快速走出本轮低谷，人民币也会随之走强，反之，就会影响市场对于人民币的长期信心。

最近人民币汇率虽然出现了快速反弹，来到了7.11元附近，但距离收复7元大关还有一定的距离。

2019年8月，人民币汇率首次跌破7元时，央行曾经表示，人民币汇率“破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来了，也不是堤坝，一旦被大水冲破就会一泻千里；“7”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枯水期的时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这都是正常的。

从2019年8月到现在，人民币汇率共有4次跌破7元，从前3次来看，每次跌破7元的时间都不会太长，很快就能涨回去。即使在去年美元处于超级加息周期之内，人民币汇率跌破7元的时间也仅仅维持了3个月。

而这一次，人民币汇率从今年5月跌破7元之后，到现在就一直维持在7元上方，没有像以前那样快速收复7元大关，迄今已经持续了半年时间。在过去很长时间里，7元大关被视为人民币汇率的底线，但是现在7元的底线已经渐行渐远。

专访尤金·罗根

加沙的“报复”之战

记者·程靖　编辑·徐菁菁

以色列“彻底消灭哈马斯”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而在中东，军事上的“阿拉伯团结”早已不存在。要实现长久的巴以和平，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参与，消除巴以双方的力量不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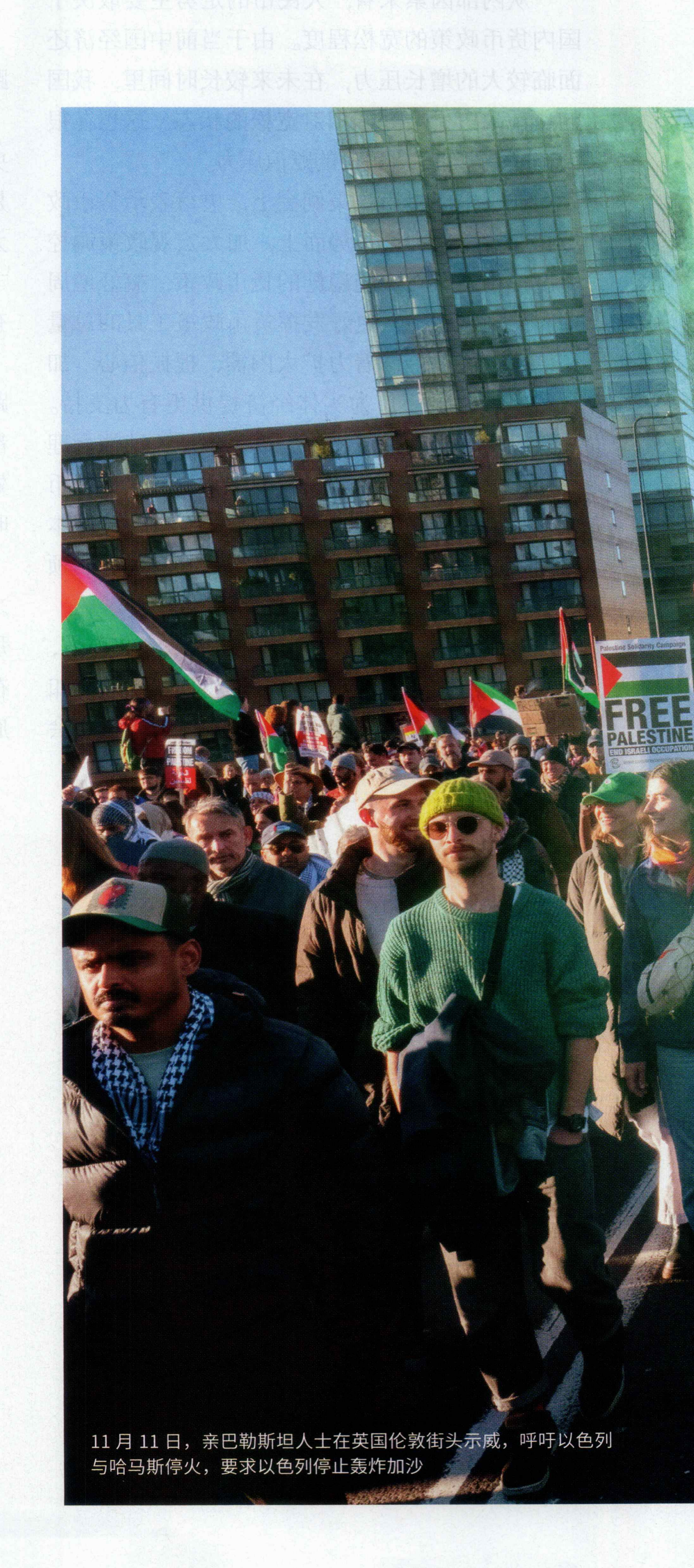
尤金·罗根（Eugene L. Rogan）从不避讳谈起他的美国人身份和“中东”碰撞时的张力。少年时期，他曾在黎巴嫩和埃及生活了8年，见证了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第一次石油危机、黎巴嫩内战和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和解等塑造了日后中东的“决定性时刻”。在与阿拉伯朋友的交往中，他时常倾听他们针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批评。

这些经历不仅深刻地冲击了罗根的世界观，还启发了他对中东研究的兴趣。罗根2015年起担任牛津大学现代中东史教授，2017年当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BA）。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中东研究者之一，罗根精通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自述“能用阿拉伯语思考”。他的阿拉伯史著作《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已被翻译成18种语言，简体中文版于2019年在国内出版。他与阿维·施莱姆合编的《巴勒斯坦战争：重写1948年历史》一书也已出版了阿拉伯语、法语、土耳其语和意大利语版本。

11月14日，罗根在牛津大学的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视频专访。

他认为，以色列“彻底消灭哈马斯”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而在中东，军事上的“阿拉伯团结”早已不存在。要实现长久的巴以和平，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参与，消除巴以双方的力量不平衡，在此基础上，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一个新平台，让他们实现合法的民族自决愿景。



11月11日，亲巴勒斯坦人士在英国伦敦街头示威，呼吁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要求以色列停止轰炸加沙


FREE PALESTINE
1948
Free Palestine
HOME BODY



“彻底消灭哈马斯”不切实际

三联生活周刊：10月7日清晨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事发非常突然。此前，包括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地区似乎处在一种“绝望的平静”中。作为学者，你如何描述巴以地区在这场战事之前的状态？这次袭击对你来说意外吗？双方的大规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

罗根：10月7日的袭击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国际社会普遍相信，巴勒斯坦问题处于一种长期且“稳定”的僵局里，因此都将注意力放在中东其他问题上。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利比亚、埃及、突尼斯、叙利亚等国国内发生了剧烈变化。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开始拒绝“两国方案”等巴以谈判中的许多长期原则，这种表态鼓励了以色列吞并更多约旦河西岸的领土。在美国斡旋下，2020年起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通过《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问题被遗忘了。

但巴勒斯坦地区一直处在高压的状态里。2023年3月我访问了巴勒斯坦，包括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和前几次去一样，我看到了巴勒斯坦人在军事占领下承受的精神压力。比如说，西岸巴勒斯坦人在城镇间流动很困难。某天晚上11时，我从拉姆安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所在城市）到耶路撒冷时，过检查站花了一个半小时，这对我来说只是短暂的不便，但对我的巴勒斯坦同事而言，却是日常的“羞辱”——每个人都有相似的经历，比如家人要紧急就医、怀孕的妻子马上要生产，却不得不在检查站等待。巴勒斯坦人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自由行动，还要回答以色列军人的问话，这些军人比他们年轻，却有权力



左图：4月7日，巴勒斯坦人（戴头巾者）通过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卡兰迪亚检查站时，接受以色列士兵检查

右图：11月23日，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后，一名巴勒斯坦女孩提着鸟笼逃离袭击地点

控制和干扰他们的生活。

我参观巴勒斯坦比尔采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时，校方谈到以色列安全部门经常突袭学校，逮捕那些被指控与以色列禁止或反对的组织有关联的学生，而校方在制定学年规划时需要将这种突发情况考虑在内。这是外界很难想象的。另外也别忘了，即使在10月7日前，以军今年在西岸向巴勒斯坦人发起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200人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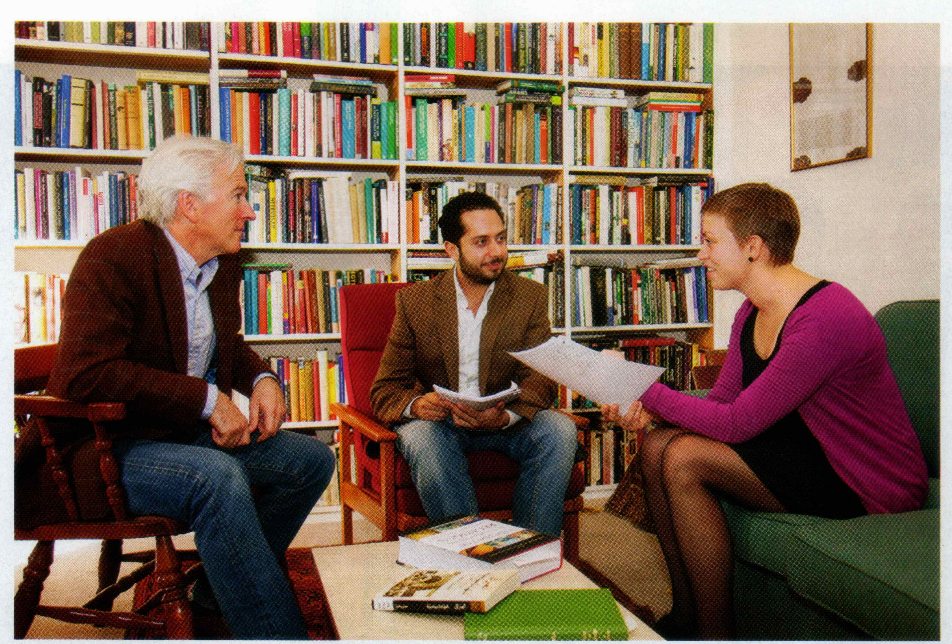
种种因素综合起来，让我感觉巴勒斯坦人对“美好未来”不抱希望，有点被情绪所淹没，仿佛军事占领带来的痛苦没有尽头，昨天受苦、今天受苦，明天还会受苦。

当时我不知道这种压力会怎样释放，我认为巴勒斯坦可能会发生又一场“大起义”，也会出现针对以色列个体的独狼袭击，但10月7日哈马斯袭击的暴力程度和它背后的策划能力震惊了所有人。

三联生活周刊：截至11月16日，这场战争已持续40天了。以色列方面称，此次“铁剑行动”的作战目标是“彻底消灭哈马斯”。也有人评论称，哈马斯并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种运动和一种意识形态。你如何解读这种说法？哈马斯诞生的根源和直接原因是什么？以色列“消除哈马斯”的前景如何？

罗根：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阿拉伯语简称）崛起于1987年第一次“大起义”。它曾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后来变成一个激进武装组织，主张将所有巴勒斯坦领土从以色列占领下解放出来。从1987年起，哈马斯就发起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包括公交车爆炸和火箭弹袭击等。这是哈马斯暴力的、和以色列长期武装对抗的一面。

关于哈马斯有一个“悖论”：人们常说以色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默许和鼓励了哈马斯的活动，来制衡巴勒斯坦的世俗民族主义解放运动，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1993年起承认以色列国，并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执政团体），因为以色列认为后者威胁更大。但以色列同时用暴力



尤金·罗根（左）在牛津大学的办公室里为学生做辅导

报复哈马斯的袭击，比如用导弹杀死了其创始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Sheikh Ahmad Yassin）和首席炸弹制造者“工程师”阿亚什（Yahya Ayyash）。

关于为什么内塔尼亚胡会支持哈马斯，以色列媒体有过诸多报道：2019 年，内塔尼亚胡曾在一次闭门会议上表示，反对“两国方案”的人应该支持向哈马斯输送资金，这样能损害巴勒斯坦两个派别的团结；2020 年 2 月，内塔尼亚胡派遣摩萨德局长科恩（Yossi Cohen）和以色列国防军将军哈乐维（Herzi Halevi）访问卡塔尔，当时卡塔尔考虑切断对哈马斯的援助，但以色列“恳求”卡塔尔继续资助。哈马斯在这样的曲折中发展至今。

哈马斯呈现出的形象很分裂。一方面它是一个长年被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团体；另一方面又是管理加沙地带的民选政府。我认为，10 月 7 日后哈马斯再也不能指望其治理角色得到以色列或国际社会的承认了。但同时我认为，以色列政府要“彻底摧毁哈马斯”，这个目标不切实际，也会适得其反。哈马斯有约 3 万名成员，都是从加沙平民中招募的。以色列很难精准地分辨“一个哈马斯成员”和“一名 22 岁的加沙男子”之间的区别。

若要将哈马斯全体消灭，意味着这场冲突的“种族灭绝”程度将达到国际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程度。这种暴力程度和巴勒斯坦人承受的痛苦，只会给抵抗以色列的武装组织招兵买马，失去亲人和一切激起的愤怒，会形成一种永久性的暴力循环。要知道，加沙地带除了哈马斯，还有“杰哈德”（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在约旦河西岸也有许多抵抗占领的武装组织。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巴以冲突持续至今，有一些国家指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超出自卫范围”。全球多国民众发起抗议，呼吁停火，也有一些国家召回驻以色列大使，但战争仍在持续。在你看来，战争具备怎样的条件才会停止？过去，无论是与加沙还是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事，以色列都在军事实力上占据优势，如今情况有何变化？

罗根：今天这场冲突和过去的以巴、以哈冲突都不一样。对加沙地带强度空前的轰炸造成了巴勒斯坦人前所未有的死伤，并使 100 多万人流离失所，1948 年后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注：以色列建国前后的巴勒斯坦内战及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约 75 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

目前，这是一场由以色列国防军掌握主动权的冲突，因此以色列有能力选择继续或停止。若

要理解以色列政府（对战争）的想法，我认为必须从选民角度来看待这场冲突。外界已经从10月7日以色列遭受的苦难中“翻篇”了，但以色列人没有，他们受到了极深的创伤：平民在一个致力于“和平与爱”的音乐节上成为袭击目标，年轻人被残忍杀害、一家人在家里被杀，200多人被扣为人质。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从未遭受过如此严重的打击。人们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其最重要任务——保护国民安全上失败了。

内塔尼亚胡知道战争结束后自己将被严厉清算，因此他“存活”的唯一途径就是在以色列人民中重建信心和安全感——对哈马斯采取严厉反击并尽可能延长这场战争，对哈马斯的隧道基础设施和军事指挥造成尽可能多的破坏。

此外，国际社会正在为以色列的战争提供便利，尤其是美国很积极。若国际社会对解决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抱有诚意，应该把对以色列的支持降级到自卫的水平，例如，美国为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提供导弹，帮助后者防御哈马斯火箭弹，这是完全合法的。但若美国向以色列提供1000、2000磅当量的炸弹，这些炸弹会给人口稠密的平民聚集区造成不成比例的破坏。国际盟友们一直在维护以色列自卫的合法性，但随着巴勒斯坦平民伤亡数量的增加，这种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现在的战争看起来并不是一场防御之战，而是报复之战。

不过，加沙地带巨大的平民伤亡已使得国际社会的民意达到了临界点。上周六（11月11日），我在伦敦目睹了一场大游行，警方估计有30万人参加；在美国，国会助手（Congressional Aides，指美国国会议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包括幕僚长、立法助理、新闻秘书等）在国会大厦外抗议，国务院官员也在用匿名通道向布林肯请愿，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因此我认为，未来一两周，以色列不可能在继续战争的同时免于国际社会的谴责。

我能理解以色列政府的行为逻辑，但逐步结束军事阶段、为稳定的政治未来进行认真谈判，才更符合以色列国家利益。所谓的巴以“现状”导致了10月7日局势的爆发。未来，如果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尊重，任何想要回到这种“现状”的企图都只会导致下一次冲突的爆发。

军事上的“阿拉伯团结”早已不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战争打响以后，一些人说，如果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能够抗衡以色列。但至今为止，加入战场的只有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你认为“阿拉伯国家的团结”是一个伪命题吗？这种说法背后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巴勒斯坦问题曾经高度绑定，现在几乎不复存在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罗根：我认为从北非、中东到海湾国家，“泛阿拉伯主义”的共同情感仍然很强烈，人们认同彼此为“阿拉伯同胞”。2011年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鼓舞了其他国家的革命，这是一种阿拉伯民族情感联结的体现。但这种联结是文化而非政治或战略上的，是一个地方的阿拉伯人遭受的苦难，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也能感受到，仅此而已。如今，我不认为存在任何一种政治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能让一个阿拉伯国家为了宽泛的“阿拉伯世界的利益”去牺牲本国利益。

我们谈论阿拉伯国家时，要区分他们的实用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政治。“解放巴勒斯坦”和“击败以色列”等口号属于后者。阿拉伯领导人们向以色列发动战争，是为了表现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和人民的呼声保持一致，但从实用角度出发，这些领导人都知道自己不可能获胜，甚至会死伤惨重，因此从未为了打败以色列而积极备战。

在军事上形成统一战线的“阿拉伯团结”，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不再有了。“阿以冲突”的概念仅存在于1948年到1973年的四次中东战争期间。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军队没有任何计划或协调指挥。1956年第二次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以色列发起突袭。1967年“六日战争”，阿拉伯国家也毫无计划，战况一片混乱。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是唯一一次埃及与叙利亚联手计划了一年的战争，战争开始时埃、叙一度占据上风，但最终还是失败了。1973年后，阿拉伯国家再也没有协调一致地向以色列开战过，我相信未来也不会再有了。

“赎罪日战争”后，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走出战争状态，与以色列达成和解。1979年起，埃



11月24日，以色列与哈马斯临时停火的第一天，一名巴勒斯坦青少年坐在加沙城一座被毁建筑的废墟上，身边是他的自行车

及的经济严重依赖与以色列建交后获得的巨额国际援助。约旦也在1994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因此近25年里，冲突双方不再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而是要求民族自决的巴勒斯坦，和不断扩张领土、不愿巴勒斯坦建国的以色列，双方的力量对比非常不均衡。

近年来，唯一有意愿加入战局的非巴勒斯坦势力是真主党，但无论它得到伊朗多少支持、多少次对以开战，它都只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真主党和哈马斯一样，能给平民造成巨大伤亡、夺走以色列的安全感，迫使以色列扩张武力并向国际盟友寻求补给，但它们都没能力击败以色列。如今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有核威慑力量的国家，有能力在军事上彻底摧毁试图威胁它的别国，阿拉伯国家没有能力或意愿去挑战它。

三联生活周刊：这场战争后，巴勒斯坦问题还将会是阿拉伯国家的核心关切吗？

罗根：这场战争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将巴以冲突重新带回国际政治舞台。许多阿拉伯国家都会希望介入巴以问题谈判：已经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摩洛哥、巴林、阿联酋等，需要在对以双边关系和民众支持巴勒斯坦的呼声中取得平衡，因为和以色列建交是它们国内政治上的负资产；较早和以色列建交的埃及、约旦也会介入，它们是巴以冲突双方的近邻；海湾国家中，卡塔尔与哈马斯关系紧密，能够直接与哈马斯谈判，近期还参与斡旋释放以色列人质；原本将要和以色列建交的沙特也会介入，它的政治经济实力在中东举足轻重，它巨大的财政资本会成为巴以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加沙地带上一次发生重大变化是在2005年，阿里艾勒·沙龙（Ariel Sharon）担任以色列总理时决定将国防军撤出加沙，随后加沙地带被哈马斯控制。这次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会对加沙做出怎样的安排？

罗根：内塔尼亚胡已表示，以色列考虑对加沙承担“无限期安全责任”，但美国拒绝了这个想法，呼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介入，未来在加沙承担政府角色。但我认为这样做会进一步损害PA的合法性。PA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在他合法任期结束（2009年）

后已经连续执政了十余年，早应该举行新的选举。没有民众授权的PA，本就在西岸很不受欢迎。如果PA在美国支持和以色列坦克的陪伴下进入加沙，承担加沙的治理功能，他们会更受欢迎吗？我认为这个计划很难给加沙带来稳定。

“稳定的未来”将会怎样，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我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建立一个拥有安全保障和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约旦相邻，人员、资本、货物和思想可以在三国间自由流动，这样人们才能超越一场冲突，拥有乐观的未来。

三联生活周刊：为何巴勒斯坦却始终没有机会建国？你认为，当下的巴勒斯坦距离建国还欠缺哪些条件？一个政治上分裂的巴勒斯坦要如何争取其权利？

罗根：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巴勒斯坦国至今没有建立，是因为以色列在军事上足够强大，并有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支持，可以不在领土上让步。如果以色列愿意接受“两国方案”，很早就能实现了。

巴勒斯坦人能向以色列人施压的手段很有限。如今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只占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巴领土的22%，完全被以色列包围、支配和控制。巴勒斯坦人唯一的行动手段就是去威胁以色列的安全，以此重新唤醒国际社会的关注，迫使主要大国主持谈判。比如1987年的第一次“大起义”推动了和平进程，即从1991年的马德里和会到《奥斯陆和平协议》的签署。

然而这种手段也让巴勒斯坦人付出了惨重代价，因为以色列会用不成比例的武力给予回应。比如当下的战争中，已有1200多名以色列人被杀，对应的是11000多名加沙巴勒斯坦人丧生（注：加沙卫生部11月13日数据）。

另外，巴勒斯坦两个派别的分裂导致了政治上的软弱。内塔尼亚胡一直利用这种分裂来阻碍巴勒斯坦人建国。为此，巴勒斯坦需要革新领导层，选出新的领导人。我估计，在战后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的加沙举行选举会很困难，因此需要某些国际机构来协助管理加沙地带，直到加沙人能动员起一场选举。

选举的结果将难以预料。今年春天我在巴勒斯坦时，人们说，若在加沙重新选举，法塔赫会获胜；而在西岸，哈马斯会赢。这不是因为西岸人有多热爱哈马斯，而是他们已经厌倦了法塔赫在西岸的失败统治，加沙人同理。我不知道这场战争后，巴勒斯坦人对发动一场如此破坏性战争的哈马斯是何种态度，是希望奖赏它还是惩罚它。在两极分化的时代，我不指望人们会给出温和的答案。但若要巴勒斯坦人选举出自己的领导人，国际社会必须尊重选民的意愿和获胜的一方，因为2006年哈马斯在选举中获胜后未获国际社会承认，法塔赫得以执政至今，合法性却很弱。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领导层也需要革新。但我同样不相信一个伤痕累累、饱受创伤的以色列会再选举出温和派，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以色列右翼总是占上风。因此巴以双方未来谈判可能会更加困难。这就需要世界主要大国走到一起，集中精力为巴以冲突找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反复强调在巴以之间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干预是必要的。但这种干预的效果究竟有多大？

罗根：《奥斯陆协议》期间挪威人的斡旋，证明了善意的朋友可以作为中间人，让巴以双方在中立领土上寻求解决办法。欧盟曾通对巴勒斯坦的《邻里、发展与国际合作工具》（*NDICI*）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帮助PA建立了政府治理结构，并为后者建造一些用于政府运作的建筑物和基础设施。这些设施有不少都在第二次“大起义”期间以色列的报复行动中被摧毁，但欧盟的建设性角色仍然值得肯定。

国际社会要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实现合法的民族自决愿景。在此过程中，就必须依靠国际社会来努力消除巴以双方的力量不平衡。

目前的困难是，联合国和美国都不太适合担任巴以冲突的协调者，因为以色列认为联合国亲巴、敌视以色列，而美国长期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难以获得巴勒斯坦人的信任。

我认为，中国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是21世纪的政治经济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巴以双方都有牢固的关系。从斡旋伊朗与沙特的“世纪和解”中能看出，中国有能力在严重分裂的伙伴之间主持谈判。



（郑学锋 摄 / 新华社 供图）



县中踩踏事件：超大班级与拥挤的厕所

记者 · 陈银霞　编辑 · 王珊

11 月 13 日上午，河南省武陟县兴华中学学生在上厕所期间，因上下楼梯拥挤发生踩踏，导致 1 名学生死亡，5 名学生受伤。拥挤的厕所背后，是不断增长的县城学生数量和因此衍生的超大班级。

踩踏

每到上午 20 分钟的大课间时间，河南省武陟县兴华中学的厕所就变得分外拥挤。

学校坐落在县城的中间位置，是所初中，三个年级分在两栋四层的教学楼里，有 30 多个班，学生加起来超过 2000 人。整个学校只有一处厕所，是一栋二层的建筑，一层是女厕，二层是男厕，蹲位都是 30 多个。厕所与教学区隔着操场，直线距离有 300 米。今年刚从学校毕业的 2020 级学生赵思维告诉本刊，一到下课时间，为了能占到蹲位，学生们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厕所。

但这个方法遇到期中期末考试时就不好用了。考试一般从早上 8 点开始，每科时间为两个小时，考完休息 20 分钟——上厕所的同学都挤到了一起。女厕有两个出入口，人员流动尚算通畅，但男厕只有一个出入口，在二楼楼梯口。赵思维说，楼梯不窄，并排能走 6 个人，但遇到考试每次都挤满了人，“有不停往前挤的，有想要出来的，也有被挤得一动不动的，要堵上好几分钟”。赵思维初二时见过有一个男生在楼梯上跌倒，被同学踩到手指，是周围人努力往外挪出一点位置后，他才站了起来。

11 月 13 日这天却没有这么幸运。这天学校进行期中考试。踩踏就发生在第一门考试结束后。初三学生张民鑫记得，自己当时刚跑到厕所一楼的楼梯拐角处，迎头冲来一群学生，神色慌张，



（张驰 摄 / 新华社 供图）

左图：2021 年 10 月 13 日，河北省某中学学生参加应急疏散演练

右图：6 月 30 日，蓝天救援队志愿者在指导一所中学学生练习救生杆的使用方法，提高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边跑边喊："墙塌啦！快跑快跑！"一时愣住的张民鑫被重重踩了好几脚，有些在他前面的同学被挤得连连后退，重心不稳，栽倒下来，张民鑫也倒了，又带倒了后面的人。他记得，从厕所涌出的人继续往外跑，踩着倒下人的手和背，不少人疼得破口大骂。"全都向外跑，疯了一样。"

被压在人群中间，张民鑫觉得喘不过气，闷、头晕，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好在，压在他身上的几个同学先站了起来，将他围在中间，避免其他人再挤到他。随后，他被拉了起来，晕乎乎中，几个人抓着他，踩着其他倒地同学的手、脚、背出去了。他听到，依然被压在下面的人中传出喊声："妈妈快来救我。"

在厕所里的李思辰看到的更多。他告诉本刊，男生厕所里有一面隔断墙，高度在一米七左右，是用来隔开前后两排蹲位的。去年，他就观察到这面墙出现一条半米长的裂痕。踩踏发生前，有不少学生聚集在隔断墙边抽烟，堵住了通往厕所的路。李思辰说，就在这个过程里，一个学生的烟头不小心扔到了一个同学的身上，几个人被吓得跳起来，踢到了旁边人，引发混乱。厕所地面刚拖完，很滑，混乱和拥挤中，脆弱的隔断墙塌了。"砸到七八个人，都是血，有人蜷着身子，有的抱着头，有的仰面躺在地上。"厕所里的学生开始往楼下跑，而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学生还在往楼上挤，两股心急火燎的人流在一楼楼梯拐角处交会。

整个踩踏持续了十多分钟。王洋当时也在现场。跑出厕所后，他只下了几个台阶，就挪不动了。"前面的人动不了，后面人还在往前挤，我被挤得快呼吸困难了。"他大喊不要挤啦，但是也没用。直到老师从外面赶来，指挥楼梯上的人一波波回到厕所里，拥挤才缓解。等他下到一楼时，看见有三四个同学躺在地上，面色发紫，在等救护车的到来。

第二天，河南省武陟县人民政府发布通报称，在武陟县兴华中学踩踏事件中，1 名学生抢救无效死亡，1 名受伤严重，4 名轻微伤。

遇难的孩子

死亡的孩子叫李子其，是兴华中学初一学生，只有 12 岁。孩子的老师告诉家属，踩踏发生时，李子其被压在了最下面。在邻居的印象里，他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四，长着一张圆圆的脸，笑起来很羞涩。

因为上班没带手机，直到 11 月 13 日下午 3 点，报信的人找到李军工作的地方，他才知道儿子出事了，已经被送到武陟县中医院。他赶到时儿子还在抢救，妻子在医院大厅一直哭泣。过了半小时，医生过来告诉他，孩子没救回来。李军难以接受，就在早上出门时，儿子还好好的，还能自己骑自行车去学校。如果没有倒在上厕所的混乱人流中，晚上 8 点下自习后儿子会按时到家。可眼前的孩子，全身都是脚印，皮肤呈黑青色，让人不忍心看第二眼。

到现在李军也不知道儿子具体经历了什么。痛苦让本来就不善言辞的他更沉默了。他今年 34

在村里人眼中，不管是村里的小学，还是隔壁村的中学，都是“村校”，教学质量不如城里的小学和初中。

岁，在建筑工地上打过零工，今年上半年才到村西南的一家屠宰厂上班，计件工资，底薪为3000元，他是厂子里最勤快的人，踏实不耍懒，每个月的工资都是班组里最高的。妻子则在县城服装店做销售。两个人都没出远门打工，而是留在老家找活儿干，就是为了能够陪伴孩子成长和读书。

李军家在大城村。村子很大，有五六千人，原本属于圪垱店乡，2016年武陟县城区扩大，大城村被纳入木栾街道。但在村民心里，这里依然是农村，外观上看也是村子的模样：整个村庄四四方方、规规整整的，由从北向南12条街组成，城中路横穿12条街，将一条街分为东、西两侧，家家户户都还是一层平房，村里人多在外打工。

李军有两个孩子，大女儿14岁，比儿子大两岁，两个孩子从小就在县城读书。一位村民说，村里本来有小学，叫大城小学，位于该村东南部。原本村里也有初中，十多年前撤并了，村里学生可以去两公里外的隔壁村读初中。不过，在村里人眼中，不管是村里的小学，还是隔壁村的中学，都是“村校”，教学质量不如城里的小学和初中。一位2006年在武陟县城一所民办中学读书的大城村村民告诉本刊，他所在的初中，有的班级四五十人，能有一半考上武陟一中——武陟县最好的高中，但大城村的中学一个年级才能考上20多人。村民张银花则告诉本刊，村里小学一个年级只有2个班，每班30多人，“老师管得不严，讲话也‘半洋半土’，不像城里都是说普通话”。

村民李建设告诉本刊，实际上，2000年左右，村里就开始有人将孩子送到县城上学。这些早有“先见”的家长多在事业单位工作或者是公务员。村里其他条件好的，做些小生意的家庭紧随其后，“那时也说不出农村跟城里教育条件的不同，看到条件好的（人家）送，我们也想送，就是一种心理作用”。2010年之后，在大城村，只要家里条件不算太差，家长们都会送孩子去城里读书。

找渠道，交借读费去县城上学是这些送学生去城里读书家长的办法。在他们眼里，如果是去县城读小学，最好是进育才和育英学校；如果是初中，则要去实验、兴华、木城三所公立初中，进不了公立学校再考虑民办学校。三所初中，最难去的是升学率最高的实验中学，这所学校每年会有四五百人考上武陟一中；木城中学规模小，升学率也不如实验中学和兴华中学，是第三选择。对比之下，兴华中学从规模和教学质量上来说，是舍得出钱的农村家长不错的选择。

2016级的张倩是武陟县周边农村的学生，她记得自己在兴华中学读书时，班里超过七成的学生来自县城周边各农村，她就读的村小当年就有七八个学生进入县城念书，成绩都不错。2021年，当地政府统一对武陟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划定招生范围，这之后，借读变得越来越难，要想读书，就要买学区房。李建设说，新政策出来后，光他身边就有十几家在城里买了房子，“读完再卖”。

2021年，李军也买了房子。他的房子就在兴华中学附近，距离学校只有1.6公里。堂叔李国伟不清楚侄子有多少房贷，但他觉得侄子应该过得一般。“县城房子五六千一平，去掉首付，一个月的房贷也有两三千元。”他估摸着说。李国伟说，在李军的父亲因病去世前，李军家里条件在村里算不错的——除了种地外，李军的父亲还在家里开了面粉加工作坊，是村里最早一批在房子外墙贴白瓷砖的。一直以来，李军在家里帮工，磨面粉、看机器、扫地。2019年，父亲去世后，面粉作坊倒闭了。李军辗转换了好几个工作。他们夫妻带着孩子在城里上学，希望孩子能通过读书不再吃他们吃过的苦。“尽是干苦力。”李军说，“虽然累，（为了孩子）也得坚持。”

超大班

早在2016年，张倩刚进入兴华中学读初中时，她记得自己班级有55个人。一个年级10个班，总共500多人。那时学校也只有这一个厕所，但还不觉得很拥挤。但这几年，兴华中学的学生一直在增

长。兴华中学一名初三学生告诉本刊，目前，仅初三一个年级就有800人左右，有的班人数达到67人；低年级的学生更多，有1000人左右，班级人数多的能有80多人。整个学校学生的人数已经比2016年多出许多，但仍然只有一个厕所。

赵思维比张倩晚四年入学，他感觉不仅厕所挤，寝室也挤。他告诉本刊，男生宿舍住了12人，两排上下铺，中间只留下1米的过道。每层楼有一个洗漱间，装了七八个水龙头，供一层楼十几个寝室使用，每次早上洗漱都需要排队。赵思维说，他总是拿着盆，看到有水龙头空出来就赶紧把盆放上去接水。而且，宿舍没有澡堂和热水，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学生都是一周不洗澡，等回到家再洗。

关于中小学学校的配套设施建设，国内有着明确的标准。以厕所为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0年12月发布的《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规定，男生每40人要拥有一个大便器或1.2m长大便槽，20人拥有一个小便器或0.6m长小便槽，女生则是13人/个。以兴华中学目前超过2000的学生数量算下来，显然没有达到标准。如果再加上进出厕所的出入口只有一个，拥挤踩踏的风险就大大增加。而像这样无法在生活配套上达到标准的县级中小学，并不少见。

2018年3月22日，河南濮阳县第三实验小学一年级学生因在考试前“集体上厕所”发生踩踏事件，致1死22伤。据媒体报道，该校1704名学生仅有39个厕所蹲位。

齐燕是南开大学2016级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曾在中西部多个县城进行实地调研。在2017年开始的针对中西部三县教育问题的调研中，她关注到县城学生不断增多的问题。她告诉本刊，200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了中小学的班额数：小学是40～45人，中学（含初中和高中）为45～50人，其中“56～65人”为大班额，“66人以上”为超大班额。而之前在河南一所县城调研中，齐燕发现，高于66人的班级已经不在少数，“2018年该县公立初中一个班级超过80人，该县公立小学有的班级甚至达到108人”。

在调研时，齐燕看到，教室内学生的课桌从讲桌排到最后，教室内几乎没有空余空间。有的班级甚至两张课桌坐三个人，后排一抬腿就能踢到前排座椅。学校操场也不够使用，有的学生下课后也只是坐在班里，有的学校则直接在教学楼底下铺设塑料草坪，供学生课余时间活动。有一个学校，学生多，学校无法满足学生住宿需求，只好鼓励住在学校附近的老师们腾出自己的空余房间，充当学生宿舍。

齐燕说，乡村学校的撤并是县城出现超大班的一个重要因素。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2020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河南乡村义务教育发展趋势及政策因素分析》的文章提到，2013年至2017年，河南乡村小学、初中学校数量分别减少了4700所和203所，年均分别减少1175所和51所。

而除此之外，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资源，农村家长也不断带着孩子往县城聚拢，“从最早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到为了孩子上学买房落户”。齐燕说，2017年，她观察到，当时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龄儿童入城上学的速度，远高于当地学校扩建和新建学校的速度。学生人数的增多，也给教师的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一位老师告诉齐燕，班级变大后，自己只能关注到前15名和后10名的学生，对单个学生的辅导时间有限，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感觉学习内容“吃不饱”，学习能力弱的则感觉学得吃力。而且，需要花费更多精力维持课堂纪律，授课时间也变少了。

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邬志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解决超大班问题的难点，他说要彻底解决大班额问题，地方财政需要很大投入，如在城里新建一个小学，大约需要2亿元资金，一所初中要3亿元，“人口不断涌入，且公共服务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县级财政容易发生财政断崖”。

多名学生告诉本刊，踩踏发生后，学校正在原厕所旁新建厕所。除此之外，学校好像没什么变化。就在踩踏事件发生当天，兴华中学后续的考试正常进行。学生们看到有经历了踩踏现场的同学，在考试后10分钟才赶到考场，白色的鞋子被踩成黑色，肚子上还有被踩的印迹。

（除齐燕、邬志辉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被卷入旋耕机的“捡花生”老人

记者 · 彭丽　编辑 · 王珊　摄影 · 缓山

10月23日，河南周口郸城县下的魏家村，一位72岁的老人在拾花生时被卷入旋耕机，不幸离世。

当土地被征收或承包后，捡拾农作物是习惯耕作的老人们为数不多的赚钱方式，也是为数不多让他们感觉回到过去的时刻。那时候土地还没集中出租，地里还很少有大型机器，土地显得宽厚沉静。同龄的老人一起在地里干活儿，累了可以就地坐下聊聊天、喝口水。

老伴

郭珍的葬礼是在她出事一周后才办的。魏家村相熟的人都来了。老伴儿魏河站在人群里，佝偻着腰，一米六出头的个头显得更矮了。他常戴的那顶蓝色帽子摘了下来，显出乱糟糟的白发，眼睛通红。遇到来吊唁的人，他就上前拍拍对方的背，对方也回应他一下，几乎没有更多的交流。魏河想要表达的也很少，一切都猝不及防——就在七天前，妻子还完完整整地在自己的眼前，无伤无痛，是这个家里主事的人。

魏河今年75岁，比郭珍大3岁，两人相亲认识，已经结婚47年。魏河年轻时在外参军，对家务都不熟悉，结婚以后，郭珍里里外外负责一切，洗衣服、做饭，连下地都


左图：11月中旬，小麦已经冒出了头，村民又开始马不停蹄收红薯
右图：老人不仅要照看地，还需帮忙带孩子

是她来主导，魏河辅助。郭珍出事后，魏河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脑海中总是回想起事发的情景，两个女儿怕他出事每晚睡在他的两侧。

10月23日那天，郭珍跟以往一样，6点刚过就起床了。72岁的她动作还算麻利，蒸了馍，做了早饭。两人吃完饭还不到7点。他们骑上小三轮车，去村东头的大田地。这个季节正是种植冬小麦的时候，为了小麦施肥、播种的方便，之前种植花生的土地要用旋耕机翻一遍，不少落在土里的花生会在这个过程中被翻出来。村里不少老人会去捡，北方农村的地平整辽阔，人多时，弯腰捡拾的老人看上去像是在地里挪动的蚂蚁一样。

郭珍和魏河已经捡了几天，每天能捡两小竹篮，能有二三十斤，花生一斤市价3.5元到4.5元不等，留下自己吃的，一天还能挣六七十元。魏河他们两人到地里时，有不少人早他们而到，旋耕机已经在工作。那是一辆体形巨大的机器，亮眼的红色，光车头宽就有2米出头，高2.5米左右，长近3米，4个轮子支撑着车头，车头通过一根车轴连接后面的旋耕刀片，刀片在土壤里翻滚，凝结的土块瞬间被碾成碎片，白白的花生在褐色的土地里显现。

出事时，郭珍坐在地头刚戴好手套。旋耕机往她的方向开来，有20米左右的距离。村民魏民国当时在场。他记得，旋耕机开过来时，地头有五六个人，司机郭伟还摆了摆手，示意大家躲开，不过车子并未减速。其他人都及时跑开了，但年纪更大、体重150斤左右的郭珍行动慢了一些。魏民国说，旋耕机在地头拐弯，刀片挂住了郭珍的衣服，继而将人“直接卷进去了”。

郭伟好像并未意识到自己挂住了人，又继续往前开了十几米，周围人持续的大喊声让他停了下来。魏民国记得，下车后的郭伟看到车下的郭珍，吓得直接跑走了，十几分钟后才又回来。事发时，魏河正在地中间拾花生，等他跑过来看到惨相时，他痛苦地在地上打滚，哭得绝望，“刚刚还好好的人，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家庭

魏家村位于河南郸城南部，离郸城城区不到10公里。这是一个有1800多人口的村子，有9个小生产队，村里大多数人都姓魏。村子构造工整，四周被土地包围着，村里有三列房屋，道路横平竖直，穿行其中。村里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外务工，剩老人在家，静悄悄的。

郭珍的家在村子西头，是一层的平房，堂屋里摆着看着有些年代的沙发，坐起来发硬，跟村里其他家庭的简朴无异。这原本是一个让村里人羡慕的家庭。两人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已结婚生子，最大的孙子已经21岁。郭珍和魏河老两口是魏家村仅有的拿退休金的人：两人原先是郸城棉纺厂的工人，退休金加起来每月有6000多元。在村里人看来，他们不用担心养老的问题，生活比纯粹农家惬意很多。魏河晚饭后会围着村

里活动中心处的池塘走上三圈锻炼身体，郭珍则喜欢去邻居家串串门。她手巧，会做衣裳，还会蒸花馍。与郭珍家一墙之隔的邻居告诉本刊，她以前曾找郭珍帮女儿做过棉衣，“郭珍会绣花或者菱形的图案，从来不要钱”。郭珍的小女儿则记得，每到过年，母亲就被邻居请去帮忙蒸花馍，有时自己家的花馍都顾不上来。今年是兔年，郭珍特意做了兔子形状的花馍，兔子馍小巧可爱，白色表皮光滑，看不出面粉发酵的痕迹。

谈起这个家庭，村民言语里透露着惋惜。今年，这是灾祸第二次降临这个家庭。就在年初，郭珍和魏河的儿子魏午从楼上踩空摔下来去世。魏午今年43岁，和妻子一直在浙江绍兴的一家五金厂里工作，只有过年时才回来十几天。魏河说，儿子非常孝顺，“只要他一到家，家里的饭都是他做，不让他妈妈动手，吃完的碗也是他刷”。一个曾去串门的邻居记得，郭珍只要一提到儿子就哭得停不下来，“她和我说心里不得劲得很，每天都很想儿子”。女儿说，母亲的眼睛都因此出了问题，“被蒙住了一样，看不太清”。

儿子的离去，也意味着家中经济支柱的倒塌。去世前，魏午已经是车间主任，每月工资1万多元，妻子的工资有几千，两人加起来每个月能挣2万元左右，加上老两口的退休金，但一家人依然不敢松懈。魏河告诉本刊，儿子有三个男孩，分别是21岁、20岁和18岁，相继都要成家。魏河细数结婚的费用，“村里结婚要有房，一个孙子彩礼就将近20万元，还不包括三金和其他的礼品钱，有的人家还会要求车子，都是钱”。而对于兄弟多的家庭，彩礼要得更高。“因为女方家会不想把家里的钱留给另一个兄弟。”一个村民说。

整个家庭从孙子们出生开始就在为他们结婚做准备。“生了第一个孙子后，第二个孩子希望是个女孩，没想到还是儿子。”魏河说，“一生出来我儿子就哭了，因为负担太大了。第三个也想生个女儿，又是一个儿子。”为了挣钱，魏午将三个孩子交给魏河夫妇照顾，自己和媳妇到浙江打工，“儿媳和我打电话说，他们都不敢请假，一请假又要扣钱”。辛苦也算有回报。去年，他们刚在老宅的斜对角建了一栋新房子，看着十分气派，红色的砖墙，门口两根立柱，院子不小，用黑色的围栏围了起来。据村里人估计，房子得花了五六十万。魏河说，家里为此欠下了外债，但话止于此，“怕说出来影响孙子娶媳妇”。

儿子去世后，大孙子去了新疆打工，每月挣3000元。二孙子原本今年参加高考，父亲出事后，他辍学去了哥哥所在的饭店工作。魏河说，小孙子也不想读了，但被自己劝住了，“我告诉他，以后我们的退休金给他攒起来当彩礼”。两个70多岁的老人，试图去帮家里扛起一部分担子，但年老体衰的他们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捡花生是为数不多的一件。

旋耕机司机

事情发生后，肇事的旋耕机就停在原处。那是一块大小为18亩的土地，平整、辽阔，远远望去，旋耕机显得不起眼，就是一抹红色。村民说，今年村里的旋耕季跟往年有些不一样——以前到了旋耕季，土地的主人会从邻县请人旋地，七八辆旋耕机开到村里，昼夜不停，两三天就能把全村的地耕完。今年，村里人都在排队等政府的旋耕机。一位隔壁村的旋耕机师傅陈仁告诉本刊，郸城县农业农村局今年开展了一个助农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统一招标旋耕机，在巴集乡以及钱店镇两个地方试点：如果用政府指定的旋耕机旋地，村民每亩只需付17元，剩余的钱由政府补贴——以往耕一亩地的价格在60元左右。

但整个魏冢村只分配到了一台政府指定的旋耕机，也是分为白天和晚上两班，两个司机来回倒着开。出事前，他们已经连轴作业了4天，但村里还有许多土地没有轮上。陈仁说，旋耕机车主也不愿意接这样的活儿，“给政府耕地，客源有保障，但收益不够，村民付的17元不会给到车主手里，车主拿的是政府补贴的40～45元，去掉每亩30元的油钱，一亩地就赚10块钱左右。”陈仁说，想要赚钱，只能加快速度、多旋地，但旋得质量不好，村民也不满意，“我们都是本地车主，需要做长久的生意，这个活儿对我们来说不划算”。

肇事司机郭伟是车主雇来的。郭伟今年37岁，一米七出头，偏瘦，皮肤黝黑。他家所在的村子与魏冢村仅隔一条公路。本刊记者去的时候，只有他的奶奶李花在家。李花96岁，走路颤巍，皱纹满面，说话也有些含糊。实际上，这里难以称为“家”，二层楼刚垒好框架，墙没有刷，门和窗也没有。李花住的是一张破旧的单人木床，上面铺着几层毯子，



上图：郭伟96岁的奶奶和她每天睡的小床

下 图：11月，郭伟的房子终于装上了窗户和门



她的衣服就挂在床顶的木头上。郭伟的床铺则是旁边的一个木头沙发。

郭伟兄弟两人，母亲在他7个月大时因肺结核去世，五六年前父亲在旧房子里触电身亡。李花说，郭伟从小就很懂事，从不出去和人打架，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在家里帮忙干了两年活儿后，十五六岁的他就在外面打工。他修过车，做过电焊工，也开过旋耕机。半年前，他到吉林山上挖石头，每月能挣五六千元。回来就是为了盖房子。

郭伟急需有一个自己的住所。他今年37岁，跟媳妇王艳欢已经结婚快20年，有两个孩子，女儿18岁，儿子15岁。一直以来，他都跟岳父岳母住在一起。王艳欢的母亲王红告诉本刊，自己起初并不同意女儿与郭伟结婚。她回忆初次到郭伟家的景象：三间砖土平房，地上凹凸不平，屋内几乎没有家具，伸手就能碰到房间的横梁，还住着郭伟的父亲和奶奶。她觉得，嫁到这样的家庭，很难看到未来。然而，女儿执意要嫁。

王艳欢比郭伟大5岁，认识时，郭伟还在修车，她觉得他踏实、能干、肯吃苦，“别人可能修一会儿休息一会，他会一直修，有多大劲就使多大力气”。王艳欢说，修车每个月收入三四千元，很辛苦，只要有人需要修车，半夜都得起来，黑色的油污像长在手上，从来没有干净过。长期弯腰、蹲着修车，郭伟经常腰腿痛。后来，他把修车工作辞了，做过焊接工，但工作不稳定，一年中几乎只有一半的时间有活儿干。没活儿干的日子里，郭伟也会着急，“坐在家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也不说话”。

王红家在郸城老城区的巷子里，灰扑扑的两间房子，女儿王艳欢一家住一间，王红和老公住一间。这些年王艳欢在家照顾和郭伟生的两个孩子，直到今年才去超市打工。郭伟挣的钱只够负担两个孩子的学费，一直以来，生活方面需要王红来承担。谈起过去的生活，王红觉得太苦了，丈夫早年去世，自己再嫁后又生了两个儿子。为了补贴家用，她在街道做环卫工人，一个月只有 1000 多块钱，最近半年都发不出工资。

王红说，自己跟女儿提了许多次“压力大”，希望他们搬回“那边家”，“她光是哭，赖着不走，我也没办法”。有时郭伟也在场，他听了总是一声不吭。“他在这边住得还是不太舒服，肯定不像在自己家里。”奶奶李花告诉本刊，郭伟经常会与岳父岳母吵架，“一吵就回来找我住，他想有个自己的窝。”

这两年，儿子的逐渐长大让盖房子的事情变得急迫起来，“要为他讨媳妇做准备”。去吉林也是因为能每月多赚 2000 块钱。房子从 3 月份开始盖，郭伟的邻居几乎与他同时起房子，现在基本要完工了。郭伟的房子却盖得断断续续。邻居知道他没钱也没人，会顺手帮一把，“比如他们家没人去拉水泥，有时我下了几十包，我就会让他们家的工人一起用，也没算他钱”。邻居告诉本刊，到现在，郭伟水电和地基两块的工钱都没有给工人结算，加起来有五六万元。

为了推进盖房的进度，半个月前，郭伟从吉林回来。开旋耕机的活儿是亲戚给郭伟介绍的，200 元一天，他没犹豫就答应了。他告诉奶奶，想尽快挣点钱把房子的门和窗户装上。出事前，他开白班，每天晚上将近 11 点才能回家，早上六点左右就要出门。出事前一晚，他 11 点左右到家。凌晨 5 点，他的搭班伙伴打电话来说太困了，他跑过去替换。



土地出租了

陈仁觉得这次事故并不意外。他已经开了三年旋耕机，从第一年，他就发现，只要车一开，就有老人在后面捡花生，“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个，有的甚至会贴着旋耕机刀片走”。陈仁在车上喊，“等旋完再捡”，喉咙喊得都嘶哑了也没用。他能做的就是减速。陈仁说，地里没人时，他能将车开到时速 15 公里甚至 20 公里，但人多时速度在 5 公里左右，有时他甚至会停下来等老人捡完站远他再开。尤其是拐弯时，他会看了又看再三确认。

来捡花生的都是无地的老人。四五年前，河南濮阳到湖北阳新之间的高速公路修建，魏冢村东边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征收了，4000 元一亩；东南边和西边的土地则由村干部做中间人，承包给了大种植户。有的搭大棚种辣椒、白菜、茄子之类的，有的则是种花生类的经济作物，每亩的租金为 1000 元。魏冢村挨着 016 乡道，站在乡道往左看，一排一排白色的圆拱形大棚依次排布，共有六七百米长。放眼望去，白色的塑料布在阳光下折射着光，很是壮观；往右看，则是大片平坦的土地，有的已经种上了小麦，露出了嫩绿的小芽。魏民国告诉本刊，以往家家户户都有地，各管各的，人工收割，不会有剩余。这几年土地包了出去，用机器收割，总有收不干净的。

魏山今年 70 岁，家里有 6 亩地，他是村里少有的没将土地租出去的老人。他的逻辑朴素而简单：有钱没有用，因为不一定能买到粮食，但有面和馍就一定饿不死，还可以再挣钱，“对于农民来说，地就是靠山”。他也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会将地租出去。





左图：机械化种植已变得越来越普遍

右图：田间的老人

以种小麦为例，他算了一笔账，“就成本来说，化肥便宜的一袋要一百五六，贵的要180，一亩地两包化肥，得300多元；小麦种子3块多一斤，一亩地需要40斤左右；再加上收割机一亩地80元，旋耕机一亩地70元，还有打药钱。算下来一亩地的成本在七八百。小麦亩产1200斤左右，今年夏天河南大雨，小麦都发芽了，只能卖到八九毛一斤，刚刚回本。”

土地出租后，老人们闲不住，也不敢闲，一年下来，他们只有租地的几千块钱收入以及每个月100多元的养老金，年老后总难免的体衰和病痛，是压在老人头上的阴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变成雨水掉落下来。他们去找各种零活儿，种大棚是其中一个。村民魏红今年56岁，她告诉本刊，在大棚干活儿1个小时8元，一天8个小时，活儿多时要加班，依然是8元/小时，除草、撒种、收割，一年能有半年的时间都在忙，活儿并不轻松，“即使是秋冬季节，也是又闷又热，进去不到2分钟就会开始流汗，每天要喝掉几升水”。但这是60岁以下的人才有的机会——大棚不招超过60岁的村民，“怕他们身体受不了，干活儿也不利索”。收获季后去地里捡东西，原本是农耕时代的一种民俗，但现在是60岁以上老人难得的“工作机会”。

黄兰今年78岁，家里地租出去后，她和老伴儿，夏天拾玉米，秋天捡花生，一年能挣几百块钱。黄兰有高血压等慢性病，每天都需吃药，赚来的钱就用来买药。她有两个儿子两女儿，二儿子20年前在工地上因为意外去世，大儿子也快60岁了，有关节炎，还要帮衬自己儿子，两个女儿身体都不好，也指望不上。去年，她摔了一跤，半边身子都瘫了，活动不方便，只能推着助步器走几步。吃饭则是让邻居每次赶集给她带几个馍，每天吃馍喝稀饭。

黄兰觉得寂寞，她总想起年轻时的日子。那时大部分人都留在家里，一家至少五六口人，虽然穷但热闹，早上一起出门干活儿，傍晚回来，会一起在村中心的池塘里泡澡，“没有电，没有风扇，穿个背心和短裤泡在池塘里，男女老少都在一起”。现在，整个村子除了农忙时节都是静悄悄的，她只能每天推着助步器在村里转悠。去地里捡东西是为数不多让她感觉回到过去的时刻。那时候土地还没集中出租，地里还很少有大型机器，土地显得宽厚沉静。同龄的老人一起在地里干活儿，累了可以就地坐下聊聊天、喝口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皆为化名）



引领新汽车时代的"BBA"潮流

荣威 D7 携多款实力车型亮相广州车展

11 月 17 日，第二十一届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盛大启幕。上汽荣威品牌携"D 家族"首款产品荣威 D7 闪耀登场，并率领全新 RX5、全新 i5、全新 RX9、全新超混 eRX5、iMAX8 EV 与科莱威 CLEVER 等实力车型一同亮相，展现了荣威"数智化赋能可持续出行，创建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的理念，引领新一轮汽车技术风尚。

荣威 D7"12 万的 BBA"，上市即爆款

近期上市的荣威 D7，依托"上汽星云"纯电系统化平台和"上汽珠峰"机电一体化架构两大超级平台打造，并以"云宿智能座舱""DMH 超级混动系统"等差异化技术成果赋能，为用户带来 B 级车的空间、B 级车的价值和 A 级车的价格，以"12 万 BBA"的实力与诚意稳占新能源轿车市场 C 位，上市仅 5 天订单就突破 5000 辆，成为中高级新能源家轿市场的"爆款"之选。

在新汽车时代，汽车座舱进化为人们除家和办公场所之外的"第三生活空间"，舒适与智能成为击中用户的超级价值。荣威 D7 创新打造的云宿智能座舱，在车内空间、前后排乘坐舒适度、车内静谧性等维度，可以说是"全优生"。荣威 D7 拥有 4890mm×1890mm 的大尺寸，呈现 B 级车超级空间，配合精心打造的云宿座椅、全系标配的前排座椅大躺功能以及全新斑马智行车机系统，

为用户带来舒适、智能的空间。

动力方面，搭载于D7 DMH的DMH超级混动系统，集成了行业首创“五合一”功能的动力总成大脑PICU和同轴P1电机等先进成果，配备热效率43%的1.5L混动专用发动机，百公里亏电油耗仅4.3L（CLTC），纯电续航125km，满电满油综合续航里程（CLTC）高达1400km，成为售价12万元的唯一长续航B级车，荣威D7 DMH满足了用户“既要跑得远又要跑得省”的需求。

荣威D7 EV采用高性能车最青睐的后驱架构，搭载同级集成度最高的VGA六合一电驱，峰值功率155KW，峰值扭矩310N·m，零百加速仅6.5秒，同时提供510km和610km两种CLTC续航里程选择，运动性能与日常通勤一车兼顾。

荣威全明星车型亮相，演绎新汽车时代的新出行

本届车展，除了全新中高级轿车荣威D7双车首次亮相，荣威还携全新荣威RX5、全新荣威i5等主力车型，以数字科技与汽车的融合演绎新汽车时代的新出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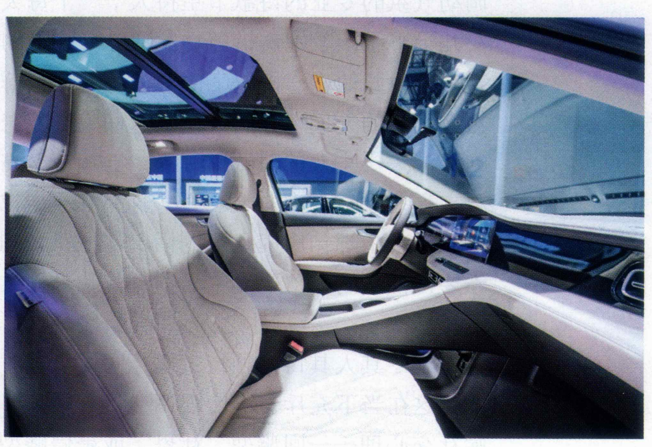
作为高品质主流SUV，全新荣威RX5一直是荣威品牌的核心车型，集美系、德系、上汽自主优势于一身，以其独有的行驶、驾控、静音、安全四大品质，为用户带来超越同级、媲美合资的舒适体验，自第一代荣威RX5上市至今销量已突破百万。此次全新荣威超混eRX5也将在展台上一同亮相，满足消费者多场景出行需求。

今年7月焕新上市的全新荣威i5，在设计、空间、座舱、科技、动力、安全六大维度进行全面升级，刷新了自主品牌家轿的品质高标准，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的家庭轿车。同样在今年正式上市的“中大型豪华6座SUV”全新荣威RX9，以其豪华智能家居内舱，为用户带来比肩豪华品牌6座SUV的出色座舱体验，满足三代同堂及多孩家庭不断升级的出行需求。

作为荣威品牌布局新能源MPV市场的重磅产品，“豪华七座纯电MPV”荣威iMAX8 EV以越级宽适、舒享豪华、五星安全的卓越品质，成为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接待用车，代表“上海智造”为进博会中外嘉宾带来绿色智能、舒适便捷的高品质出行服务。近期在《2023年上半年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中，以一年保值率82.85%的出色成绩，夺得纯电动车保值率榜单冠军的科莱威CLEVER，也在此次车展上萌趣展出，为用户带来“小车大生活”的出行体验。

在刚刚结束的广州车展，荣威品牌不仅带来涵盖燃油、插电混动、纯电三大动力形式，囊括轿车、SUV、MPV三大品类的多款车型，并通过“优质产品+超级诚意”，助力更多用户实现追求美好汽车生活的梦想。





胡续冬：诗何以群？

记者 · 艾江涛

那些闪现在诗行中，如同电影镜头一样纷繁的生活经验，如同一部压缩的诗体小说，带给人们那个时代的鲜活气息。

不久前，胡续冬的诗集《一个拣鲨鱼牙齿的男人：胡续冬诗选》出版，受到一些读者和书评人的关注。这本诗集，被介绍为他生前编选的一本自选集，除了收录那些他早已为读者熟悉的作品，还收入他去世前几年的一些新作。

朋友圈中那些带着怀念之情的转发信息，让人想起这个被朋友们叫作“胡子”的诗人，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两年多了。2021年中元节，疫情的阴云依然密布，他的猝然而逝，加重了某种共同的感受，近千人在八宝山为他送行后，朋友们自发组织了一场告别歌会。

为何一个诗人的离开，能引起如此多的共情、感怀甚至疼痛？如同他在诗歌中展开的各种分身一样，胡续冬有着许多精彩的分身：“70后”代表诗人；和学生没大没小打成一片的高校教师；灵光闪现、生猛诙谐的专栏作者；国内最早的新锐文化网站“北大新青年网站”的创办人；最能调动气氛的专业的诗歌节主持人；一个每天接送女儿上下学，教她辨析植物、喂养流浪猫的好父亲……由此他也连接起了形形色色的文化群落和热爱生活的人们。然而仅仅是这样吗？随着时间的沉淀，一些人试图做出解释。学者钱文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句广为人知的话：‘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本身，胜于爱生活的意义。’……‘爱具体之人，向他者开放’，不仅是胡续冬其人其诗的独特气质，同样也被时代需要。这在当下充斥着过度强调‘私人原则’的极端社交心理——回避型‘社恐’或是侵略型‘社牛’——的社会生活中显得愈发珍稀。”

一切总结都容易显得煞有介事，胡续冬听到这样的话，多半会嘴角上扬、不以为然。然而，钱文亮的提醒却很重要：回到时代，回到诗去看待一位诗人。

胡续冬离世几个月后，熟悉他的几位诗人与评论家张洁宇、冷霜、姜涛组织了一场对话活动：“胡续冬与‘九十年代诗歌’”。对话的题目很有意味。胡续冬的博士论文题目便是《“90年代诗歌”研究》，连缀着“叙事”“个人写作”“及物性”“拒绝隐喻”“诗到语言为止”等关键词被讲述的“90年代诗歌”，区别于“朦胧诗”和之后的“第三代诗人”，曾成为一个被广泛引用与讨论的独立概念。之后，人们不再能找到一个囊括性的概念讲述当下的诗歌写作。那次对话中，姜涛谈到理解胡续冬诗歌的线索之一时说：“胡续冬喜欢将他生活的场域、他的‘朋友圈’搬迁到诗中，‘诗可以群’这个古老的功能在他这里不仅复活了，还成了他写作的内驱力。”

诗何以群？诗歌如何搅动身边的现实，从而抵达人心？

90年代，一种“偏移”

比胡续冬高一级就读于北大中文系的冷霜还记得，1993年万圣书店刚开业，包了一辆中巴车到校园卖书。他第一次可以随便翻找自己想看的书，而不是站在新华书店柜台旁，向售货员远远地指认。“一些新生事物开始出现，另一方面，我们当时的普通心理感受，老师学长们嘴里那个更有理想的80年代刚刚过去，觉得我没赶上好时候。而且没赶上好时候的一个现实背景是，在80年代的整体文化氛围里，诗歌处在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但到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算在中文系里面，写诗也被认为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诗歌是一

个神秘的，和一个已经开始朝着市场经济方向挣钱的氛围格格不入的小圈子。”冷霜说。

1992 年秋天，冷霜最初见到的胡续冬，并非后来人们眼中的社交达人“胡子”，“寡言少语，而且说话还略有口吃”。在胡续冬后来不无夸张的自我叙述中，他这个脾气暴躁、智力上高度自负、来自湖北边缘小城暴力团体里的不良少年，看到五四文学社那张“一个大脚印踩在上面，非常简单粗暴，非常有冲击力”的招新海报时，很快有种找到组织的感觉。诗歌带给胡续冬巨大的改变：“第一，我变成一个喜欢跟人沟通的人；第二，由一个比较木讷、不善言辞的青年变成了话痨；第三，我接过五四文学社社长的位置，也倒腾了很多朗诵会，主持这，主持那，最后主持变成我一个副业，以至于后来我发现从五四文学社退役后，可以用主持技能干别的，于是后来我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了几年。”

这样一个天性活跃、有丰富可能性的少年，为何在 90 年代选择写诗？在姜涛看来，这与 90 年代整体的诗歌氛围相关：“90 年代诗歌对于语言的开放性理解，极大满足了这个顽劣少年与更多不规则事务、与更多人打交道的欲望。虽然 90 年代诗歌后来受到了很多批评，像过多的叙事、过度的反讽、过分的经验主义而导致细节肥大症等，但在我看来，90 年代也许仍是当代诗最具野心和活力，心境也相当蓬勃的一个时期，胡续冬诗歌的底色在这个时期确立下来。”

那时海子的诗歌神话刚刚形成，90 年代初的校园诗歌写作，多少都会受到海子、骆一禾、戈麦那种质地相对纯净、偏于元素化意象的抒情方式的影响。然而，这更像是一个 80 年代的尾巴。1993 年、1994 年，整个诗坛的风向在发生变化，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孙文波等一批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对更年轻的诗人产生很大影响的诗人，都开始写出某种带有转型意味的代表诗作。在他们的批评文章中，一种更为强调诗歌技艺、强调诗歌综合处理当下现实经验的写作正在展开。



上图：胡续冬（1974 ～ 2021），诗人、译者
右图：胡续冬的诗集《一个拣鲨鱼牙齿的男人》

1993 年底，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姜涛因参加北大未名诗歌节结识了胡续冬，之后便互相交换作品。尽管姜涛的写作已与那种抒情性很强、主要写乡村经验的诗歌有所不同，他看到胡续冬的诗仍很震撼：“我忘了 1994 年还是什么时候，他给我看新写的一首诗，大概写一个女孩坐出租车，最后出租车把她像一个枣核一样吐在北大南门口，我觉得挺意外，出租车这种东西还能写到诗里，我们那时写诗，哪怕写日常生活异质的经验，也是某种文学类型的。他带给我的感觉，一方面好像很直白外露，另一方面有特别强的活力。我们一般理解诗歌还是象征的暗示的，胡续冬开始的时候根本不管，直接把经验中最活泼、很魔幻的东西写出来，叙事性非常强。一定程度上我也受

胡续冬的写作在90年代诗歌中闪烁着自己的独特光芒，吸引着那些同样带着缺点、喜欢自嘲的年轻人。

了他的激励。”

就这样，1994年底，几个共同意识到90年代诗风变化的年轻诗人，胡续冬、冷霜、姜涛、王来雨，包括后来到北京的蒋浩，一起参与到曾对90年代中后期的诗坛产生一定影响的《偏移》的编辑中。不同于“第三代诗人”提出的“PASS北岛”，这些诗人提出的偏移，明显带有90年代的印记：理性而富有建设性。根据姜涛的解释，所谓“偏移”，一方面是偏移于上一代诗人所开辟的90年代诗歌氛围，找到自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更多指向自我的偏移，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诗学理念，要求将诗歌看作不断释放可能性、扩充对世界认识疆域的写作方式。

胡续冬是这批人中最快摆脱学徒状态的人。在对现实经验的处理中，他很早就表现出那种对具有反讽与喜剧意味的东西的关注。这种搅拌着不同生活经验、带有喜剧的发现意味、叙事色彩很强的诗歌，从《在臧棣的课堂上》《为一个河南民工而作的忏悔书》《柱子到北大刷广告》《中关村》，到后来广为传播的《太太留客》，一度成为胡续冬诗歌的标签。那些闪现在诗行中，如同电影镜头一样纷繁的生活经验，如同一部压缩的诗体小说，带给人们那个时代的鲜活气息。

姜涛重读胡续冬的《中关村》，当时觉得好玩，现在则有些感慨甚至伤感。“诗的密度很大，写的是中关村桥下两拨人打架，一拨是卖打折机票的，一拨是贴小广告的，两拨人都穿着缩水西装，像电子游戏中搏击的两个小人。然后，一个小人跑了出来。跑到哪儿了呢？跑到一个发廊里，发廊里的发廊妹误以为警察来扫黄，于是也开始跑，跑过工地、售楼处、居民小区，又遇上了打劫的人……胡续冬就这样让一个人接着一个人跑起来，也带着整个中关村在跑，最后大家都跌在了这首诗里。……诗中出现的人物，穿缩水西装的人、发廊妹、小流氓等，在现在的中关村已经见不到了，现在街上走着的都是文质彬彬的、内卷的打工人。”

诗歌中的大开大合，同构于那个虽然混乱但充满能量与可能的时代。搅拌现实与虚构，让写作变得活色生香，则是胡续冬的长处。在随笔《在路上发明人生》中，胡续冬便讲述了自己在生活中遇到各色人等，难以忍耐的那种虚构现实的冲动：“要往简单里说，就是我有一破毛病，喜欢在路上跟不认识的人瞎贫，尤其是喜欢乱编自己的身世以配合对方聊天的兴头。”

这种扮演性，在胡续冬那里成为一种自觉的写作意识：“我大概成为不了佩索阿，所以我将以往的抱负中对我的发明收缩为一种高强度的‘自我腾挪’，方言只是我在诗歌中修炼‘乾坤大挪移’的一种路数而已。更多的时候，我所倾心的挪移状态体现在心智快速反应的其他层次上。”

这种戴着面具的戏剧化的书写方式背后，在冷霜看来，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胡续冬诗歌中的主体是一个善于自嘲的把自己放得很低的形象”。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续冬的写作在90年代诗歌中闪烁着自己的独特光芒，吸引着那些同样带着缺点、喜欢自嘲的年轻人。

每个人都与你有关

2003年，胡续冬到巴西国立巴西利亚大学任教。两年后回国，胡续冬结了婚，因为肝病的原因，很早便宣布戒酒，从当年鲜衣怒马的诗歌青年一下转入规律日常的家庭生活。与此同时，他的写作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冷霜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从一个拼贴光怪陆离的当下中国社会进程的观察者，变为一个连接世界有趣、有意义部分的写作者。于是，壁虎、狗、麻雀、蝗虫、花栗鼠、蛐蛐、松鼠还有紫荆花、杜鹃、木棉这样带有博物性质的写作出现在他的诗歌中。这些诗中，虽然同样充满那些熟悉的戏剧化场景，但却展现出一种将这些动植物与自己的生活快速

建立联系的能力，北美的蝗虫，“它们是最棒的乡村乐手，/ 翅膀和后腿稍事摩擦，/ 就足以令我从北美大草原 / 回到四川盆地的稻田”。深圳的木棉花则让他想起女儿，“木棉花围坐一地 / 像提前退休的一群人在练习瑜伽 / 木棉花深处有一个三岁的女娃 / 挥着小拳头高呼‘打爸爸’！”即使是在西班牙的埃库勒斯塔，胡续冬所注意到的，仍是一个在护栏边哭泣的来自河南南阳的天主教徒。在《里德凯尔克》中，无聊等船的他甚至和云打起了招呼，“我们互相打了个招呼。/ 它的云语言元素聚合不定 / 很难沟通。它伸出 / 飘忽的云手，试图递给我 / 一根云烟，我表示婉拒 / 因为我只抽黄鹤楼”。

这些作品中，胡续冬的诗与人是打成一片的，他在诗中能让任何陌生的风景物相转化为让人会心一笑的熟悉场景，如同他在生活中总有办法能迅速拉近你和他的距离。冷霜将之形容为一种“轻微的推搡”，“他会通过语言或其他方式，给你一种轻微的推搡的感觉，如果在人与人边界感非常强的情况下，推搡就会带来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推搡恰好使我们建立起一种身体上或心理上更近的关系。有时候他会开一些带颜色的玩笑，给人起外号，打破大家的边界感，建立起一种更加亲密的联系。”

这种轻微的推搡感，事实上保留着小地方熟人社会中的某种影响，“这就好像在你的生活半径里头，每个人其实都和你有关，你都可以去跟他攀谈”，冷霜由此想到了人类学家项飙所说的“附近的消失”，“项飙谈到我们的生活中少了附近，要重新了解我们的生活，但胡续冬就是一个与他附近菜市场这些卖菜的、居委会的大妈，包括附近的猫，都能建立起特别真实连接的人。”在那首纪念挚友马雁的《七年》中，胡续冬描述听到坏消息的那天，带着学生星娃到早市卖菜的场景，那种对每个摊贩的熟悉跃然纸上：“我们先来到了写有歪歪扭扭的‘南方菜’/ 字样的一块硬纸壳下，卖菜的连云港小哥 / 把我从一群挑菜的千手观音拉到摊位后面，/ 打开了一个沾满泥巴的大口袋：/‘大哥，今天最好的冬笋都在这里，给你留着的。’我买了冬笋、芦笋、豌豆尖，/ 又带着星娃来到了长得像赵本山的 / 四川达哥的菜摊前，他家的儿菜 / 已在塑料布上排成了一个儿菜幼儿园。”

“我觉得胡续冬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中小城市市民生活的理解方式。他少年时期所生活的湖北十堰这种中小城市，地方社会文化非常发达，人情世故很多，大家在一个熟人社会中，非常自在，跟所有人打成一片，打麻将聊闲天，跳广场舞，没有大城市人的包袱，也没有农村的不满和怨恨。”姜涛说。

如果说波兰诗人米沃什身上带着“小地方人的谨慎”，那么胡续冬身上便带着“小地方人的自在”。那种自在，曾是我们所熟悉的感受。然而，这似乎并不足以解释胡续冬笔下的诗何以群，或者说，并不足够。

十多年前，我也曾是一个文学社团的土鳖文学青年，那时对胡续冬还有他诗中表现出的那种冒犯或者推搡，多少有一种不适感，这也让我错失了很多与他深入交流的机会。如今重新阅读他的诗作，忽然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在那些张牙舞爪、戏谑夸张的诗句背后，其实一直藏身另外一个胡续冬：深情，天真，有着深沉而严肃的关切。当你在《回乡偶书》中读到他这样写那些洗头妹：“洗头的妹儿多含一口鸭儿，就为 / 乡下的娃儿多挣了一口饭。”还会觉得这是一句不洁的诗吗？当你在《犰狳》中读到：“精英们不愿提及那些黑夜的喉结上 / 一小片茧皮一样喑哑的，不可见的后裔。”没人会觉得这只是一首简单的博物诗。姜涛说胡续冬把朋友圈搬到了他的诗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为亡友写下那么多的悼念诗篇，据他的朋友说，他去世那天是中元节，他还为亡友马雁和马骅准备了晚上要烧的纸钱。

胡续冬曾用“金蝉脱壳”形容臧棣的诗歌艺术，其实对他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正是在一个个轻盈的蝉蜕之上，我们得以窥见夏日曾经许诺的盛大，还有那份生命的热力与嘈杂。





《涉过愤怒的海》：不只是爽片

记者 · 卡生

曹保平说："你说变种也好，杂糅也罢，在传统类型片里，你的企图心将决定片子的扩展力和丰富性的强度。"

"复仇之下"是什么？

曹保平执导的《涉过愤怒的海》是 2019 年拍摄的影片，沉寂四年之后终于上映，海报上写着"建议十八岁以下观众谨慎选择观看"，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从 2006 年执导影片《光荣的愤怒》算起，曹保平在 18 年的时间里拍了五部电影。他一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个人叙事特点，直指社会议题和复杂人性；另一方面，每一部戏上映之后，商业口碑是曹保平在创作中极力恪守的平衡点。

作为"灼心系列"的第三部，《涉过愤怒的海》同样是一部犯罪悬疑片，像是在《烈日灼心》的人性剖析和《狗十三》的原生家庭问题基础上的内核升级。乍一看，《涉过愤怒的海》是一部"父亲为女儿复仇"的类型影片，但这明显不能满足曹保平的叙事野心。"复仇"只不过是前菜，深埋的那部分才是曹保平真正想要讲述的故事。

该片改编自作家老晃的同名小说，总是有人问老晃，故事是不是以"江歌案"为原型，但实际上，这部小说写于"江歌案"之前。老晃说，小说的故事原型发生在美国，一个中国女留学生被同学谋杀，而凶手潜逃回了内地。自从听到这个故事，老晃满脑子都是受害者的父亲远渡重洋去认领女儿尸体的画面。愤怒感让他果断起笔，很快就写完了这部中篇小说。

曹保平说，他在原作的基础上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内核落脚点：当追凶的父亲遇上包庇"凶手"的母亲，他们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父亲在追凶过程中，逐渐打开女儿的世界，他是不是真的认识那个看上去懂事的女儿？反之，一开始就被认定为凶手的李苗苗的家庭，是怎样造就了一个"恶童"？

金丽娜和李苗苗的故事线在小说中面目模糊，但影片采用时空错位的双线对这对年轻情侣的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拍摄爱情部分的柔光与暖色，和拍摄复仇时冷峻的冷色调形成鲜明对比，暗合了表面美好、实则残酷的结局。初到日本留学的金丽娜怀揣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之后陷入和



左图：电影《涉过愤怒的海》剧照
右图：曹保平在拍摄现场给周迅说戏

李苗苗浪漫的爱情中，两人爱得每天要扔掉彼此的鞋子，以表示永远不会离开对方，这也让观众始终对凶手的身份心怀疑虑："真的是李苗苗吗？"

女儿金丽娜的死是老金复仇的基础。如何呈现女儿的故事是一个结构上的难题。"我无法闪回故事，因为闪回需要第三人称叙述。"所以，在影片里，曹保平前置了女儿在社交媒体上完全不同的状态，这是一个"伪结构"手段，和老金复仇的线并进、互推，产生一种戏剧上的张力。曹保平曾说过，最高级的类型片其实是反类型的，除了结构上的考量，"反类型"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故事的"核"，原生家庭的罪与爱被包裹在追凶过程中，一点点被撕开，最后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影片藏得最深的部分其实是，老金真的了解女儿吗？

自从和妻子离异后，女儿便和老金相依为命长大。在老金的世界里，女儿乖巧懂事，从不做越轨的事情。女儿为什么会死在衣柜？那是因为小时候父亲出海后，衣柜是她唯一的避风港。老金沾沾自喜地聊起当年自己把女儿赶上车去找母亲，女儿回来之后变得更加懂事，实则女儿心中早已被打上了"被抛弃"的阴影。为爱女复仇的父亲，才是女儿心里最深的刺。所谓《涉过愤怒的海》，或许是一位父亲涉过自我救赎的海洋。

飙戏

演员互相飙戏，成为曹保平电影里的又一看点。《烈日灼心》当年让邓超、段奕宏和郭涛获得了最佳男主角，《追凶者也》让刘烨封帝。《涉过愤怒的海》是周迅和曹保平继《李米的猜想》后第二次合作，她告诉我，曹保平是一个会让演员"打破"自己的导演。她认为的"破"是一种感受，换言之，是摆脱演员的一种惯性思维，让自己参与到创作过程中。

有一场戏，是黄渤和周迅在海边的终极对峙。当老金（黄渤）扔给景岚（周迅）儿子的"遗物"时，景岚的崩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有家教、气场强大的女性遇到极端的突发事件时，在冷静和疯狂之间会怎样表现？在现场，周迅有过几次尝试，她决定用生理性反应来传达一个母亲得知儿子死讯时的崩溃。她对曹保平说，人在极端情况下，身体会比脑子对悲伤更有反应。那场戏，周迅拿着儿子的头盔，鼻血滴到了头盔上。在曹保平看来，这场戏略显外化，但经过长时间的斟酌之后，他还是保留了。曹保平说，在现场，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与演员在状态和心理上进行一轮轮推敲。在一部电影里，你很难用具体的情节和台词，把一个人物或人物关系的前因后果都交代出来，而是需要人物发散性地来表达的。

黄渤和周迅在这部影片里有过几次不同层级的碰撞。第一次是当得知老金要追杀儿子，景岚主动上了老金的车，挑明来意，"如果是我儿子做得不对，我会用我一生所有的东西补偿你，但是你找不到他，你得跟我合作"。这是景岚以退为进。第二次对峙是景岚把老金反锁在地下室帮儿子跑路，她没想到，老金在地下室放火，宁愿把自己熏死也不停止追凶，当她从地下室把人救出来后，两人之间产生了某种共鸣——"同为父母不易"，景岚也对老金产生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敬畏。最后一次，是老金将李苗苗的遗物扔给景岚，景岚开车撞向老金，最后把车开向悬崖，落入海中，是老金把景岚救上了岸。

几次你来我往的生死相搏，似乎让这对冤家之间的关系多了几分同病相怜的不忍。曹保平认





上图：《烈日灼心》剧照

下图：《狗十三》剧照

为，这对人物之间的斗智斗勇、你进我退、互相算计，是一种迂回的塑造人物的方式，这也是亲子关系的一次极致描写。处理人物的内心戏，一直是曹保平的特长，这也成为他的电影作品里十分突出的特点。

一父一母的缠斗背后，两个家庭对孩子不同的教育故事也渐渐浮出水面。李苗苗的饰演者是张宥浩，他的表演让我非常惊艳，言语无多，却把一个恶童形象刻画得很生动。李苗苗是个富二代，母亲景岚和父亲李烈早年离异，父亲再婚生下一个女儿，李苗苗导致妹妹从小残疾，随即和母亲生活，景岚给李苗苗提供的物质生活更像是家庭缺失的一种弥补。周迅说："景岚实际上是一个软弱的母亲，难道她不知道儿子的恶吗？她知道，但是她只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活着就行。"

两个家庭教育方式的对照贯穿影片，景岚和老金来自不同阶级，他们都以"爱"之名强调父母对孩子们的付出和牺牲，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爱多少都是片面和失序的。影片结尾，日语老师问金丽娜，什么是爱？她无法回答。

三联生活周刊：《涉过愤怒的海》改编自老晃的同名小说。相比原小说，电影关注的问题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

曹保平：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小说提供了很好的叙事，编剧只需要进行叙事补充。另一种是叙事本身没有那么好，但却提供了一种类似"灵魂"的东西。《涉过愤怒的海》属于前者，它是一个非常类型化的小说，是一个父亲为女儿复仇的故事，如果只是按照小说方向去拍，拍出来会很像一个韩国电影。原小说中女儿金丽娜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存在，所以她和李苗苗那条线在剧本改编过程中基本上重新创作了。我拍电影，不想只满足于讲述一个复仇的故事，它应该有一个更有指向性、充满后劲的内核。对于整个东亚社会而言，原生家庭会伴随着人的一生，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触碰以及挑开的话题，所以我把两个充满对照性的原生家庭的故事埋藏在复仇之下。

三联生活周刊：《狗十三》和《涉过愤怒的海》这两部影片都聚焦家庭教育，它们在你的表达中有什么不同？

曹保平：虽然主题都是在说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两者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狗十三》聚焦于一个家庭三代人，探讨的是在原生家庭中男权社会的权威性以及爱的形式和方法，它属于伦理讨论的范畴，对原生家庭的讨论是更集中的。《涉过愤怒的海》中的原生家庭是一个藏在背后的东西，其表层结构其实是一个追凶故事，金丽娜和李苗苗两个原生家庭的对照关系，以及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都具有更宽泛的讨论空间，所以它是"追凶"和"原生家庭"两者的复合体，更复杂。

三联生活周刊：老晃的小说中，老金酗酒、赌博、打架，是一个负面的父亲形象。但在电影里，这个人物好像变了，更像是一个为自己女儿付出一切的船长。这种人物的改变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曹保平：在原小说中，老金是一个挺落魄的人物，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社会边缘人。小说的主旨也是讲述一个失意中年人如何努力拯救和挽回自己，但如果我的内核是探讨原生家庭问题，这种“边缘性”反而会对主旨有所折损。原生家庭对孩子真正的负面影响，其实是在普通家庭中存在着的不经意的伤害。电影里，老金是见过世面的人，早年当兵，退休后用抚恤金购买了第一艘船，后来组织村民集结成一个团队远洋捕鱼，可以说他是一个在当地有能力且有影响力的人物，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看上去负责的父亲，却完全无法理解女儿真正的需求。这样的父亲形象更具有普适性，老金并没有意识到他曾经对女儿的伤害，从戏剧角度来说，这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情绪渐离感，这是这部电影真正想抵达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在拍摄《烈日灼心》时，你使用了大量的肩扛和手持变焦的拍摄方法，制造一种强烈的纪实感，为什么这部影片没有延续这种拍摄技巧？*

曹保平：在《烈日灼心》时，大量的变焦的纪实方法，是想要捕捉人物“战栗”以及“躲闪”的瞬间，以突出人物在心态上的微妙变化。镜头“扑过去”，以及产生的移动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表达。比如说，匈牙利导演拉斯洛·杰莱斯拍摄的电影《索尔之子》中，通过方形构图，强调的是一种强制性主观镜头，以突出个人的偏执心理，但在《涉过愤怒的海》中，我使用比较多的是固定镜头，因为这部电影并没有情绪上的排他性。有一场戏，是周迅饰演的景岚和黄渤饰演的老金在海边的一场对峙，当老金把女儿生前最后的视频怼到景岚脸上时，周迅眼里闪过震惊，脸上的肌肉在颤抖，她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那场戏我用的是一个长镜头，手持的机器追近演员，整场戏中间没有停顿，人物当下的情绪一以贯之。当老金把景岚撞到集装箱的那个瞬间，为了更“脆”的影像效果，我在最后剪辑的时候切了一刀。所以从影像审美来说，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这需要根据电影的题材和表达来使用镜头。

三联生活周刊：*影片里出现过一些奇观，比如在追凶达到高潮时，三辆车撞到了一起，天上下起了“鱼”，还有一场戏是李烈在船上和老金对峙，天空中飞过很多蜻蜓。动物的出现在影片里是有什么暗示吗？*

曹保平：很多新闻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报道，沿海城市出现龙卷气旋时，会将海中的动物卷上天空。天上下“鱼”是在我一开始做剧本的阶段就考量进去的场面，在一部影片中，它能带来强烈的震撼力。20多年前，保罗·安德森拍摄的《木兰花》中有一段，天上不是下雨，而是掉落很多青蛙，这个给了我启发。这种奇观不仅能带来视觉上的强烈力量，也有一种特殊的寓意，三辆车在高速路上交会，是一种“命运巧合也是必然”的心理隐喻。至于海上蜻蜓那一幕，则是创作之外的灵光一现。拍那场戏时，从下午3点开始拍，海上的天气变化很快，到了下午5点，海上起了浓雾，气压变低，海上有许多蜻蜓飞来飞去。本来这场戏已经快拍完，但我们当时觉得蜻蜓低飞非常符合李烈意外死亡之前的癫狂和迷乱。后来我们为了呈现蜻蜓的效果，重新补拍了前面所有的镜头。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一位具有个人风格的类型片导演，你认为过去什么样的经历决定了你现在的创作风格？*

曹保平：在我们上学那会儿，每年都会有作者性很强的国外电影展，集中放映十几部影片。当年在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展上，常常看得云里雾里，看不到半小时就睡着了，但那个时候非常迷恋那样的电影。“作者电影”是电影学院符号性的东西，未必理解得透彻，但那种氛围会浸染你，让你对商业电影有一种排斥。我记得上学时，学校里放《第一滴血》，大家都看得特别热闹，看完之后觉得这是什么玩意儿，一脸鄙夷。但后来当你发现，世界更开阔一些时，就能慢慢接纳和喜欢一些作者性未必那么强的叙事，与此同时，我在个人表达趣味上依旧是不愿意放弃的，只是宽容度变得更高了。相比之前一批电影学院的导演，他们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更多放在社会性和意识形态的表达上，我们这一代之后，会对人性上的表达有更强烈的兴趣。在我的世界里，我依然在电影里有强烈表达的属性。我觉得，一代人并没有比另一代人高出许多或低许多。


谭师傅偏爱沙姜，所以用沙姜的风味搭配乳鸽


椰汁口味的“戈渣”


松露香葱鸡粒酥

“猜猜最后一道粤菜会是什么？”

主笔 · 黑麦

如果记忆消失，那么有些味道也自然消失了。

早年间，《纽约时报》刊登过一篇写粤菜的文章，说最好的粤菜师傅都先后在上世纪90年代移民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了，川菜在中国大行其道，传统粤菜会在若干年后遭遇瓶颈或断代危机。作为一名粤菜迷，每次想起这篇文章，我都会为粤菜的生死捏一把汗。记得几年前采访蔡澜时，不禁抛出这个问题，他不住地摇头，列举了广州、香港的一众餐厅和主厨，最后说了句，他自己喜欢澳门的粤菜有时更甚于香港和广州。

在澳门的美食圈，谭国锋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出生在香港，父辈来自广东顺德，在他的烹饪基因里，一部分传承就来自自家的厨房。16岁时他第一次走进厨房，从清洁工作做起，水台、泡发、砧板一路做到厨师，从没抱怨过一句。随后，他辗转到曼谷成为行政主厨，多次为泰国、日本、尼泊尔等国元首烹饪“家的味道”。2007年，他来到澳门，一待就是16年。这期间，他亲手把“誉珑轩”餐厅带成米其林二星，随后转战“永利宫”，2020年他又带领这家餐厅进入“亚洲50佳餐厅”的榜单。可就在不久前，谭国锋做了个决定——放弃之前的荣誉，从新开启一家名为“谭卉”的

餐厅，一切仿佛从头开始。

在谭国锋看来，在如今西式餐饮和融合菜盛行的时代，传统的粤菜也在吸纳来自各地的元素。过去的几年中，他在脑海中构思了数百道菜，他觉得有必要让这些新的味道组合“出来透透气了”。

“这些菜就像我自己。”谭国锋说，他不是要完全颠覆传统，但也不想一味重复，他想把传统菜的精神、味型，重新排列成一个新的版本。他仍旧会像过去一样，坚持去市场购买最新鲜的鱼获与时令蔬果，在后厨门口等待供应商将食材送来，随即，像自己的师傅一样，认真挑选食材，然后开始耐心地处理、烹饪。他说：“味道是一种记忆的传承，我只是在用新的方式把那些昔日的味道激发出来。”

多年前，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食评家谢嫣薇的《消失中的味道》，在书中，她搜集了不少几近失传的广东老菜故事，并记下它们的做法。谭国锋读到了这些食单，也复刻过诸如羊头蹄羹、网油卷、烧云腿雪花鸡片等菜肴。在“谭卉”的菜单上，他依然保留着“戈渣”这道菜，他解释这是最老派的粤菜点心，根据已故香港饮食作家江献珠的记载，这是一口炸过的高汤，外脆内如豆腐般滑嫩，入口即溶。

谭国锋说他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回想一些过往的瞬间，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初到澳门，摘星，跳槽，推翻菜单，试菜……在不知不觉中，他的头发也慢慢掉光了。2016年，谭国锋与蔡澜、李纯恩共同客串电影《决战食神》时，依稀能看出他的青涩，现如今，他端起锅、拿起炒勺的动作，已经越来越像个粤菜老师傅了。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为了今天的采访，你就没有去成菜市场，你好像特别喜欢去菜市场？

谭国锋：是，我一直有去菜市场的习惯，之前在香港、泰国工作的时候都是。十多年前我刚来澳门，就跑去菜市场转转看这边有什么蔬菜和水产。我现在比较常去的是义字街街市（菜市场），那边有不少时令蔬菜，做广东菜必不可少的元素都能在那里找到；氹仔街街市进口食材就比较多；我之前还在下环街市拍过烹饪节目。

我一直都在酒店工作，大型餐饮集团其实都配有专门的供应商，我去菜市场呢，也不一定非要买什么东西，有时就是逛一逛，看看时令的蔬果，了解一下市场里流行什么，一般人家的餐桌上都做些什么。去逛一下市场，了解一下食物，是我们这个职业理所应当的事。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说菜市场是你的灵感来源？

谭国锋：来源之一吧。比如我的菜单上有一道菜，用到了荷塘芥蓝，这是一种很强壮的芥蓝，半米多高，主茎能有两三厘米粗，肥嫩又味甜。这其实是以前流行于广东农村地区的蔬菜，市面上很少见，因为一般人家都觉得这菜怪怪的，可能不太好做，于是这菜就不太流通了。我也是偶然在市场里看到这种蔬菜的，如果我不去市场，只等供应商来为我提供菜品，那我自然是想不起来它的。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谭卉”的菜单上还有什么别的灵感来源吗？

谭国锋：小时候，我会在厨房里看祖母和爸爸做菜，他们是顺德人，会用柴烧炉灶，一口锅就能烧出全家人的一日三餐。我当时就想变得跟他们一样，后来我在餐厅做菜单的时候，总会想起以前家里的味道。

举个例子吧，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茶瓜了，我想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广东人，可能也已经遗忘了，那应该是他们童年时吃过的一种腌菜。茶瓜是用白



粤菜厨师谭国锋

瓜做的，这种瓜没有黄瓜那么多水，也没有丝瓜那么软，口感我认为比意大利的节瓜还扎实些，老广会把瓜瓤去掉，用葱、姜和肉末随便一炒，就很好吃。

老辈人会用醋、糖等调味料，把这瓜腌成甜中带酸、晶莹剔透的黄绿色。小时候我受凉喉咙痛，家人就会用皮蛋、香菜、鱼片、姜片和茶瓜给我煮汤喝，这汤不用煲很久，猛火滚十几分钟就好了，盛一碗，连鱼带菜一起吃下去，病就好了。一说起这个味道，好像把我的记忆都带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一道好菜的标准是什么？

谭国锋：必须具有合理性，无论西餐还是中餐，味道、搭配都要让人感到平衡、舒适。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想要在菜单里表现出24个节气来？

谭国锋：其实这是一个中式的概念，我希望菜品可以像节气一样千变万化。我向澳门大学中医药学院的教授请教过岭南药膳的搭配，之前在香港时，我也上过董爽博士的中草药课程，虽说在华南地区是体会不到一些寒冷节气的，但是在粤菜烹饪里，不光是汤，很多菜都有升补、清补、淡补、平补、温补的说法。

三联生活周刊：澳门自己的味道是什么？

谭国锋：澳门本地人其实吃得很传统，和香港、广东一样，因为主食材很相似，但澳门的特色食物，受葡萄牙饮食文化的影响，还有东南亚食材的影响，比较融合。我一直都在做传统的广府菜，想要做得正宗，就必须尊重最传统的烹饪技法和粤菜调味。我会用一些进口的食材和西餐的烹饪来提升粤菜的口味，比如姜葱炒牛肉这道看似家常的菜，如果有人想吃油香多一点的，我就会用草饲的牛肉；有人想要吃鲜嫩多汁的叉烧，我可能会用伊比利亚黑猪肉；一盘普通的青菜里，要有足够多的时令蔬菜，才够鲜甜。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20年中，传统粤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谭国锋：以前，站在一家老广开的菜馆门口，就能闻到菜干、鱼干的味道，能看到老师傅在后厨忙活，但是现在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一直在提升，反而把一些东西搞没了。你觉得很多很多年以后，只剩下一道粤菜的话，会是什么菜？

三联生活周刊：是什么？

谭国锋：东星斑喽。开个玩笑，但其实现实就是这样的。以前在广东农村办宴席，主人会用各种鱼来招待宾朋，鲩鱼、青鱼、鳙鱼，还有顺德鱼生，但现在都用什么鱼呢？东星斑。淡水鱼的养殖规模越来越小，供应也变少了。这几年我去广东乡下，去那些开了很多年的餐厅探访，问他们的招牌菜是什么，老板会说，澳龙、富贵虾、东星斑，听起来有点让人唏嘘。

现在广东小吃里还有些炸物，很网红的，一说都是100年前的配方，现在也可以叫所谓的经典，但使用的调料都不是原先的了，有些干脆用了现成的瓶装酱料，味型都变了，怎么还会是原来的味道呢？

如果有些记忆消失，或是被更改了，那有些从前的味道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不是在说对与错，我只是看到了这些改变，有些是经济环境的改变，有些是生活模式的改变，从前厨房里有二三十个人都是正常的，现在很多厨房里就几个厨师，买大量的瓶装调料，用预制菜……这都是没法选择的改变。坚持传统并非易事，传统与现代之间总有鸿沟，就像西方人很难理解海参贵在哪里，年轻的厨师不懂为什么要自己熬酱油，我很庆幸自己还有这个条件立足于传统，那我就认真对待，好好享受这个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你最难忘的味道是什么？

谭国锋：其实有很多，比如珍贵的食材，比如陈年的葡萄酒、干邑。但只有一种味道能立刻让我想到家，那就是沙姜，这是整个岭南地区最常见的食材，它不光是卤水的调味，也塑造了南方菜肴的香气，无论做禽类、凉菜、煎煮焖肉，都可以放一些。我的新菜单里就有一道用沙姜调味的乳鸽。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各种榜单？

谭国锋：每个榜单都有自己的标准和想法，偏好不同，定位也不同，想要迎合排名其实很难。作为厨师，我能专注在客人的感受上就好，天南海北的客人能在一家餐厅里吃得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会不会担心未来年轻人的口味变化？

谭国锋：我当然担心，因为过去没有像今天这么巨大规模的食品工业，有大量的零食、添加剂，吃辣也成为一种趋势，全世界的年轻人好像都很喜欢刺激的味道。一些粤菜餐厅，也变得很现实，卖一点带辣味的菜，是避免不了的。但是，人的口味应该是丰富的，懂得享受原味的，不是吗？

（本文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月球形成的新理论

主笔 · 苗千

这篇论文对于之前的天体碰撞理论做出了修改：忒伊亚首先撞入原始地球，与地球物质发生充分混合之后才诞生了月球。

月球是如何形成的？目前的主流理论认为，在大约45亿年前原始地球刚刚形成时，一个名为“忒伊亚”（Theia，古希腊神话中月亮女神之母的名字）的质量同火星相当的原行星（protoplanet）与原始地球“盖娅”（Gaia）发生了剧烈碰撞。碰撞之后，这个天体的剩余部分在地球的引力作用下逐渐形成了月球。这确实可以对一部分事实进行解释。例如根据探测，月球缺少很多挥发性的化合物，很可能是因为在碰撞过程中这些物质发生了气化。

不过这个碰撞理论看上去完美，却经不起更严谨的推敲。测量地球和月球的物质成分，会发现两个天体物质的同位素成分高度一致，也就是说两个天体出自同一个源头。这与碰撞理论描述的月球主要由忒伊亚的残余物形成产生了矛盾。

关于地球自身也还有许多难解之谜。地球并非一个完美的球形，其赤道区域的半径为6300多公里。关于地球的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地核、地幔和地壳；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内核、外核、下地幔、上地幔、岩石圈、软流圈和地壳等。正是这些不同层次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让地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地质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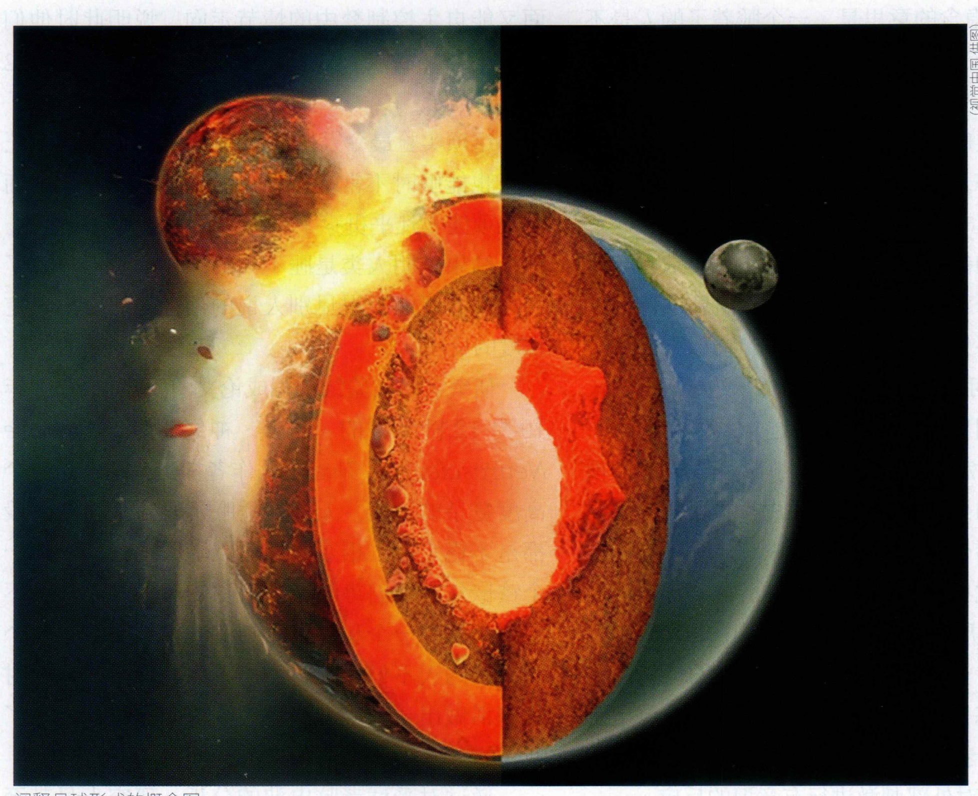
科学家主要通过分析地震波来研究地球的内部结构和活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者就发现在地幔中有两个长达数千公里的巨大团块结构，分别在太平洋板块和非洲板块下方，占到整个地幔的8%。每一个团块的大小都超过了月球。地震波在经过这两个团块时，速度会明显减慢，这说明其密度比周围地幔物质的密度更高（经测量其密度比地幔中其他物质的密度高出2%～3.5%），这两个巨大的结构也因此被称为“大型低速体”（Large Low Velocity Provinces）。地幔中的少量物质会通过地质作用被带到地表。分析夏威夷和冰岛等地的火山喷发物，结果显示这两个团块中铁元素含量更高。

多年来，科学家一直对这两个巨大地幔团块的存在感到困惑。它们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地幔为何不是均匀的混合物？有理论认为，这是在地球形成初期，地幔还处于液态时混入了杂质，之后慢慢冷却形成的；也有理论解释，这与地球板块的运动有关。科学家无法在实验室里进行天体对撞实验，更为直接的研究方法是利用计算机进行模拟。

2023年11月1日，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员袁迁与合作者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论文《形成月球的撞击成为基底地幔异常的来源》（Moon-forming impactor as a source of Earth’s basal mantle anomalies），用一个颇为新颖的理论解释了月球的诞生及地幔中团块结构的形成。这篇论文不仅关注了月球的形成过程，也关注了天体碰撞可能对地球造成的影响，进而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论文作者通过分析和计算机模拟，认为在大约45亿年前，忒伊亚与原始地球相撞，随后两个天体的物质发生了混合，月球也随之诞生。像这样在地球形成早期发生的大规模碰撞必然会在地球上留下痕迹。那么，在地幔中这两个富含铁元素的团块是否也与这次碰撞有关？沿着这个思路，袁迁与合作者对这次碰撞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机模拟。

月球质量大约相当于火星质量的九分之一，而火星质量大约相当于地球质量的九分之一。模拟结果显示，与火星质量相当的忒伊亚一部分有可能沉入地球的地幔深处，形成团块结构。经过进一步研究，科学家发现这种冲撞所产生的能量


（视觉中国 供图）

阐释月球形成的概念图

足以融化部分地幔，使地幔分为融化的上部和固态的底部。在这样的作用之下，忒伊亚的一部分与地球相融合，便形成两个巨大的团块结构，而其余被撞出的物质则形成了月球。因此可以说，月球是在忒伊亚与地球相撞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而构成它的物质是忒伊亚和地球物质的混合物——这也就解释了月球物质和地球物质的同位素为何高度一致。

可以说，这篇论文对之前的天体碰撞理论做出了修改：忒伊亚首先撞入原始地球，与地球物质发生充分混合之后才诞生了月球。这不仅能够解释为何构成月球的物质与地球物质如此一致，也解释了地幔中两个巨大团块的由来。

论文中通过计算机模拟得出的结果当然还不算是完全值得信赖的科学结论，很多科学家对天体之间的碰撞能否形成地幔中的团块持怀疑态度。想要对这个理论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接下来不仅需要研究地球的性质，还需要对月球的性质，尤其是其地幔的性质进行更细致的调查。

袁迁认为，接下来的研究可能会帮助人类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地球如此独特——或许其中就有在形成之初受到了其他天体剧烈冲撞的原因。可能正是这次冲撞，让地球具有了持续数十亿年的不均匀性，也正是这样的性质让地球变得如此特别。

（本文写作参考了《自然》杂志的相关报道）

睡不死的人

主笔 · 袁越

我们形容一个人睡着了，会说他“睡死过去了”。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一个睡着了的人是不会对周围环境有反应的，和死人差不多。不过这个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否则闹钟就没有意义了。事实上，人类的感觉器官即使在睡眠状态下仍然处于工作状态，只不过此时的工作效率要比清醒时低很多而已。

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睡着了的人是有知觉的吗？他能否对感觉器官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简单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纳入自己的意识？换一个通俗的说法：我们能不能一边睡觉一边学习？

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肯定的结论。比如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让睡眠中的受试者闻烟味，再立刻让他们闻另外一种很难闻的味道，就可以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两种味道联系在一起，从而在醒来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减少抽烟的次数。

不过，这类案例大都属于潜意识的范畴，和清醒时的状态有着很大的区别。比如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一个睡着了的人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的，因此也就无法对外部刺激进行有意识的反应。

来自巴黎脑研究所（Paris Brain Institute）的几位科学家设计了一项实验，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猜测，处于睡眠中的人也许无法控制四肢的肌肉，却有可能控制脸部的小肌肉群，这就为研究者打开了一扇通往意识中枢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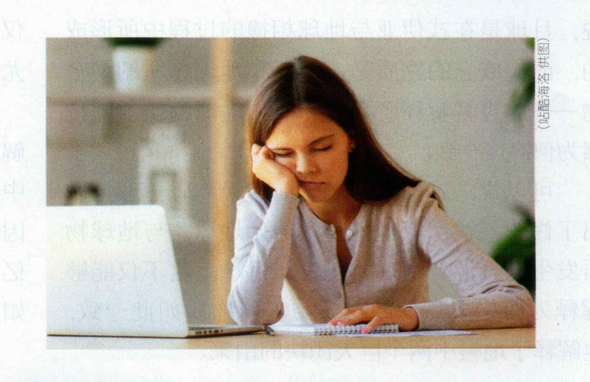
具体来说，这几位科学家设计了一个词语反应实验，受试者被要求对不同的词语做出不同的表情，比如听到一个常用的词语就微笑，听到一个生造的词语就皱眉。然后，研究者找来了27名患有嗜睡病（narcolepsy）的人和22名正常志愿者，分别对他们进行了这项测试，发现他们均可以在睡眠阶段对不同的词语做出正确的反应。

这个实验结果对于嗜睡病患者来说并不令人惊讶，这些人甚至在白天也很容易进入“快速眼动”（REM）的睡眠状态，此时他们会做一种“清醒梦”（lucid dream），即一方面确实是在做梦，另一方面又能自主控制梦中的情节走向，说明此时他们的大脑非常活跃，对外部词语做出正确的反应也就不奇怪了。

这项实验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就在于那22名正常人也能够时不常地对词语做出正确的反应，而且此项能力几乎贯穿于整个睡眠的不同阶段之中。这个结果说明人类是睡不死的，每个看似睡着了的人都有可能听得见别人说的话，并能做出一定程度的反应。

研究者将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23年10月12日出版的《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杂志上。作者指出，睡眠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无论是睡眠阶段还是清醒阶段都是不稳定的，相互之间可以随时切换，好似一个镶嵌体。我们每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都会不定期地开启一个和外界联通的小窗口，处于这个窗口期的人不但可以听懂周围人说的话，还能对这些话做出一定程度的反应，说明这些话进入了我们的主观意识，虽然我们自己可能察觉不到。

通过对受试者脑电波的分析，研究人员甚至找到了和窗口开启相对应的脑电波信号，从而可以通过这些信号预测受试者何时能够听见实验者在说话。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研究大脑如何控制窗口开启，他们相信梦游和睡眠麻痹症（俗称鬼压床）这类睡眠障碍很可能都和大脑控制的失调有关。



（站酷海洛 供图）

独一无二的维纳布尔斯走了

文 · 张斌

直到讣告在手机屏幕上闪动，才恍惚意识到已然很久没有特里·维纳布尔斯的消息了，名帅久病，享年八十，安然走到生命尽头。十年前，出版《生而执教》的自传算是维纳布尔斯辞别足坛的最后留痕，此后归隐至西班牙海港小城阿里坎特，与老伴儿伊薇特操持着自家度假酒店，如无病魔侵扰，该是岁月静好。关于足球，维纳布尔斯曾有定义，“足球即是人生。你必须竭尽全力，求取完美战果，坚韧度过平淡的日子”。



(Icphoto 供图)

特里·维纳布尔斯（前者）

上世纪60年代被誉为英国足球“黄金岁月”，在生机勃勃中出道，维纳布尔斯的球员生涯因此有了一抹金色光芒，从切尔西出道，后转至热刺和皇家园林巡游者，联赛出场达到526场，稍显遗憾的是，仅为英格兰队出场两次。1974年，刚过而立，伤病迫使维纳布尔斯退出绿茵场，正在切换人生轨迹，兴许有些空闲，他居然得空与人合作写成了畅销侦探小说*Hazell*，几年后英国独立电视台买下版权，随后出品了侦探连续剧。退役球员没有继续笔耕，33岁时在水晶宫开始执教生涯。近50年后，在英足总的深情悼文中，维纳布尔斯被尊为“这项运动最具魅力的人之一，他不仅是一位伟大人物，更是一位具有创新能力和前瞻思维的主帅，是一代英格兰球员和教练的灵感源泉”。

《泰晤士报》秉持传统，第一时间献上了早有准备的讣告，该报体育专栏作家阿利松·路德女士将名帅人生凝结为一句话，被加大字号特意提亮——“维纳布尔斯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什么是他不愿意尝试的。”写侦探小说不为生计，不过是维纳布尔斯众多爱好中的一个；2002年韩日世界杯前，年近花甲已被称作老帅的他居然发行了一首单曲打榜，一路冲到第46名也算相当不错了。

让维纳布尔斯的多彩人生终将青史留名的当然还是两段光彩的执教经历。1984年，巴萨结束梅诺蒂时代，请来了仅有41岁的维纳布尔斯开创新时代。下车伊始，维纳布尔斯坚定要请马拉多纳走人，否则难以拯救球队困局。结果很是顺利，巴萨一举夺得了11年来的联赛首冠，国王杯随即到手。1986年欧洲冠军杯决赛，点球败给布加勒斯特星队，险些登上欧洲之巅。胜利连着胜利，英国教练在西班牙名声日隆。在维纳布尔斯的坚持下，巴萨买进射手莱因克尔，1987年国家德比中的帽子戏法，让这笔交易显得愈加完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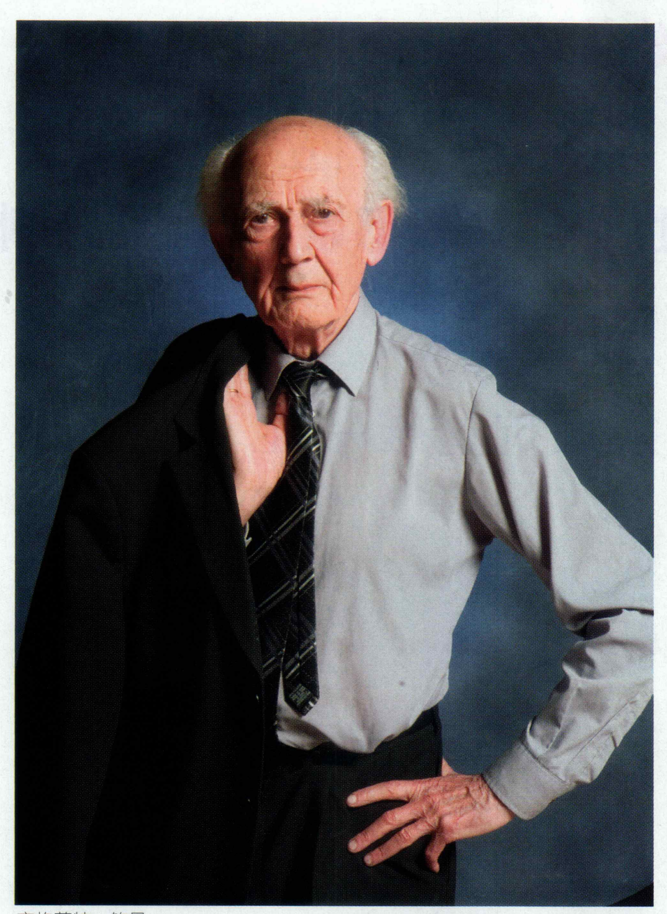
在巴萨执教，除了身后留下几座奖杯之外，最显眼的遗产可能还是那个跟了维纳布尔斯30多年的绰号——El Tel。抵达巴塞罗那首日，西班牙记者如潮水般涌向新帅下榻酒店，惊得维纳布尔斯落荒而逃，从消防紧急出口跳出，在附近另外一家酒店用假名字El Tel登记住宿，英国教练当年曾在异乡居然如此狼狈。

重回英伦，维纳布尔斯入局热刺，1991年捧得足总杯，签下加斯科因和莱因克尔，一度很是红火。但是，维纳布尔斯的商人天性与本领也遭人诟病，被指在与商人苏加联合收购热刺过程中“有不道德的操作手法”，BBC甚至两度制作特别节目进行深度挖掘。1994年，英足总紧急选帅，尚处在风波之中的维纳布尔斯颇有些意外地被选中，据英足总选帅具体负责人在回忆录中披露，寻访了大量球员和教练，对维纳布尔斯投出赞成票的不在少数。身为1996年欧洲杯东道主，三狮军团渴望有所作为，维纳布尔斯驾驭一代英才，以“公众赞誉的方式”晋级四强，在温布利大球场以4比1击溃荷兰一役成为永久经典。

欧洲杯后，维纳布尔斯谢绝续约，没有继续率队征战法国世界杯，闲暇时光，他坐到话筒前，展现自己的评球才能。1998年，维纳布尔斯回到梦想开启的地方，再一次执教水晶宫，在任上一举签下中国国脚范志毅和孙继海，展现了在足球市场上的眼光与决断。

鲍曼：让熟悉的事物陌生化

主笔・薛巍



齐格蒙特・鲍曼

“日常的生活方式突然必须接受细致的审察，它现在看来只是所有可能的方式中的一种，而不是最恰如其分的、唯一的、天然的生活方式。”

在《五十位关键社会学家》一书中，英国社会学家丹尼斯・史密斯说：“齐格蒙特・鲍曼的目标是创造这样一个社会，理性、被解放的人们在其中以创造性的方式行使他们的自由。他希望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鼓励普通人通达、理性、积极地参与创建一个更自由、更平等、更公正的社会。”在晚年，鲍曼觉得距离这个目标的实现还很遥远，他说：“我的声音如同狂野呼告，无人倾听。我想让世界变得更好。如今我一只脚已经跨入坟墓，而世界却一点儿也没变好。所以我一生的工作毫无成果。”但他仍然心怀希望。

是什么让鲍曼感到世界不会变得更好了？鲍曼在访谈中反复谈及网络的危害，“今天所有的技术，归根结底都在做的是：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把人的互动自动化，能够避免人与人之间一切可能的接触，被认为是进步。结果，我们也就能毫无顾虑地行动。而在直接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

大数据、机器学习，科技肯定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吗？“我们不再只是为了寻找最适合我们的目的的手段而发展技术。相反，我们让技术手段来决定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是发展手段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只是做手段允许的事情。应该服务我们的东西反倒让我们去服务它们。我们成了奴隶。”

鲍曼对技术的危害或许有夸大之嫌，但发出警示总是好事。他说：“我们既有理由悲观，也有理由乐观。悲观，是因为我们敞开的可能性有着不可逾越的限制，即我们所谓的命运。乐观，则是因为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性格上下功夫。性格是可以塑造、净化和改善的。”“研究表明，对我们的满足感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大约有一半是买不到的。只要我们还把幸福等同于购买许诺幸福的好商品，对幸福的追求就将是无止境的。”

后现代的特点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在，中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中产阶级的成员即便混得不错，其地位也不稳固，为这样一个永恒的梦魇所困：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工作没了。”

技术导致人们失去工作。有这样一个笑话：

在未来的工厂中，将只剩两种活物——人和狗。人的工作是喂狗，狗的工作是确保人什么也不碰。很多人看上去是在努力追求精致的生活，但在鲍曼看来，背后另有动因。“我们可能看起来很好，但我们感到受到威胁、不安全、焦虑、容易恐慌，我们找替代物来释放自己不可管控的过度的存在主义恐惧。我们远离二手烟，不吃高脂食物，避免阳光暴晒和无保护的性行为。”

鲍曼在分析后现代境况时援引了好几种传统，包括法国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法兰克福学派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葛兰西和卢卡奇，以及美国的激进主义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鲍曼在访谈中基本上肯定了这一说法，即葛兰西对他的影响特别大：“他是我知道的最幽默、最有人性的哲学家之一。从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学到的是，要摆脱把文化设想为形体的意象。他坚持结构化的普世性，认为结构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一个形体，也不是僵化的、不变的。”

2014 年和 2016 年，瑞士作家哈夫纳在鲍曼家中与他谈话，写成了二百来页的《将熟悉变成陌生》。那时鲍曼已经 90 岁左右了（他出生于 1925 年，2017 年去世，享年 91 岁）。90 岁的鲍曼还能谈及近年一些作家的作品，如库切、维勒贝克。访谈中他谈了很多历史、政治、社会问题，也讲了他的个人经历和喜好——为什么抽烟斗，他最欣赏的小说家（包括萨拉马戈）。

作为社会学家，鲍曼的创见并不是很多，他说他主要是回收利用自己的观点，但胜在勤奋、执着，始终不放弃思考。他虽然承认自己不会写美文，但访谈中也说了一些很有力量、很生动的话，如：“思想始于异端，继而化作正统，最终止于迷信。”“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施加影响的能力，可我们的道德成熟度还停留在亚当和夏娃的水平。”

书名“将熟悉变为陌生”来自鲍曼对社会学的本质的论述：“社会学意味着把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将陌生的东西变得熟悉。”他曾经在《通过社会学去思考》中阐述过这一观点：“常识的格言具有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的特征，只要我们接受了那些充斥于我们日常事务中的常规的习惯性动议，我们就不需要更多的自我审察和自我分析。当事情重复到足够多次，就会变得熟悉，而熟悉的事情总是不用加以证明的，既不会提出问题也不会引起好奇心。社会学提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使显而易见的事情变得令人困惑，使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日常的生活方式突然必须接受细致的审察，它现在看来只是所有可能的方式中的一种，而不是最恰如其分的、唯一的、天然的生活方式。”

比如人们都熟悉民族主义，却不太会想到消灭民族主义。鲍曼谈到人们会不假思索地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他去过以色列但不想留在那里，虽然他的祖父是守教规的正统犹太人，他说：“我被波兰的民族主义者赶出了波兰。而在以色列，人们又要求我变成一个犹太民族主义者。寻求用另一种民族主义来医治民族主义，这是一个荒谬的、令人担忧的想法……今天，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以色列公民只知道战争，战争就是他们的自然习性。我怀疑，多数以色列人并不想要和平，部分是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怎样在和平时期（在不能通过扔炸弹、炸房子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应对社会生活中涌现的问题。”

采访鲍曼的哈夫纳是一个颇有理论修养的人，他能补充鲍曼提出的一些理论，比如罗伯特·默顿提出的两个概念：自证预言和自毁预言。自证预言的一个力证是，华裔美国人和日裔美国人在每个月的第四天心脏病发作得特别频繁，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四”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自毁预言类似于，一个政党预言自己在选举中领先并正走向压倒性胜利，那么许多支持者就会因为它看起来胜券在握而不去投票，结果导致它输了。



《将熟悉变为陌生》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我找不到我的“自我”。


魔球，魔球，他的自我什么时候消失不见的？


2013.12.25。


那天好像是我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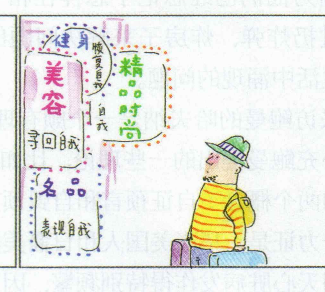

我在深海下找到了自我。


我在高山上找到了自我。


我在太空中找到了自我。


其实这一切的自我都是在梦中找到的。


我决定放弃“自我”，因为自我又不能当饭吃。


健身
恢复自我
美容
找回自我
自我
精品时尚
名品
表现自我


珠宝
展现自我
旅游
寻找自我
整形美容
表现自我
餐厅
吃出自我


原来“自我”自己不能当饭吃，但却可以让别人当饭吃。


你是谁？


我是你的自我。


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轻松？


因为我这一个自我才不会浪费人生去找寻你这个自我。


亲爱的，我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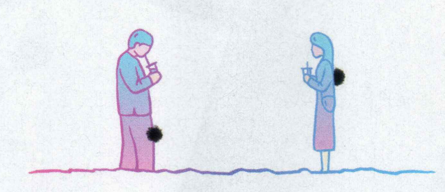

他就是我的自我，我终于找着了。


我警告你，在这个家老公是不准有自我的！


找了半天白找了……

“相亲”里的误会

文 · 波浪丛林　图 · 陈曦



我知道自己在相亲市场上不具备优势。个头不高，1 米 7 还能挤出水分，家庭条件一般，父母务农，相貌平平，但自认不丑。房子一套，尚在还贷中，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国企工程师的稳定工作。所以，当办公室老顾要给我介绍本地姑娘时，我眼睛一亮。欣喜若狂的同时，我忐忑地说出顾虑：“我这样的条件，会有本地女孩瞧得上吗？”老顾拍着胸脯保证：“我老婆表妹的同事，是个小学老师，想找踏实稳重的人。”

我一瞅照片，对方长得确实漂亮，赶忙连连称谢。老顾笑着说：“你这人老实，适合过日子，但要记住相亲的诀窍，嘴甜腿勤还要大方。”

为了存钱早日还清房贷，我一向过得节俭，不仅穿着朴素，也不爱出去聚餐。没想到这勤俭的形象在公司早就深入人心，但被同事当面提起，我脸上还是有些挂不住，讪笑说：“不至于，这点礼数是常识。”

于是，我先和女孩在网上聊了会儿，大家一致同意直奔主题，本周末见个面。为了显示对女孩的尊重，我特意让老顾打听一下女孩的口味，“平时爱吃什么”。半小时后，老顾发来情报——日本料理。一查价格令人咋舌，但找女朋友事关重大，我毫不犹豫地预订了座位，当然其中也有一点私心，扭转同事对我的刻板印象。

女孩按时赴约，真人比照片还漂亮，长了一对可爱的小兔牙，有点港星的风采。我表面镇定，心里小鹿乱撞。在这种场合下，说话更是小心翼翼，生怕给对方留下坏印象。

两人交谈就像一场乒乓球赛，她抛出一个问题，我立刻接球应答，再反手回击一个问题。从流行电视剧到隔壁邻居养的宠物狗，我绞尽脑汁地搜寻各种问题，维持着“你来我往”的互动秩序。

吃完饭，女孩提议：“要不要去附近逛逛，顺便看个艺术展览？”我点头附和，无比欣喜地想：“还有后续活动，看来对我挺满意。”看展览时，我心猿意马，甚至都在畅想脱离“单身狗”的美好生活了。分别时，我意有所指地说“明天见”，她微微一笑，回答“看情况”。

回家后，我发了一条信息试探她“有没有到家”，结果等了一晚上，没有任何回复。第二天我又连发数条消息，对话框依旧“安静如鸡”，里面的暗示不言而喻，彻底没戏了。

我拖着沉重的身躯去上班，老顾过来拍我的肩膀：“兄弟振作一点，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不死心地问：“女孩为什么拒绝我？我觉得表现还成，气氛也很热烈。”

老顾似笑非笑：“听说你连一杯奶茶，都没舍得请人家喝。”

我的胸口犹如挨了一记重拳，恨不得立刻跑去“击鼓鸣冤”。看展前，女孩确实提出“有点口渴，想去买杯奶茶”。我吃得太饱，没来得及细想，脱口而出：“我现在喝不下。”女孩不置可否，说要去上厕所。等她回来时，手里多了两杯奶茶，还给我塞了一杯，当时我还感激涕零地想她可真贴心。

老顾听完我的辩解直摇头：“据说你吸得干干净净，连一颗芋圆都不放过。”我的脸瞬间发烫，像被人当场揭开了疮疤，喃喃自语：“我单纯不喜欢浪费而已。”我从小被教育要珍惜粮食，吃什么都不剩下，没承想一个小细节把相亲彻底毁了。老顾还在那儿反复强调：“男人不可小气。”

他猛然凑近我小声地说：“还有个女孩也不错，这周要不要见见？”我赶紧摆手婉拒，心里更发愁的是“抠门男”这个标签何时能撕掉。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yourproblem@lifeweek.com.cn